

紙醉金迷

張恨水著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1 9075B

張恨水作

紙醉金迷

上海
圖書館
藏書

上海百新書店刊行

著水恨張 迷金醉紙 篇長會社

一	重慶一角大梁子	一
二	吊樓上兩家庭	八
三	回家後的刺激	一六
四	乘興而來敗興回	二四
五	輸家心理上的逆襲	三一
六	一切是撩撥	三九
七	買金子買金子	四六
八	半夜奔波	五四
九	排隊	六二
一〇	半日工夫	七〇
一一	皮包的喜劇	七七
一二	起了酸素作用	八五
一三	物傷其類	九三
一四	一場慘敗	一〇〇
一五	鑄成大錯	一〇八
一六	杯酒論黃金	一一六
一七	兩位銀行經理	一二三
一八	再接再厲	一三一

一 重慶一角大梁子

民國三十四年春季，黔南反攻成功。接着盟軍在菲列濱的逐步進展，大家都相信「最後勝利必屬於我」這句話，百分之百可以兌現。本來這張支票，已是在七年前所開的，反正是認爲一張書餅。於今兌現有期了，那分兒樂觀，比初接這張支票時候的憂疑心情，不知道相距幾千萬里，大後方是充滿了一番喜氣。但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也有人在報上看到勝利消息頻來，反是增加幾分不快的。最顯明的例子，就是遊擊商人。在重慶遊擊商人，各以類分，也各有各的交易場所。比如百貨商人的交易場所，就在大梁子。大梁子原本是在長江北岸最高地勢所在的一條街道。幾次大轟炸，把高大樓房掃爲瓦礫堆。事後商人將磚砌着高不過丈二的牆，上面蓋着平頂，每座店面，都像個大土地堂，這樣，馬路現着寬了，屋子矮小的相連，倒反有些像北方荒野小縣的模樣。但表面如此，內容却極其緊張，每家店舖的主人，都因爲計劃着把他的貨物拋出或買進而不安。理由是以陣地戰，和遊擊商比高下的，全靠做批發，一天捉摸不到行市，一天就可能損失幾十萬法幣。在這個地方，自也有大小商人之分。但大小商人，都免不了親到交易所走一次。交易所以外的會外協商，多半是坐茶館。小商人坐土茶館，大商人坐下江館子吃早點。在大梁子正中，有家百齡餐廳，每日早上，都有幾批遊擊百貨商光顧。這日早上七點半鐘，兩個遊擊商人，正圍着半個方桌面，茶烟點心，一面享受，一面談生意經。上座的是個黃瘦子，但裝飾得很整齊。他穿了花點子的薄呢西服，像他所梳的頭髮一樣，光滑無痕，尖削的臉上，時時笑出不自然的愉快，高鼻子的下端，向裏微鉤，和他嘴裏右角那粒金牙相配合，現出他那分生意經上的狡詐。旁坐的是個矮胖子，穿着灰呢布中山服，滿臉和滿額子的肥肉臃腫着，可想到他是沒有在後方吃過平價米的，他將筷子夾了個牛肉包子在嘴裏咬着，向瘦子道：今天報上登着國軍要由廣西那裏打通海口。倘若真是這樣，外邊的東西就可以進來了，我們要把穩一點。那

瘦子嘴角裏啣着烟捲，取來在烟缸子上彈彈灰，昂着頭笑道：我泡寶華生長上海，中國走遍了，什麼事情沒有見過？就說這六七年，前方封鎖線裏鑽來鑽去，我們這邊也好，敵人那方面也好，沒有碰過釘子。打仗，還不是那麼回事。把日本鬼子趕出去，那不簡單，老李，你看着，在四川，我們至少有三年生意好做，不過三年的工夫也很快，一幌就過去了。爲了將來戰事結束，我們得好好過個下半輩子，從今日起，我們要好好的抓他幾個錢在手上，這倒是真的，我們不要信報上那些宣傳，自己幹自己的。老李道：自然不去信他。但是你不信別人信；一聽到好消息，大就都拋出。越是這樣越沒有人敢要，一再看跌。就算我們手上這點存貨蝕光了爲止，我們可以不在乎。可是我們總要另找牛財之道呀。於今物價這樣飛漲，我每月家裏的開銷是八九上十萬，不掙錢怎麼辦？你老兄更不用說了，自己就是大把子花錢。范寶華露着金牙笑了一笑，表示了一番得意的樣子，因道：我是糊裏糊塗掙錢，糊裏糊塗花錢。前天晚上贏了二十萬，昨天晚上又輸了三十萬。老李道：老兄，我癡長兩歲，我倒要奉勸你兩句，打打麻將，消遣消遣，那無所謂。唆哈這玩意，你還是少來好，那是個強盜賭。范寶華又點了一枝紙烟吸着。微搖了兩搖頭道：不要緊，賭唆哈，我有把握。老李聽了這話，把雙肉泡眼，眯着笑了起來。放下夾點心的筷子，將一隻肥胖的右巴掌，掩了半邊嘴唇，低聲笑道：你還說有把握呢，那位袁三小姐的事，不是我們幾位老朋友和你調解，你就下不了台。范寶華道：這也是你們朋友的意思呀。說是我老范沒有家眷，是一匹野馬，要在重慶弄位抗戰夫人才好。好罷，我就這樣辦。咳！說到這裏，他歎了口氣，改操着川語道：硬是讓她整了我一下。你碰到過她沒有？老李笑道：你倒是還惦記她呢。范寶華道：究竟我們同居了兩年多。正說到這裏，他突然站起身來，將手招着道：老陶老陶，我們在這裏。老李回頭看時，走來一位瘦得像猴子似的中年漢子，穿了套半舊的灰呢西服，脅下來了個大皮包，笑嘻嘻的走了來。他的人像猴子，臉也像猴子，尤其是額頭前面，像畫家畫山似的一列列的橫寫了許多皺紋。老李迎着也站起來讓坐，范寶華道：我來介紹介紹，這是陶伯笙先

生，這是李步祥先生。陶伯笙坐下來笑道：范兄，我一猜就猜中，你一定在大梁子趕早市。我還怕來晚了，你又走了。范寶華道：大概九點鐘，市場上才有的確消息，先坐一會罷。要吃些什麼點心？茶房過來，添上了杯筷，他拿起筷子，指着桌上的點心碟子道：這不都是嗎？我不是爲了吃點心而來。我有件急事，非找你商量一下不可。范寶華笑道：又要我湊一脚？昨天輸三十萬了，雖然錢不值錢，數目字大起來，也有點傷腦筋。陶伯笙喝着茶，吃着點心，態度是很從容的。他放下筷子，手上拿了一隻桶式的茶杯，只管轉着看上面的花紋。然後將茶杯放在桌上，把手按住杯口，使了一下勁，作個堅決表示的樣子，然後笑道：大家都說勝利越來越近了，也許明年這個時候，我們就回到南京了。無論如何，由現在打算起，應該想起辦法，積攢幾個盤纏錢。要不然，兩手空空怎麼回家？范寶華道：那末，你是想作一筆生意。我早就勸過你了，找一筆生意作。你預備的是走那一條路？陶伯笙額頭上的皺紋，閃動了幾下，把尖腮上的那張嘴，笑着裂痕伸到腮幫子上去，點了頭道：這筆生意，十拿九穩賺錢。現在黃金看漲，已過了四萬，官價黃金，還是二萬元一兩。我想在黃金上打一點主意。范寶華對他看了一眼，似乎有點疑問的樣子。陶伯笙搭訕着把桌上的紙烟盒取到手，抽出一枝來慢慢的點了火吸着。他臉上帶了三分微笑在這動作的猶豫期間，他已經把要答復的話，擬好了稿子了。他噴出一口烟來道：我知道范兄已經作有一批金子了，請問我當怎樣作法？范寶華哈哈一笑道：老兄，儘管你在賭桌上是大手筆，你還吃不下這個大饅饅吧，黃金是二百兩一塊，買一塊也得四百萬。自然只要現貨到手，馬上就掙它四百萬。可是這對本對利的生意，不是人人可以作到的。陶伯笙道：這個我明白。我也不能那樣糊塗，想吃這個大饅饅。你說的是期貨，等印度飛來的金磚到了，就可以兌現，自然是痛快。可是我只想小做，只要買點黃金儲蓄券。多一點三十兩二十兩，少一點十兩八兩都可以。范寶華道：這很簡單，你擠得出多少錢就去買多少得了。我還告訴你一點消息，要作黃金儲蓄，就得趕快。一兩個禮拜之內，就要加價，可能加到四萬，那就是和黑市一樣，沒有利息可圖了。陶伯

笙看了李步祥一下，因道：大家全不是外人，有話是不妨實說。我也就爲了黃金官價快要漲，急於籌一筆錢來買。范兄，你路上雖很活動，你自己也要用，我不向你挪動。但是，我想打個六十萬元的會。范實華不等他說完，搶着道：那沒有問題。不就是六萬元一脚嗎？我算一脚。陶伯笙笑道：我知道你沒有問題，除了你還要去找九個人呢。實在不大容易。我想，求佛求一尊。打算請你擔保一下，讓我去向人家借一筆款子。范實華兩手同搖着笑道：你絕對外行。於今借什麼錢，都要超過大一分，借六十萬，一個月要七八萬元的利錢。黃金儲蓄，是六個月兌現。六七四十二萬，六個月，你得付五十萬的子金。這還是說不打複利。若打起複利，你得付六十萬的利息。要算掙個對本對利，那不是白忙了。那胖子李步祥原只聽他兩人說話。及至陶伯笙說出借錢買黃金的透頂外行話，也情不自禁的插嘴道：那玩不得，太不合算了。陶伯笙道：我也知道不行，所以來向范兄請教，此外，還有個法子，我想出來邀場頭，你總可以算一脚吧？范實華道：這沒有什麼，我可以答應的。不過要想抽六十萬頭子，沒有那樣大的場面。而且還有一層，你自己不能來。你若是也加入，未必就贏。若是輸了的話，你又算白幹，那大可不必。陶伯笙偏着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自然是我來。不過到了那個時候，朋友拉着我上場子，我要是說不來的話，那豈不抹了人家的面子？怎麼樣？李先生可以來湊一脚？李步祥笑道：我那裏夠資格？我們這天天趕市場的人，就掙的是幾個脚步錢。范實華道：提起了市場我們就說市場罷。老李，你到那邊去看看，若是今天的情形有什麼變動的話，立刻來給我一個信。我和老陶先談談。李步祥倒是很聽他的指揮，立刻拿起椅子上的皮包就走出餐廳的大門。剛走到大門口，就聽到有人在旁邊叫道：我一猜就猜着了，你們會在這裏吃早點的。他掉轉頭去看時，說話者就是剛才和范實華談的袁三小姐。她穿着後方時行的翠綠色白點子雪花呢長袍，套着淺灰法蘭絨大衣。頭髮是前面梳個螺旋堆，後面梳着六七條雲絲紐。胭脂粉塗抹得瓜子臉上像畫上的美女一樣，畫着兩條初三四的月亮型眉毛。最摩登的，還是她嘴角上那粒紅豆似的美人痣。看這個女人也不像是怎樣厲害的人。

倒不想她和范寶華變成了冤家。他匆遽之間，爲她的裝飾所動，有這點感想。也就沒答覆出什麼話來，只笑着點了兩點頭。袁小姐笑道：哼！老范也在這裏吧？她說着，把脅下夾的皮包拿出來，在裏面抽出一條小小的花綢手絹，在鼻子上輕輕抹了兩下。李步祥又看到她十個手指頭上的薰丹，把指甲染得血一般的紅。她笑道：老李！你只管看我作什麼？看我長得漂亮，打什麼主意嗎？李步祥哎喲了一聲，連說不敢不敢。袁三小姐笑道：打我什麼主意，諒你也不敢，我是問你，是不是打算和我作媒？李步祥還是繼續的說着不敢。袁三小姐把手上的手絹提了一隻角，將全條手絹展開，抖着向他拂了一下，笑道：阿木林，什麼不敢不敢？實對你說，你要發上幾千萬元的財，也就什麼都敢了。老李笑道：三小姐開什麼玩笑，你知道我是老實人。她笑道：哼！老實人裏面挑出來的。那個老實人能作遊擊商人？這也不去管他了。你是到百貨市場去吧？託你一件事，給我買兩管三花牌口紅來。別害怕，不敲你的竹槓，我在百齡餐廳等着你。買來了，我就給你錢。李步祥先笑道：袁小姐就是這一張嘴不饒人。東西買來了，我送到那裏去？袁三道：你沒有聽見嗎？我在百齡餐廳等着你。你以爲老范在那裏我不便去。那沒有關係，不是朋友，我們也是熟人。回頭要來。說着笑對了他招招手，她竟是大開了步子，走進餐廳裏去。李步祥望着她的後影，搖了兩搖頭自言自語的道：這個女人了不得。於是走上百貨市場去。這百貨交易所在一幢不會完全炸燬的民房裏。這屋子前後共有四進，除了大門口，改爲土地堂的小店面而外，裏面第二第三兩進屋子，拆了個空，倒像個風雨操場。這兩進房子裏接着柱子，貼着牆，亂轟轟地擺下攤子。那些攤子上，有擺襯衫襪子的，有擺手絹的，有擺化妝品的。也有專擺肥皂的。夾着皮包的百貨販子，四處亂鑽，和守住攤子的人，站着就地交涉。全場人聲哄哄，像是夏季黃昏時候，攪亂了門角落裏的蚊子羣，李步祥兜了兩三處攤子，還沒有接洽好生意。這就有個穿藍布大褂的胖子光了頭，搬一條板凳，放在屋子中間。他這麼一來，立刻在市場上的遊擊商人，就圍了上來。人圍成了圈子以後那胖子站在凳子上，在懷裏掏出一本拍紙簿，在耳朵夾縫裏取

下一枝鉛筆。他捧着簿子看了看，伸了手叫道：新光襪衫九萬。只這一聲，四處八方，有了人叢中反應：八萬，八萬五，八萬二；兩打，三打，一打。同時，圍着的人羣頭上，也亂伸了手。那胖子又在喊着野貓牌毛巾一萬二。在這種呼應聲中，陸續的有人走來，加進了那個擁擠的人圈，人的聲音，也就越發嘈雜了。李步祥的意思，只是來觀場，並不想買進貨品，也就只站在人叢後面呆望了一陣。約莫有十來分鐘，他把市場今日的行市，大概摸得清楚了。却有人輕輕在肩上拍了一下，看時，正是那位邀賭的陶伯笙。便笑道：陶先生，你也有興趣來觀觀場嗎？不買東西，在這裏站着無味的，聲音吵得人發昏。陶伯笙笑道：那位袁三小姐又去找老范去了。我想坐在一處，他們或者不好說話，所以我就避開來了。李步祥笑道：沒有關係。我和他們混在一處兩三年，什麼不知道。這位袁小姐是什麼全不在乎的。不是你提起我倒忘懷了。她正叫我給她買兩枝口紅呢。來罷，我們一同來和袁小姐看口紅。說着，轉了兩三個化妝品攤子，果然找到了兩枝三花牌口紅。李步祥一問價錢，那位攤販，並不開口說話，將藍布衫的長袖子伸出來。當李步祥也伸過手去和他握着時，他另一隻手，立刻取了一塊白的粗布手巾，搭在兩個人手上。也不知道他們兩隻手在布底下捏了些什麼，那李步祥縮回手來，攤販子立刻搖了兩搖頭道：那不行，差遠了。李步祥笑着伸過手去兩隻手捏住，又把布蓋着。他連問着可不可以？於是兩個人一面捏手，一面打着暗號，結果，李步祥縮回手來，掏出幾千元鈔票，就把口紅買過來了。陶伯笙跟着他走了幾步，笑道：爲什麼不明說，瞞着我嗎？李步祥道：市場上就是這麼一點規矩，明事暗做。其實什麼東西，什麼價錢，大家全知道。你非這樣幹，他不把你當內行，有什麼法子呢。走罷，把東西送給袁三去。陶伯笙笑道：你當了老范的面，送她這樣精緻的化妝品，恐怕不大妥當。老范那個人疑心很重。李步祥笑道：沒關係，大家全是熟極了的人。他說着，向前走，一到餐廳門口，陶伯笙不見了。心想，這傢伙倒是步步當心，是個精靈鬼，自己也不可太大意。於是緩着步子向裏走，隔着餐廳玻璃門，先探頭望了一下。那袁三和范寶華坐在原先的桌位上，談笑自若。

她倒是先看見了，抬起手來，連招了兩下。李步祥只好夾着皮包走過去了。看看范袁兩人臉色，都極其自然。便橫頭坐下來笑道：「剛才范兄還提到你的，不想你就來了。袁三將眼睛向兩人飄了一眼，笑道：「那多謝你們惦記了。李步祥道：「本來你和范兄是很好的。大家還可以……袁三立刻把笑臉沉下來道：「老李，話不要說得太遠了。過去的事提他幹什麼？我們都不過是朋友而已。朋友見面，坐坐茶館何妨？李步祥把臉腮上的肥肉攏起來，苦笑了一下。袁三又笑道：「你自說是個老實人，說錯了話我也不怪你。託你買的口紅，你買了沒有？他便在口袋裏掏出兩枝口紅管子，放在桌上。袁三拿過去看了看裝璜上的記號，又送到鼻子尖上聞了兩下，點着頭道：「這是真的，你花了多少錢買的？李步祥笑道：「小意思，還問什麼價錢？袁三道：「我敲竹槓要敲像老范一樣的，敲就敲筆大的。你這個小小遊擊商人，經不起我一敲。多少錢買的？說！李步祥一想，這傢伙真兇，和她客氣不得。於是點了頭笑道：「袁小姐說的是，你就給五千塊錢吧！我們買的便宜。袁三道：「兩千五百元買不到一枝口紅，你說實話。李步祥將肥頰子一縮，笑道：「袁小姐真是厲害：市場上價目都曉得。我是七千元買的。袁三將硃漆的小皮包放在桌上打開，在裏面抽出一疊鈔票，拿了幾張由桌面上向李步祥面前一丟。因笑道：「你真是阿木林。北平人有句話，叫做窩囊廢，你說對不對？李步祥紅着胖臉道：「民國二十一年，我混小差使在北平住過兩年，這句話我懂得。那比上海人說的阿木林還要厲害一點。袁三道：「你看！要錢就要錢，白送就白送，少算兩千塊錢，那算怎麼回事？他笑道：「我怕袁小姐嫌我買貴了。她笑着歎了口氣道：「你真是一塊廢料。說話時，還把手上拿的花綢手絹隔了桌面向他拂了蕩拂。李步祥心裏十分不痛快，可是對了她還只有微笑。袁三站了起來，將皮包夾在脅下，向范寶華道：「你大概是不要我會東的了。范寶華笑道：「根本你也沒有擾我，就只喝了半杯茶。袁三道：「勝利快來了。大概一兩年內，我們可以回上海。好孩子，好好的抓幾個錢回家去養老婆兒女，別儘管賭唆哈。她說着話時，手拿了皮包，將皮包角按住棹子，在地面懸起一隻腳，將皮鞋尖在地面上點着。最後，說了兩個字「再

見」，揚着頸子挺了胸脯子就這樣的走了。范季怔怔的對望了一陣。還是范實華笑道：「這傢伙越來越流，簡直是個女棍子。幸而她離開了我，若是現今遠在一處，我要讓她搜刮乾了。」李步祥道：「我在餐廳門口碰着她，是她先叫我的。她叫我到市場上去買口紅。不知道什麼緣故，我見着她就軟了，她叫我買東西，我不敢不買。我想老兄不會見怪。」范實華也笑着歎口氣道：「你真是一塊廢料。這且不談，今日市場情形怎麼樣？」李步祥道：「還在看跌，市場上很少人進貨，我們還是按兵不動的好。」范實華將棹子一拍道：「我還看情形三天，三天之內，還是繼續看跌的話，我決計大大的變動一下，要幹就痛痛快快的大幹一陣，這樣不死不活的也悶得很。我也不能讓袁三小視了我。」李步祥道：「如果你有這個意思，我倒可以和你跑跑腿。那衡陽來的幾個百貨字號，當去年撤退的時候，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都搬進來了，就是存着貨不肯拿出來，預備掙錢又掙錢。現在國軍打勝仗，眼見不久就要拿回桂柳，貨留着不是辦法，預備倒出來。你若買進一部分回來，趕快運到內地去賣，還是一筆好生意。」范實華笑道：「你真是不行，大後方可作的生意多着呢，除了作百貨，我們就沒有第二條路子嗎？你瞧着罷，這個禮拜以內，我要玩個大花樣。老陶那傢伙溜了，你到他家去找他一趟，讓他到家裏來找我。老李，你看我發財罷！說着，打了一個哈哈。」

二 吊樓上兩家庭

范實華是個有經驗的遊擊商人，八年抗戰，他就做了六年半的遊擊商，雖然也有時失敗，但立刻改變花樣，就可以把損失的資本撈回來。因之利上滾利，他於民國二十七年冬季，以二百元法幣作本錢，他已滾到了五千萬的資本。雖然這多年來，一貫的狂嫖浪賭，並不妨礙他生意的發展。李步祥以一個小公務員改營遊擊商業，才只短短的兩年歷史，對范實華是十分佩服的，而且很得他許多指導，見他這樣的大笑，料着他又有了遊擊妙術。便笑道：「你怎樣大大的幹一番？我除了跑百貨，別的貨

物，我一點不在行，除此之外，現在以走那一條路爲宜呢？范寶華笑道：你不用問着我這手戲法罷，你去和我找找老陶，就說我有新辦法就是了。若是今天上午能找到，就到我那裏去吃中飯。否則晚上見面。今晚上我不出門，靜等他。李步祥道：我看他是個好賭的無業遊民，他還有什麼了不起的辦法嗎？范寶華道：你不可以小視了他，他不過手上沒錢，調動不開。若是他有個五六百萬在手上，他的辦法，比我們多的多呢。李步祥笑道：我是佩服你的，你這樣的指揮我作，我就這樣進行。這次你成了功，怎麼幫我的忙？范寶華笑道：借給你二百萬，三個月不要利錢。你有辦法的話，照樣可以發個小財。他聽了自是十分高興，立刻夾了皮包，就向陶伯笙家來。這陶伯笙住在臨街的一幢店面樓房裏，倒是四層樓。重慶的房子包括川東沿江的碼頭，那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建築。那種怪法，怪不得川外人有些不相信。比如你由大街上去拜訪朋友，你一脚跨進他的大門，那可能不是他家最低的一層，而是他的屋頂。你就由這屋頂的平台上，逐步下樓，走進他的家。所以住在地面的人家，他要出門，有時是要爬三四層樓。而大門外恰是一條大路，和他四層樓上的大門平行。這是什麼原故？因爲揚子江上溯入峽，兩面全是山，而且是石頭山。江邊的城郭，無法將遍地的山頭扒平。城郭街道房屋，都隨了地勢高低上下建築。街道在山上的一層層地向上橫列地堆疊着，街兩旁的人家，就有一列背對山峯，也有一列背對了懸崖。背對山峯的，他的樓房，靠着山向上起，碰巧遇到山上的第二條路，他的後門，就由最高的樓欄外，通到山上。這樣的房子還不算希奇。因爲你不由他的後門進去，並不和川外的房屋有別的。背對了懸崖的房屋，這就憑着川人的巧思了。懸崖不會是畢陡的，總也有斜坡。川人將這斜坡，用西北的梯田制，一層層的剗平若干尺，成了斜倒向上堆疊的大坡子。這大坡子小坦地，不一定順序向上，儘可大間小，三間五，這樣的層次排列。於是在這些小坦地上，立着磚砌的柱子，在上面鋪好第一層樓板。那末，這屢樓板，必須和第二層坦地相接相平。第二層樓面就寬多了。於是在這一半樓面一半平地的所在，再立上柱子，接着蓋第三層樓。直到最後那層樓和馬路一般齊，這才

算是正式房子的平地。在這裏起，又必須再有兩三層樓面，才和街道上的房子相稱。所以重慶的房子，有五六層樓，那是極普通的事。可是這五六層樓，若和上海的房子相比，那又是個笑話。他們這樓房，最堅固的建築，也只有磚砌的四方柱子。所有的牆壁，全是用木條子，雙夾的漏縫釘着，外面糊上一層黃泥，再摸石灰。看去是極厚的牆，而一拳打一個窟窿。第二等的房子，不用磚柱，就用木柱。也不用假牆，將竹片編着籬笆，兩面糊着泥灰，名字叫着夾壁。還有第三等的房子，那尤其是下江人聞所未聞。那怕是兩三層樓，全屋不用一根鐵釘。甚至不用一根木柱。除了屋頂是鐵片薄瓦，全部器材是竹子與木板。大竹子作柱，小竹子作桁條，篾片代替了大小釘子，將屋架子細住。壁也是竹片夾的，只糊一層薄黃泥而已。這有個名堂，叫細綁房子。由懸崖下向上支起的屋子，屋上層才高出街面的，這叫吊樓，而細綁房子，就照樣的可以起吊樓。唯其如此，所以重慶的房子，普通市民，是沒有建築上的享受的。陶伯笙是個普通市民，他不能住超等房子，也就住的是一等市房的一幢吊樓。吊樓前面臨街，在地面上的是一家小雜貨舖。舖子後面，伸出崖外，一列兩間吊樓。其中一間住了家眷。另一間是他的臥室，也是客廳，也是他家眷的餐廳。過年節又當了堂屋，可以祭祖祭神。這份兒擠窄，也就只有久慣山城生活的難民處之坦然。李步祥經范實華告訴了詳細地點，站在小雜貨店門口打量了一番。望着店堂裏，堆了些貨篋子貨架子，後面是黑黝黝的，怕是人家堆棧，倒不敢進去。就在這時，有個少婦由草紙堆山貨篋子後面笑了出來，便閃開一邊看着。那少婦還不到三十歲，穿件半舊的紅白鴛鴦格子綢夾袍，那袍子自脅以下有三個鈕扣沒扣，大衣襟飄飄然，腳下一步兩聲響，踏了雙皮拖鞋。燙頭髮鷄窠似的堆了滿頭和滿肩。不過姿色還不錯。圓圓的臉，一雙畫眉眼，兩道眉毛雖然濃重些，微微的灣着，也還不失一份秀氣。她操着帶中原口音的普通話，笑着出來道：「下半年再說罷，有人請我聽戲哩。今天該換換口味了。她臉腮上雖沒有抹胭脂粉，却是紅暈滿腮，她笑着露出兩排白牙，很是美麗。李步祥想着，這女人還漂亮，爲什麼這樣隨便，他正這樣注意着，後面正是陶

伯笙跟出來，他手上舉了隻手皮包，叫着道：魏太太你丟了重要的東西了。她這才站住，接過皮包將手拍着道：空了。丟了也不要緊。不是皮包空了，我今天也不改變路線去聽戲。這兩次，我們都是慘敗。說着，擺頭微笑，走到隔壁一家舖子裏去了。李步祥這才迎向前叫聲陶先生。他笑道：你怎麼一下工夫又到這裏來了。請家裏坐，請家裏坐。說着，把他由店堂裏向後引，引到自己的客室裏來。李步祥一看，屋子裏有張半舊的木架床，被褥都是半舊的。雖然都還鋪疊得整齊，無如他的大皮包報紙、衣服襪子，隨處都是。屋子裏有張三廬桌和四方桌，茶壺茶碗、書籍大小玻璃瓶子、文具，沒有秩序的亂放。在垃圾堆中，有兩樣比較精緻些的，是兩隻瓷瓶，各插了一束鮮花，另外還有一架時鐘。這位陶先生出門，把身上的西服燙得平平整整，夾了個精緻大皮包，好像家裏很有點家產，可是住的屋子這樣糟。這吊樓的樓板，並沒有上漆，鞋底的泥代了油漆作用，浮面是一層潮粘粘的薄灰。走着這樓板還是有點兒閃動。陶伯笙趕快由桌子下面拖出張方凳子來，上面還有些瓜子壳和水漬，他將巴掌一陣亂抹，然後拍着笑道：請坐請坐。李步祥看他桌上是個存貨堆棧，也就不必客氣了，把帶來的皮包，也放在桌上。雖然那張方凳子，是陶伯笙用手揩抹過的，可是他坐了下去，還覺得不怎麼合適，那也不理會了。因笑道：我不是隨便在門口經過的，我是老范叫我來的。陶伯笙道：剛才分手，立刻又請老兄來找我，難道又有什麼特別要緊的事嗎？說着，在身上掏出一盒紙烟，抽了一枝敬客。李步祥站起來接烟時，褲子却被凳面子粘着，拉成了很長。回頭看時，有一塊軟糖，半邊粘在褲子上，半邊還在凳面上，陶伯笙笑着哎呀了一聲道：這些小孩子真是討厭，不，也許是剛才魏太太丟下來的。李步祥笑道：沒關係，我這身衣服跟我在公路上跑來跑去，總有一萬里路，那也很夠本了。他伸手把半截糖扒得乾淨，主人又在床面前另搬了張方凳子出來，請客坐下。李步祥吸着煙，沉默了兩三分鐘，然後笑道：這件事，就是我也莫名其妙。老范坐在茶座上，突然把桌子一拍，說是三天之內，要大幹一番，而且說是一定要發財。我也不知道他這個財會怎樣的發起來。他就叫我來約你去商量。

想必他大幹一番，要你去幫忙。陶伯笙伸着手搔了幾搔頭。因道：要說作買賣，我也不是完全外行，但是要在老范面前，着實要打個折扣，他作生意，還用得着我嗎？李步祥道：他這樣的作急要我來約你，那一定有道理。他在家裏等你吃午飯，你務必要到。說着，就拿了皮包要走。陶伯笙說道：老兄今天初次光顧，我絲毫沒有招待，實在是抱歉。說着，將客送出了大門。還一直的表示歉意。李步祥走了，他站在店鋪屋簷下，還不住的帶着笑容。有人笑問道：陶先生，什麼事這樣的得意？把客送走了，還只是笑容滿面。這個胖子給你送筆財喜來了？看時，又是那魏太太。她脅下夾着一本封面很美麗的書，似乎是新出版的小說。手上捏了個牛角尖紙包，裏面是油炸花生米。便答道：天下有多少送上門來的財喜？他說是老范叫他來約我的，要我上午就去。魏太太道：那還不是要你去湊一脚。在什麼地方？陶伯笙道：不見得是約我湊腳。他向來是那裏有場面就在那裏加入，自己很少邀班子。而且我算不得硬腳，他邀班子也不會邀我。這時，有個穿藏青粗呢制服的人，很快的由街那邊走過來，站住，皺了眉向魏太太道：怎麼在大街上說賭錢的事。魏太太箝了一粒花生米，放到嘴裏咀嚼着，因道：怎麼着？街上不許談嗎？她箝花生米吃的時候，忘了脅下，那本書撲的一聲落在地上，她趕快彎腰去檢書。可是左手作事，那右手捏的牛角尖紙包，就裂開了縫，漏出許多花生米。那男子站在旁邊，說了兩個字，你看，不想這引起魏太太的怒火，刷的一聲，把那包花生米拋在地上，掉轉身就走進雜貨店隔壁的一家鋪子去了。陶伯笙笑道：魏先生，端本老兄，你這不是找釘子碰嗎？你怎麼可以在大街上質問太太？魏端本臉上，透着三分尷尬，苦笑道：我這是好意的勸告，也不算是質問啦。陶伯笙笑道：趕快回家道歉罷。要不然，怪罪下來，你可吃不消。魏端本微笑着，走回他的家。他的家也是在一幢吊樓上。前面是引冷酒店。他們家比陶家寬裕，擁有兩間半屋子。一間是小客室，也作堂屋與餐廳，有一張方桌子，一張三屨桌，和幾隻木椅子和藤椅子。但是這樣屋子也就滿了。另一間是他夫婦的臥室。此外半間，算是屋外的一截小巷，家裏雇的老媽子，弄了張竹板床，就睡在那裏。魏先

生放緩了脚步，悄悄的走進了臥室，却見太太倒在床上，捧了那本新買的小說在看，兩隻拖鞋，一隻在地板上，一隻在床沿上。光了兩隻腳懸在床沿外，不斷來回的幌着。魏先生走進房，站着呆一呆，但魏太太並不理他，還是幌着腳看着書。魏先生在靠窗戶的桌子邊坐下。這裏有張半舊的五屨櫃。也就當了魏太太的梳妝檯。這上面也有茶壺茶盃，魏先生提起茶壺，向孟子裏斟着茶，不想這茶壺裏却是空的。因道：怎麼搞的？這一上午，連茶壺裏的茶都沒有預備。那魏太太依然看她的書，對他還是不理會。魏端本偷看太太的臉子，很有點怒色，便緩緩的走到床面前，又緩緩的在床沿上坐下。因帶了笑道：我就是這樣說一聲，你又生氣了嗎？說着，伸出手去，正要撫摸太太懸在床沿上的大腿。不料她一個鯉魚打挺，突然坐了起來，把手將魏端本身上一推，沉着臉道：給我滾開些。魏端本猛不提防，身子向旁邊歪過去。碰在竹片夾壁上，掉落一大塊石灰。他就生氣了，站在床面前道：爲什麼這樣兇？我剛剛下辦公廳回來，沒有吃，沒有喝，沒有休息。你不問一聲罷了，反而生我的氣。魏太太道：沒吃沒喝，活該。你沒有本領養家活口，住在這手推得倒的破吊樓上。我一輩子沒有受過這份罪。你有本領，不會雇上聽差老媽子，伺候你的吃你的喝？魏端本道：我沒有本領？你又有甚麼本領，就是打唆哈。同事的家眷，誰不是同吃着辛苦，度這國難生活？有幾個人像你這樣賭瘋了。魏太太使勁對丈夫臉上啐了一聲。瞥着眉毛道：你也配比人家嗎？你這個騙子。說着舉興把手指着魏先生的臉。魏先生最怕太太罵他騙子。每在罵騙子之後，有許多不能答復的問題。他立刻掉轉身來道：我不和你吵，我還要寫信呢。他說着，就走到隔壁那間屋子裏去。魏太太却是不肯把這事結束，踏着皮拖鞋，也追了過來。見魏先生坐在那三屨桌邊，正扯開抽屜，取出信紙信封。魏太太搶上前，一把將信紙按住。橫着眼道：那不行。你得交代清楚明白，爲什麼當了朋友的面，在馬路上侮辱我？魏端本道：我怎麼會是侮辱你。夫妻之間，一句忠告都不能進嗎？你一位青春少婦站在馬路上談賭博，這是應當的嗎？魏太太那隻手，還放在桌上，這就將桌子一拍，喝道：賭博？你不能干涉我賭錢，青春

少婦？你知道「青春」兩個字就好乘人於危，在逃難的時候用欺騙的手腕害了我的終身。我要到法院去告你重婚，我一個名門小姐，要當小老婆，也不當你魏端本的小老婆，我讓你冤苦了。說着，也不再拍桌子了，坐到旁邊椅子上，兩手環抱伏在桌子上，頭枕了手背，放聲大哭。而且哭得十分慘厲，那淚珠像拋沙一般，由手臂滾到桌面上去。魏端本發了悶坐在破舊的藤椅子上，望了太太，很想辯駁兩句，可是沒有那股勇氣。想安慰她兩句吧？可是今天這件事，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有理。難道在這種情形下，自己反要向她去道歉嗎？於是只有繼續的不作聲，在制服口袋裏摸出一盒紙烟，自己取了枝烟，緩緩的擦了火柴來點着。魏太太哭了一陣，昂起頭來，自用手絹抹着眼淚。因向魏端本道：今天我和你提出兩個條件：第一、你得登報宣佈，和你家裏的黃臉婆子早已離婚。我們要從新舉行結婚儀式。第二、乾脆我們離婚。魏端本道：平常口角，很算不了一回事，何必把問題弄得這樣嚴重。魏太太將頭一擺道：那不行。現在的時局好轉，勝利就在今年。明年回到了南京，交通便利，你那黃臉婆子來了，你讓我的臉向那裏擺？這件事情，刻不容緩，你非辦不可。魏端本道：你這是強人所難。離婚要雙方簽字，才能有效。我一個人登報，有什麼用處？魏太太道：強人所難？你沒有想到當年逃難到貴陽的時候，你逼着我和你一路到重慶來，書不念了，家庭也從此脫離了關係，那不是強人所難嗎？我怎麼都接受了，那個時候，你爲什麼不說你家裏有老婆？魏端本道：六七年的舊帳，你何必去清算。這七年以來，我沒有虧待你。而且那時候，在貴陽的朋友，也把我的家事告訴了你的。事後你問我，我都承認了，我並沒有欺騙你。她道：事後才告訴我。可是我的貞操，已經讓你破壞了。慢說我是舊家庭出身，就算我是新家庭的產兒，一個女孩子的貞操，讓人破壞了，也是不可補償的損失。那時，我年輕，沒有主意，雖是你朋友告訴了我你是個騙子，可是我也只好將錯就錯。現在沒有什麼話說，你賠償我的貞操，還我一個處女的身份。不然的話，我到法院裏去告你誘拐重婚。你這腫狼心狗肺的人，不給你厲害，你不知道好歹。魏端本將吸的烟向桌下瓦痰盂子裏一丟，紅着臉道

：你的貞操，是我破壞的嗎？魏太太聽了這話，先是臉上一紅，隨後臉色慘然作變，最後臉腮向下沉著，兩道眉毛豎了起來。看到桌子面前有隻茶杯猛可的拿起茶杯來，對了魏端本迎面砸了過去。魏先生在她拿起茶杯來時，根據已往的經驗，已予以嚴密的注意。她一舉手，他立刻將身子一偏，茶杯飛了過來，沒有砸着他的臉，却砸在他的肩膀上。茶杯裏還有些剩茶，隨着杯子翻過來，淋了魏先生一身。杯子滾到地板上，就噹哪一聲碎成了幾片。魏先生這實在不能不生氣了，瞪着眼睛望了他道：好！你又動手。魏太太坐在對面椅子上，又哇的一聲哭了。魏先生對於太太有三件事，非屈服不可。其一是太太化裝之後，覺得比任何同事的太太還要漂亮。這時出於衷心的喜悅，太太要什麼給什麼。第二是太太生氣的時候，也不能不屈服。當初和太太結合的時候，太太是十九歲，兀自帶着三分小孩兒脾氣；一點兒事就着惱，也不免有些撒嬌成分，魏先生總是將就着。偶然有兩次不將就，太太可就惱怒得更厲害，念着她年輕，還是讓步罷。這麼一來，成了習慣，太太一生氣，魏先生就軟了半截。第三是太太哭的時候了，教人有話說不進去，動手打架，更也不忍，也只有屈服。而且不屈服的話，太太就要算舊帳，鬧離婚，幾次也就決定了離婚了，可是怕她要巨額的贍養費。尤其是兩個小孩子一個四歲，一個兩歲半，將會陷入悲慘的境界。再說，太太實在也很漂亮，失去了這樣的太太，一個抗戰期間的小公務員，那裏找去？在這幾種情形之下，他對太太已絲毫沒有反抗的能力。現在太太又在哭了，縱然潑了身上衣服一片水漬，可說絲毫沒有受傷，茶杯那一砸，也就不必計較。回想對太太所說的話，實在也太嚴重了。關於太太貞操問題，這是個謎。向來微露口風，提出質問，必是一場惡劣的鬥爭，積威之下：過去的事，本來也不願提，這時因為太太自己提了出來，落得反擊一下。不想她依然強硬非常。打算戰勝她的話，只有答應離婚。反正她知道小公務員是窮的，不會要多少錢。若說她會鬧到上司那裏去，或者在報上登啓事。反正這一碗公務員的飯，也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。實在不能忍受了。除了言語咄咄逼人，她還動手打人。有家庭的樂趣，實在抵不了沒家庭的苦處。立刻之間，

他心理有了急遽的變化。呆站着了一會，看到太太還在嗚嗚咽咽的哭，他就坐了下來，取出紙烟來吸着。把這枝紙烟吸完了，對付太太的主意也有個八成完成。覺得拆散了也好。否則，將來勝利回家，更有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交涉。正自這樣想着，女傭工楊嫂帶着兩個孩子回來了。手上抱着一個，身後跟着一個，抱着的那個兩歲半的男孩子，手上拿了半個燒餅。老遠的叫着道：爸爸，燒餅。他不由得笑了，點頭道：好孩子。你吃罷，在他這一笑之中。立刻想到，離不得婚，孩子要受罪呀。

三 回家後的刺激

魏太太很知道她丈夫是一種什麼性格，見他對孩子笑着說出了和軟的話，尤其料到他是不會強硬的，便掏出這件舊袖子的衣襟，擦着臉上的淚痕。楊嫂看到就把自己衣袋裏一條白手絹送了過來。因道：你爲啥子和先生割孽嗎？（川語：衝突或極端不和之謂）這裏有塊帕子。魏太太將手帕拿着一擦道：用不着。我身上穿的衣服，還不如抹桌布呢。魏端本看太太這個樣子，氣還是很大，往常楊嫂作飯，不是將孩子交給太太，就是交給主人。這樣子，太太是不會帶孩子的。自己若去帶孩子，也就太示弱了。假人帶孩子，這頓午飯，休想吃，便到臥室裏拿着皮包戴上帽子，悄悄的走出去。當他由這屋門口經過的時候，魏太太就看到了。因叫着道：姓魏的，你逃走不行，你得把話交代明白了。魏端本一面走着，一面道：我有什麼可交代的？我躲開你還不行嗎？而且說到最後一句，他脚步加快，立刻就走遠了。魏太太追到房門口，將手撐着門框，罵道：魏端本，你有本領走，看你走到那裏去？你從此不回來，才算是你的本事。楊嫂道：太太，不要吼了。先生走了，你就可以么台了。（完事也）我給你買回來了。好貴喲。說着，他在衣襟下面摸出兩枚廣柑來。這東西是四川特等產品。上海人叫做花旗橘子。而且色香味，比花旗橘子都好。二十六年抗戰初期入川的下江人，都爲了滿街可買到的廣柑而吃驚，那時間的廣柑，一元可以買到三百枚。大家真沒想到中國土產，比美國貨又好又便

宜。同時也奇怪着，爲什麼就沒有人把這東西販到下江去賣？因之到了四川的外省人大家都歡喜去吃川橘和廣柑。廣柑也就隨人的嗜好普遍和物價指數的上升，在三十四年的夏季，曾賣到一千元一枚。魏太太吃這廣柑的時候，是三十四年的春季，還沒有到十分缺貨的時候，也就五百元一枚了。她拿着廣柑在鼻子尖上嗅了一下，笑道：還不壞，將一枚放桌上，取一枚在手，就站了剝着吃。小孩子在吃燒餅，却不理會。大孩子站在老媽子身後，將一個食指送到嘴裏去吮着，兩隻小眼滴溜溜的望了母親。魏太太吃着還剩半邊廣柑，就塞到大孩子手上。因道：拿去拿去，你和你那混蛋的老子一樣，看得我吃一點東西。說着，又剝那一個廣柑吃。楊嫂道：時候不早了，我們該燒飯了。太太，你帶孩子，要不要得？她搖頭道：我才不帶呢。不是這兩個小東西，我才自由的多呢。楊嫂道：先生回來吃飯，朗個做（這麼辦）？魏太太道：他才不回來呢。我也不想吃什麼。到斜對面三六九去（重慶下江麵館，市招一律爲三六九，故三六九成爲上海麵店之代名詞）下四碗麵來。我吃一碗，你帶小孩共吃三碗，總夠了。我那碗，要排骨的。我要雙澆，來兩塊排骨，炸得熟點兒，你們吃什麼麵，我就不管了。管他呢，落得省事。把這家管好了，也沒意思，住在這店舖後面的吊樓上住家像坐牢無二。這位楊嫂，和魏先生一樣，她是很怕這位太太。不過魏太太手頭很鬆，用錢向來沒有問過帳目。有着這樣的主人，每月有工資四五倍的進帳，在太太發脾氣的時候，也就忍耐一點了。太太這樣說着話，似乎脾氣又要上來。她於是抱着一個孩子，牽着一個孩子，因道：走，我們端麵來吃。魏太太對於女傭工是不是去端麵，倒並不介意，且自把這個五百元一枚的廣柑吃完了。想起剛才看的那本小說，開頭描寫愛情的那段就很有趣味。這書到底寫些什麼故事，却是急於要知道的。於是回了房去，又睡到床上，將書捧着看。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，楊嫂站在屋裏道：太太，你還不起來吃麵，麵放在桌上都快要涼了。她只是哼了一聲，依然在看書。這楊嫂隨了她將近三年，也很知道她一點脾氣。這就端了那碗麵送到她面前來，笑道：三六九的老板，和我們都很熟了，你看看這兩塊排骨，硬是大得很。魏

太太把眼光由書本上飄到麵碗上來，果然那兩塊排骨，有巴掌那麼大。同時，也真覺得肚子裏有點餓。一個翻身坐了起來，先將兩個指頭鉗了一塊排骨送到嘴裏咀嚼着。笑道：味兒很好。楊嫂於是把麵碗放到桌上笑道：那末，太太你就快來吃罷。魏太太被這塊排骨勾引起食慾來了。立刻隨着那麵碗來到了桌邊，五分鐘後，她就将那碗麵吃完了。她那本小說，是帶在手邊的，於是繼續的翻着看。楊嫂進來拿碗 問道：太太，你不洗把臉嗎？她道：把冷手巾拿過來，我擦把臉就是。楊嫂道：你不是要去戲嗎？她將手按着書昂頭想了一想，便點頭道：好的，我去看戲。魏端本他不要這家，我田佩芝也不要這個家，你和我打盆熱水來。楊嫂笑道：水早已打來了。說着，向那五屨櫃上一指。魏太太一拍書本，站了起來道：不看書了，出去散散悶。說着，便把放倒了的鏡子在五屨櫃上支起來，在抽屨裏搬出了一部分化妝品，連同桌面上的小瓶兒小盒兒一齊使用着。三十分鐘工夫，她理清了頭髮，抹上了油，臉上摸勻了脂粉。將床裏邊壁上掛的一件花綢袍子換過。摸起枕頭下的皮包，正待出門，因走路響聲不同，低頭看去，還是踏着拖鞋呢。自己笑罵着道：我這是怎麼着了，有點兒魂不守舍。說着，自在床褥子下摸出長統絲襪子來穿了。可是再看着那床底下的皮鞋，却只有一隻，彎着腰，把魏端本留在家裏的手杖，向床底下掏了一陣，也還是沒有。因為屋子小，放不下的破舊東西，多半是塞到床底下去。大小籃子、破手提皮箱、破棉絮捲兒，什麼都有。她想把這些東西全拖出來再行清理。一來是太吃力，二來是灰塵很重，剛是化裝換了衣服，若弄了一身的灰塵，勢必重新化裝一次，那就更費事了。他這樣的躊躇着，坐在床沿上，只是出神。最後只好叫着楊嫂了。楊嫂進來了，看到太太穿了絲襪子却是踏着拖鞋，一隻皮鞋扔在屋子中間地板上。這就讓楊嫂明白了。笑道：那一隻皮鞋，在五斗櫃抽斗裏，太太，你忘記了嗎？她道：怎麼會把皮鞋弄到抽斗裏面去了呢？楊嫂笑道：昨晚上午你把皮鞋拿起來，要打小弟弟，小弟弟剛是打開抽斗來耍，你那隻鞋子，就丟在抽斗裏面了。他說着，把五斗櫃最下一層抽斗拉開，那隻皮鞋底兒朝天，正是在那抽斗中間。魏太太笑道：我就沒有向

那老遠的想，想到昨天晚上去，拿來我穿罷。楊嫂將鞋子送過去，她是趕快的兩腳登着，及至站起來要走，覺得鞋子怪夾人。楊嫂笑道：鞋子穿反了喲。魏太太笑道：真糟糕，我是越來越錯。於是復坐下來，把鞋子穿順，拿起手皮包，正待要走，這倒讓她記起一件事。因而問楊嫂道：我兩個孩子呢？她笑道：不生關係，他們在隔壁屋子裏吃麵。魏太太含着笑，放輕了脚步，慢慢兒的走出去了。她慣例是這樣子的，出去的時候，怕讓兩個小孩子看見。及至出了大門，她也就把小孩子們忘記了。小孩子被她遺棄慣了，倒也不感覺得什麼痛苦。楊嫂帶着他們到鄰居家玩玩，街上走走，混混就是一天。倒是在辦公廳裏的魏端本，有時會想起這兩個孩子。今天和太太角一番，負氣走出去，沒有在家吃午飯。他想到太太是向來不屈服的，料想也未必在家。兩個孩子，不知吃了午飯沒有？他有了這分想頭，再也不忍和太太鬧脾氣了，公事完畢，趕快的就向家裏走。到了家門口，已是滿街亮着電燈的時候。冷酒舖子正在上座，每副座頭上都坐着有人，談話的聲音鬧哄哄的。心裏本就有幾分不快，走到這冷酒店門口，立刻發生着一個感想，當公務員，以前說是作官，作官那還了得，誰不羨慕的一回事。於今作官的人，連住家的地方都沒有，只是住在冷酒舖子後面，這也就難怪作小姐出身的太太，始終是不痛快。他懷着一分慚愧的心情走回家去，那個作客廳的屋子，門是半掩着，臥房呢，門就倒鎖着了。向隔壁小房子裏張望一下，見楊嫂帶了兩個孩子睡在床舖上。巷子口上，有盞沒有磁罩子的電燈，是照着整個長巷。長巷另一頭，是土灶水缸小木板用棍子撐着的條桌，算是廚房。灶是冷冰冰的，條板上的砧板菜刀，很安靜的睡在那裏，菜碗飯碗擱在條板上，堆疊着碗底朝天，便自欺了一聲道：不像人家。成天不舉火。這話把睡在床上的楊嫂驚醒，坐起來道：先生轉來了，鑰匙在我這裏，要不要開房門？魏端本道：你把鑰匙交給我，你開始作飯罷。楊嫂將鑰匙交過來，答道：就是嗎，兩個娃兒都睏着了，正好燒飯，沒得菜咯。魏端本道：中午你們怎樣吃的？楊嫂道：在三六九端麵來吃的，沒有燒火。魏端本道：我猜着一點沒有錯。鑰匙還是交給你，請你看家看孩子帶燒飯。我去買點

菜。油鹽有沒有？楊嫂道：鹽倒有，沒有油。割得到肉的話，割半斤肥肉轉來，可以當油。也可以燒菜。魏端本道：就是那麼說。於是將帽子公事皮包一齊交給了楊嫂，自出去買菜。這地方到菜市還不遠，沒有考慮的走去。到了那裏，只有木柵欄上掛了幾盞三角菜油燈，各放出四五寸長的火燄，照見幾個小販子，坐在矮凳子上算賬，高板檯堆着大小鈔票。菜市裏面的大場面，是黑洞洞的。這面前有七八副肉案，也都空着。只有一副肉案的半空上掛着兩小串肉，帶半邊豬頭。叫一聲買肉，沒有人答應，旁邊算賬的小販代答道：賣肉的消夜去了，不賣了。魏端本說了許多好話，請他們代賣半斤肥肉，並告訴了是個窮公務員，下班晚了。有個年老的販子站起來道：看你先生這樣子，硬是在機關裏作事的，我割半斤肥肉你轉去當油又當菜吃。你若是作生意的，我就不招徠（不管也），怕你不會去上館子。說着，真的拿起案子上的尖刀，在掛鉤上割下一塊肥肉，向案上一扔道：拿去，就算半斤，準多不少，沒得稱得。魏端本看那塊頭，大概有半斤，不敢計較，照半斤付了錢。因而道：老板，菜市裏還買得到小菜嗎？老販子搖搖頭道：餒子都沒得。魏端本道：這半斤肥肉，怎麼個吃法？老販子道：你爲餒子早不買菜？魏端本道：我一早辦公去了，家裏太太生病，還帶三個孩子呢，已經餓一天了，誰來買菜。而且我不在家，也沒有錢買菜。我今天不回家，他們還得餓到明天。老販子點點頭道：當公務員的人，現在真是沒得餒子意思。你們下江人在重慶作生意，那個不發財，你那個不改性嗎？我幫你個忙，替你去找找看，能找到餒子沒得，你等一下。說着，他逕直走向那黑洞洞的菜場裏面去了。約莫六七分鐘，他捧了一抱菜蔬出來。其中是三個大蘿蔔，兩小顆青菜，半把菠菜，十來根蔥蒜。笑道：就是這些咯拿去。說着，全放在肉案板上。魏端本道：老闆，這麼個算法，我應當給多少錢？老販子道：把餒子錢？我也是一點同情心嗎！賣菜的人，都走了，我是當強盜（川語謂小賊爲強盜），而謂強盜爲棒客，或稱老二）偷來的。魏端本拱拱手道：那怎樣好意思哩？老販子道：不生關係。他們也是剩下來的。你太婆兒（川語太太也）病在家裏，快回去燒飯。抗戰期間，作餒子官？

作孽咯。魏端本真沒想到得着人家下級社會這樣的同情。連聲的道謝，拿着雜菜和半斤豬肉，走回家去。太太依然是沒有回來。他把菜送到廚房裏去，楊嫂正燜着飯。看了這些菜道：喲！這是朗個吃法？魏端本笑道：那不很簡單嗎？先把肥肉煉好了油，蘿蔔青菜菠菜煮它個一鍋爛。有的是蔥蒜，開鍋的時候，切些蔥花蒜花，還有香氣呢。閉着也是閉着，你洗菜，我來切。楊嫂也沒有說什麼，照着他的話辦，看她那樣子，也許有點不高興，魏先生也就不說什麼了。連肉和菜蔬都切過了，和楊嫂談幾句話，她也是有問就答，無問不理。這分明她極端表示着，站在太太一條線下。便也不多說話，回到外邊屋子裏，隨手抽了本土紙本的雜誌坐在昏黃的電燈下看，藉等飯菜來到。不到半小時，飯菜都來了，一隻大瓦鉢子，裝了平價米的黃色飯，一隻小的鉢子，裝了雜和菜。那切的白蘿蔔片上，鋪着幾片青菜葉兒，顏色倒很好看。尤其是那些新加入的蒜葉蔥葉，香氣噴人。他扶起筷子夾了幾片蘿蔔放到嘴裏咀嚼，半斤肥肉的作料，油膩頗重。因笑道：這很不錯，色香味俱佳。楊嫂靠了房門站定，撇了嘴角微笑。魏端本笑道：你笑什麼？我也不是生來就吃這個呀。這抗戰的年頭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，有這個東西吃，那也不大壞呀。楊嫂道：先生，你爲啥子不作生意？當個經理，不比當科長科員好得多嗎？現時在機關裏作事，沒得啥子意思咯。魏端本吃着飯，且和她談話。因道：你叫我作生意，我作那個行當呢？楊嫂道：到銀行裏去找個事嗎。要不，吃子公司也好嗎。不作啥子生意，買些東西囤起來也好嗎？票子不值錢，拿在手上作啥子？魏端本笑道：我比你知道得多，票子不值錢？票子我還想不到呢。太太說你也囤了些貨，掙多少錢？楊嫂聽了這話，眉飛色舞的笑了。她道：也沒有囤啥子。去年子，我爸爸進城來了，帶去幾千塊錢，買了幾斗胡豆（蠶豆也）上個月賣脫，掙了點錢。魏端本道：你說的是四川用的老斗子。幾斗豆子，大概有兩市担吧？於今的市價，你應該掙了三四萬了。她笑道：沒得朗個多。但是，作生意硬是要得，作糧食生意更要得。黑市的糧食好貴喲！魏端本放下筷子，昂頭歎了口氣道：是何世界？來自田間的村婦，知道囤積，也知道黑市這個名詞，我們真

該慚愧死了。忽然有人接嘴道：你今天才明白？你早就該慚愧死了。說着話進來的，正是太太田佩芝。他心裏想着好哇！人還沒有進門，就先罵起我來了。昂起頭來，就想向她回罵幾句過去。然而就在這一抬頭之間，他的勇氣完全爲審美的觀念克服，沒有反抗的餘地了。現時眼裏所看到的太太，比往日更爲漂亮，她新燙了髮，烏亮的雲團，罩着一張蘋果色的嫩臉子，越顯着那雙大眼睛黑白分明。儘管臉上帶了怒色，也是她作女孩子時候，那樣天真。他立刻放下筷子碗，站起來笑道：今天上午的事，回想起來，是我錯了。我想你不好意思怎樣處罰我吧？魏太太瞪了他一眼，沒說什麼，走近桌子，看看瓦鉢子裏是煮的蘿蔔青菜，便道：越來越出窮相了。盛菜沒有碗，用瓦鉢子，不像話。說畢，把頭一扭自走了，魏端本雖然碰了太太一個無言的釘子，然而究竟沒有再罵出來，似乎因自己的道歉，壓下去了幾分怒氣，聽到隔壁臥室裏，叮咚兩下響，知道太太已脫了高跟鞋。她向來是這樣，疲倦了要倒向牀上睡下，照例是遠遠的把鞋子扔了出去的。把飯吃完，自到廚房裏去提着水壺到臥室裏去，打算將熱水傾到洗臉架子上的臉盆裏去，却見太太正把那臉盆放在五層櫃上，臉盆裏的水，變成乳白色，一陣香皂味襲入鼻端，洗臉手巾揉成一團，放在桌面上。她止彎了腰對着鏡子，將那胭脂膏的小撲子，三個指頭鉗着，在臉腮上擦着紅暈。這就放下水壺，站在旁邊呆看了一會。太太抹完了胭脂，却拿起了櫃面上的口紅管子，在嘴唇上塗抹着。她站在桌子的正面，恰是攔住了魏先生過去取洗臉盆。魏先生看過了這樣久，却是不能不說話了。因道：你不是剛由理髮館裏回來嗎？又……：這話沒有完，魏太太扭轉了身軀，向他瞪了眼道：怎麼樣？由理髮館裏回來就不許再洗臉嗎？口裏說着，她收拾了口紅管子，將染了口紅的手指頭，在濕手巾上揉搓着。她那身體是半偏的，她出門的那件淡紅色白點花漂亮花綢衣服，又沒有換下，倒更是顯得身段苗條。說話時，紅嘴唇裏的牙齒越發是白淨而整齊。這就兩隻手同時搖着道：不要生氣，太太！我是說你已經夠美的了！這是真話，你理了髮回來，黑是黑，白是白，實在現出了你的美麗，一個窮公務員，真是不配和你作夫妻。說着，半歪了脖

子看着太太，作個羨慕的微笑。魏太太臉上有點笑容，鼻子聳着，哼了一聲。魏端本回頭看看，楊嫂並不在身後，就向太太深深的一鞠躬，笑道：我實在對不起你。你要怎樣罰我都可以。你是不是又要出門去。若是看電影的話，買票子擠的不得了，我去和你排班。他口裏說着，看看太太的脚下，却穿的是繡花緞子舊便鞋。魏太太笑道：不要假惺惺了，我不上街。魏端本走近一步，靠住她站着，低聲笑道：你修飾得這樣的漂亮，是給我看嗎？魏太太伸手將他一推道：不要鬼頭鬼腦，你自己照照鏡子罷，週身都是晦氣。誰都像你，年輕的人，見人不要一個外面光？她是輕輕的推着，魏端本並沒有讓她推開。便笑道：我怎麼能穿得外面光呢？現在骨子裏窮，面子上也窮，還可以得着人家同情。若是外面裝着個假場面，連社會的同情心，都要失掉了。魏太太道：社會上同情你？誰同情你？打我這裏起，就不能同情你。一樣的有手有腳有腦筋，而且多讀了十幾年書，有一張大學文憑，什麼事不能幹，要當一個公務員，你混得簡直不如一個挑糞賣菜的。那個年輕力壯的人，現在不是一掙幾十萬。魏端本笑道：你不要說社會上沒有同情我。剛才到菜市去買菜，那菜販子就同情我，青菜蘿蔔送了一大抱，看見我可憐，不要我的錢。魏太太把臉一沉，瞪着眼嚇了一聲道：你也太沒有廉恥了。說你不如挑糞賣菜的，你倒是真的接受着人家的憐憫，拿了人家的菜蔬不給錢，你還有臉對我說。我不和你說話，別丟盡了我的臉。說着檢起床上放着的反包扭身就走。魏端本被她這樣搶白着，也自覺有點慚愧，怔怔的站在屋子裏。楊嫂走進屋子來，給她收拾着扔在五層櫃上的化妝品。魏端本問道：太太到那裏去了，你知道嗎？楊嫂很隨便的答道：還不是打唆哈去了。他問道：打唆哈去了？她不見得有錢呀！楊嫂把化妝品收拾乾淨，放到抽屜裏去了，將抽屜猛可的一推，回轉頭來向他笑道：先生，你沒有辦法，別個也沒有辦法嗎？她說畢自走了，魏端本站在屋子中又呆住了，楊嫂的言語，比太太說的還要刺激幾分呢！

四 乘興而來敗興回

在魏先生這樣呆住的時候，却聽到門外有人叫了聲楊嫂。她答應了以後，那個叫的人聲音變小了，挨着房門走向隔壁的夾道裏去。這是個婦人，是鄰居陶家的女傭工。魏端本看到她這鬼鬼祟祟，心裏立刻明白過來，必是太太同陶先生一路出去賭錢去了，這是來交代一句話，且悄悄的去聽她說些什麼，於是也就跟蹤走了過去。這就聽到那女傭工低聲道，你太太在我們家裏打牌，手帕子落在家裏，你拿兩條乾淨的送去了。楊嫂道：僮子要這樣怪頭怪腦；隨便她胡個賭，先生也管不到她。就是嗎，我送帕子去。我太太要是贏了錢的話，你明天要告訴我。那女傭笑道：你太太贏了錢，分你小費？對不對頭？楊嫂道：輸了就要看她臉色咯。今天和先生割孽，還不是這幾天都輸錢。魏端本聽到這裏，也就無須再向下聽了，回到屋子裏，睡倒床上，呆想了一陣，怪不得這個月給了她十幾萬元，還混不過半個月。這十幾萬元，跑了多少路，費了多少手脚。下半個月，若不再找兩筆外快，且不談這日子過不下去，至少要和太太吵架三五次。而且，自己要買一雙皮鞋，也要作一套單的中山裝，這不止是十萬元的開支。他想到這裏，不能睡着了，一個翻身坐起來，將衣裳裏記事由的日記本子翻着檢查一遍。這些事由，在字面上看，雖都是公事。但在這子裏行間，全是找得出辦法來的。自己檢查着心裏隨時的計劃，怎樣去找錢來補家用的不足。這又感到坐在床沿上空想是不足的了，必須實行在紙面來列舉計劃，於是就了電燈光，靠着五屨櫃站立，把放在抽屜裏的作廢名片，將太太畫眉毛的鉛筆，在名片背上，自己打着啞謎的作起記號。先想起了白發公司的王經理，曾託自己催促某件公事的批示，這就把白改爲紅，王改爲玉，公事改爲私章。這件事在陳科長那裏，已表示可以通融，逕直的就暗示王經理拿出五十萬來，起碼弄他個十萬。又想起合作社那一批摩丹士林布，共是五十七疋，放在倉庫裏五六個月沒有人提起，可能是處長忘記了。經手的幾個人，全是調到別一科去了，檔案的箱

子，自己是能開的。若是能把那五字改成三字，二十疋陰丹士林可以弄出來。這只要和科長說明了，有大批收入，爲什麼不幹？這市價五六萬的行市，就是一百萬。這可以叫科長上簽呈說是把那布拿出來配給，和什麼平價布、平價襪子，混着一拿，只要是科長把這事交給我辦，運到科裏檢收的時候，就可以在分批拿出去的過程中，逕直送到科長家裏去。事成之後，怕科長不分出勸成來。於是另取張名片，寫了丹陽人五十七歲，半年不知所在幾個字。第二次又在雜記簿上發現了修理汽車行通記的記載，這是共過來往的。處長上次修理車子，配了三個另件，照市價打折算錢，處長高興之至。運動科長上過簽呈，把南岸三部壞了的卡車拿去修理。通記的老板，至少也會在修理費上給個二八回扣，十萬八萬，那也是沒有問題的。他這樣的想着，竟想到了七八項之多，每個計劃，都暗暗的作下了記號。自己也沒有理會到已經站了多久，不過偶然直起身子來，已是兩隻腳痠得不能直立了。他扶着五屨櫃和板凳，摸到床沿上去坐着，他默想着自己是有此利令智昏了。單獨的在家裏想發財，人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了。可是話又得說回來，若不想法子弄錢，怎樣能應付太太的揮霍呢？這個時候，她正在隔壁揮霍，倒不知道心裏是不是很快？她正在那五張撲克牌上出神，還會有那富餘的思想到家和丈夫身上來嗎？好是賭場就在隔壁，倒要去看看她是怎樣的高興。於是把皮鞋脫了，換了雙便鞋，將房門倒鎖了，悄悄的走向隔壁去。這時那雜貨店已關上了店門。裏面看門的店伙，顯然已得有陶伯笙的好處，鼓門的時候，應門的人，盤問了好幾句話，直問到魏端本交待清楚，太太也在陶家是送東西來的，他才將門打開，人進去了，他也立刻就關上門。魏端本走到店房後，見陶伯笙所住的那個屋子有強烈的電燈光，由裏面射出來。因他的房門雖已關上，但那門是太薄了，裂開了許多縫，那縫裏透露出來的光線，正是銀條一般。魏端本走到門外，就聽到太太有了不平的聲音道：真是氣死人，又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。越拿了大牌，我就越要輸錢，真是氣死人。她說這幾句話，接連來了兩句氣死人，可想到她氣頭子不小，若是走進去了，她若不顧體面罵了起來，那倒是進退兩難了。這把要來

觀場的心事，完全推翻。不過好容易把門叫開，立刻又抽身回去，這倒是讓那雜貨店裏的人見笑的。因之就站在門邊，由門縫裏向內張望着。這個門縫竟是容得下半隻眼睛，看到裏面非常的清楚。這屋子中間擺了一張圓桌面，共圍坐了六個男人，兩個女人。其中一個就是自己太太了。太太面前放着一疊鈔票，連大帶小約莫總有兩三萬元。她總是說沒錢用，不知道她這賭場上的錢是由那裏來的。人家散着撲克牌，她却把面前的鈔票一掀三四張，向桌子中心賭注上一扔。扔了一回又是一回。結果和着桌中心大批的鈔票讓別人席捲而去。魏端本在門縫裏張着，心裏倒是非常之難過，歎了口無聲的氣，逕自回家去了。但他一不留心，却把門碰響了一下。主人翁陶伯笙坐在靠門的一方，他總擔心有捉賭的，立刻回轉身問句那個？但魏端本既已轉身，人就走遠了。並沒有什麼反應。魏太太坐在陶伯笙對面抬頭就看到這扇門的。便笑道：還不是你們家裏的那隻野狗？你們家有剩菜剩飯倒給野狗吃，就常常指引着它來了。陶伯笙對這話雖不相信，但惦记棹上的牌，也就沒有開門來看是誰，無人答應，也就算了。這時，是這棹上第二位太太散牌。這位太太三十多歲，白白胖胖的長圓面孔，鼻子兩邊，兩塊顴骨，高高撑起，配着單眼皮的白果眼，這頗表示着她面部的緊張，也可想她在家庭有權的。若照迷信的中國老相法說，她是尅夫的相了，她微微的捲起一寸多綠呢夾袍的袖口，露出左腕上帶的一隻盤龍的金鐲子，兩隻肥白的手，拿着撲克在手上，是那樣的熟習，牌像翻花片似的，向其餘七位賭客面前扔去。送到第二張的時候，是明張子了。魏太太緊挨了她坐着是第七家，第二張是個K第三張却是個A。她笑道：老魏，你該撈一把了。她說話時，隨手翻過自己的一張，是個小點子，搖搖頭道：我不要了，看一牌熱鬧罷。這以前還不是勝負的關頭，其餘的七家都出錢進了牌。這時，該魏太太說話，她看看棹上明張沒有A，除了對子，決計是自己的牌大。她裝着毫不放慮的樣子，把面前的鈔票，全數向棹子中心一推，大聲道……：噯了！她這個作風，包括了那暗張在內，不是一對K，就是一對A。還有六家，有五家丟了牌。只有那位范寶華，錢多人膽大。他明張九十兩張，暗張也是

個九。他想着，就算魏太太是一對，自己再揆進一個九來，不怕不贏她。她今天碰釘子多了，有大牌也許小心些。現在唆了，也許她是偷機。便問道：那是多少？魏太太道：不多，一萬六千元。范寶華道：我出一萬六千元，買兩張牌看看。散牌的那位太太對二人看上了一眼，料着魏太太就要輸，因為姓范的這傢伙打牌還相當的穩，沒有對子，他是不會出錢的，好在就是兩張牌兩家，先分一張給范寶華是個三，分給魏太太是個K。范寶華說聲完了。再分給范寶華一張是個九，他沒有動聲色，只把五張比齊着，最後分給魏太太，又是個A。她有了兩對極大的對子，向范寶華微笑道：來幾千元「奧賽」嗎？范寶華笑道：魏太太，你未必有「富而好施」。僅僅是兩大對的話，你又碰釘子。魏太太道：你會是三個九？范寶華並不想多贏她的錢，把那張暗牌翻過來，可不就是個九？魏太太將四張明牌和那張暗牌，向桌子中間一扔，紅着面孔，搖了搖頭道：這樣的牌，有多少錢都輸的了。對散牌的人道：胡太太，你看我這牌打錯了嗎？胡太太笑道：滿桌沒有愛斯，你有個老開和愛斯，可以唆。她道：那張暗牌，還是反蛋呢。說着，站了起來。她心裏明白，不到兩小時，輸了五萬元，明天自己的零用錢都沒有了。就此算了罷，那裏找錢來賭？范寶華見她面孔紅得泛白，笑道：魏太太收兵了。她一搖頭道：不，我回家去拿支票本子來。主人陶伯笙聽了這話，心裏可有點爲難。魏太太在三家銀行開了戶頭，有三本支票，可是那家銀行也沒有存款。在賭場上亂開空頭支票，收不回去的話，下了場，人家賭錢的人，都把支票向邀賭的人兌了現款去，那可是個大麻煩。因道：你別忙，先坐下來看兩牌。范寶華連和她共三次賭，都是她輸了。心裏倒有些不過意。因把剛收去她唆哈的那疊票子，向桌子中間一推，笑道：原封未動，你先拿去賭，我們下場再算，好不好？魏太太還不會坐下，因道：若是你肯借的話，就索興找我四千，湊個整數好算賬。范寶華說了句那也好，他就拿了四張千元鈔票，放到她面前，她也就坐下來再賭了。她心裏想着，只有這兩萬元翻本，必須穩紮穩打，不能胡來了。又是三十分鐘，算把得穩，還輸去了八九千元。這桌上的大贏家，是位穿西裝的羅先生。他尖削的

臉，眼睛下面兩隻轉動的眼珠，表示着他的陰險。只是小午夜，他已贏了一二十萬，面前堆了一大堆鈔票。其中還有幾張美鈔，是楊先生輸出來的。這楊先生只二十來歲，是個少爺。西裝穿得畢挺，只是臉子白得像石灰糊的，沒有絲毫血色。他不住的在懷裏掏出大皮夾子，在裏面陸續的抽出美鈔來。這個時候的美鈔是每元折合法幣千元上下，這每拿出來三四張五元或十元的，這數目是很惹人注意的。魏太太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。只聽到賭友全叫他小楊而已。心裏也就想着，這傢伙是蠍輩子修到的？有錢而又年輕。只看他輸了多少錢，臉上也不有一點變動，不知他家是有多大家產的。那小楊坐在她斜對面，見她只管打量着，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毛病，倒很感到受窘，只是把頭低了。其實魏太太倒不是看他的臉，而是看他面前放的那疊美鈔。想着怎麼找個機會，把他的美鈔也贏兩張過來才好。機會終於是來了，輪到那大贏家羅先生散牌，在第三張的時候，她有了三個四，明張是一對。對過的小楊有一張A，一張Q擺在外面。自然是有對子的人說話了，她照着撲克經上釣魚的說法，只出了五百元進牌。此外七個人却有五個人跟進了。小楊牌面上，成了一對A，姓羅的牌面上一對K帶一個J，魏太太換來一個K。這該那有對A的姓楊的說話。照說，姓楊的應當拿出大注子來打擊人。但是，他還只加了五百元。魏太太心想糟了，他必然是有張A蓋着的。出小注子，恐怕也是釣魚。這樣倒霉，自己三個四，却又碰了他三個A。但有三個四在手，決不能不碰一下。幸是他只出五百元，樂得跟進。桌子上的人，除了那姓羅的都把牌丟了。他發最後的一張牌，小楊是個七，她又得了一張K。明張是K四兩對，姓羅的本來有對K證明了她不會有K三個。她以兩對牌的資格，將鈔票向桌子中心一推，說聲噯了。姓羅的毫不考慮，把牌扔了。小楊把那張暗牌翻過來，正是一個A。他一手環靠了桌沿，一手拿了他面前的美鈔在盤弄着微笑道：別忙，讓我考慮考慮。老K她只有兩張，那沒問題。難道她會有三個四？原來我三個A，是公開的祕密，她只兩對，肯偷我的機嗎？魏太太見他三個A擺出來，心想，有這樣大的牌，他不會不看。於是也裝着拿小牌的人故作鎮靜的樣子，將桌外茶几

上的紙烟取過來一枝，摸過來火柴盒，把火擦着了，緩緩的點着烟，兩手指夾了煙支，將嘴唇抵着噴出一口煙來。煙是一枝箭似的，射到了桌子中心。那小楊考慮的結果，將拿起的美鈔重新放下，把五張牌，完全覆過去，扔到桌子中心，搖搖頭道：我不看了。胡太太是和魏太太站在一條綫上的。她雖不知道那暗張是什麼，但小楊有三個A而不看牌，這是個奇蹟，望了他道：這樣好的牌也犧牲嗎？他笑着沒有作聲。魏太太好容易得了一把「富而好施」，以為可以撈對門一張美金。不想這傢伙，竟會拿了三個A不看牌。這個悶葫蘆比碰了釘子還要喪氣。自己也不肯發表那暗張，將牌都扔了，只是小小的收進了幾千元。沉住了氣沒有作聲。只是吸煙。胡太太低聲問道：「你暗張是個四？魏太太淡淡的答道：你猜罷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作主人的陶伯笙，知道她是拿了大牌，而沒有贏錢。看這樣子，今晚上她非輸十萬八萬不可！本來他兩口子今日吵了一天的架，就不應當容她加入賭場。這樣隔壁的隣居，她大輸之下，她丈夫沒有不知道之理。明天見了面，魏端本重則質問一番，輕則俏皮兩句，都非人所能堪。便向魏太太笑道：今晚上你的牌風不利，這樣該沉着應戰，或者你先休息休息，等一個轉變的機會，你看好不好？魏太太道，休息什麼？輸了錢的人都休息，贏錢的人，正好下場了。我輸光了，也不向你借錢。她這幾句話，顯然是給陶伯笙很大一個釘子碰。好在姓陶的平常脾氣就好。到了賭博場上脾氣更好。雖然她是紅着面孔說的，陶伯笙還是笑嘻嘻的聽着。可是她的牌風實在不利，輸的是大注子，贏的是小注子，借來范寶華的那兩萬元，都已輸光。所幸鄰座胡太太也是小贏家，還可以通融款子下注。只是她決不肯掏出老本來給人賭，只是三千二千的借。零碎湊着，也就將近萬元了。自己是向陶伯笙誇過口的，不向他借錢。范寶華又已借過兩萬的了。我倒不信，今天的牌風是這樣的壞。於是立刻開了房門向外走，陶伯笙借着出來關門，送她到店堂裏低聲道：魏太太我看你今晚上不要再來了吧？你不看見他們開支票是彼此換了現款再賭的，支票並不下注。這就因為桌子上一半是生人。你開支票，除是我和老范可以掉款子給你，可是我今晚上也輸了。開出支票來，你

以爲老頭肯兌現款給你嗎？她聽了這話，當然是兜頭一瓢冷水。因道：你也太仔細了，你睡不起我，難道我家裏就拿不出現款？說着話是很生氣，卜咚咚，開着雜貨店的店門亂響，她就走出來了。陶伯笙家裏有人聚賭，當然不敢多耽誤，立刻把店門關起來了，魏太太站在屋簷下，整條街，已是空洞無人。人睡了，不用電了，電線桿上的燈泡，偏是雪亮的懸在街頂上。馬路原來是不平的，而且是微彎着的。在這長街無人的情形下，似乎馬路的地面，平了許多。同時，街道也覺得已經拉直。遠遠的看去，只有丁字路口，站着個穿黑衣服的警察，此外就是自己了。她想着這大概是深夜了，自己賭得頭昏眼花，也沒有看看表，她凝了一凝神。這天晚上，有些例外，山城上並沒有霧，望望街頂上，還稀疏的有幾點殘星。四川是很少風的，這晚上也是這樣。可是魏太太賭唆哈的時候，八九個人，擁擠在一間小屋子裏，紙煙的殘煙充塞在屋子裏，氧氣又被大家呼吸得乾淨，除了烏煙瘴氣，就是尼古丁毒的辣味薰人，而且也因爲空氣的渾濁，頭是沉顛顛的。屋子裏人爲的溫度，只覺身上發燥。這時到了空洞的長街上，新鮮的空氣撲在臉上，彷彿是徐來的微風輕輕的拂着臉，立刻腦筋清醒過來，而呼吸也靈通得多了。她凝思之後，忽然想到，真回去拿錢來賭嗎？自己是分文沒有，不知丈夫身上或皮包裏有錢沒有？牠當然是睡了，叫醒了他和他要錢，慢說是白天吵過架的，就是沒有吵過架，這話也不好開口，只有偷他的了。可是偷得錢來，也未必能翻本，輸了算了，回家睡覺去罷。她想着翻本的希望很少，緩緩的走到冷酒店門口去敲門，但敲了七八下，並沒有回響。她站在門下，低頭想着，這是何苦？除了把預備給孩子添衣服的钱都輸了，還借了范寶華兩萬元的債。和這姓范的，除了在賭場上會過三四次，並沒有交情可言，這筆債不還恐怕還是不行。還得賭，賭了才有法子翻本。反正是不得了，把支票簿拿來，開一張支票，先向姓范的兌三萬元，再開張支票還他二萬元。贏了，把支票收回來。輸了有什麼關係？難道還能要我的命嗎？終於是想到了主意了，她用力下咚咚的敲上幾下門板。門裏的人沒有驚動，却把街頭的警察驚動了，遠遠的大聲問句那一個？魏太太道：我是回家的。

，這是我的家。警察走向了前，將手電筒對她照了一照，見她是個艷裝少婦，便問道：這樣夜深，那裏來？他這一照一問，她感覺得他有些無禮。可是陶家在聚賭，不能讓警察盤問出消息來的。因道：我由親戚家有事回來，這也違犯警章嗎？警察道：我在崗位上，看到你在這裏站了好久了。現在兩點鐘了，你曉不曉得？一個年輕太太，三更半夜，在這裏站住，我不該問嗎？地方上發生了問題，是我們警察的事。魏太太道：我也不是住在這裏一天的。不信，你敲開門來問。那警察真個敲門，並喊着道：警察叫門，快打開。他敲的特別響，將裏面有心事容易醒的魏端本驚動了。他連連的答應着，心裏也就猜是太太回家了。彷彿聽到說是警察叫門，莫非她賭錢讓抓着了。那也好，警戒她一次。他打開門來，果然是太太和警察。他還沒有發言呢，她先道：鬼門，死敲不開，弄得警察來盤問，一搶步，橫着身子進了門。警察道：這是你太太嗎？這樣夜深回家？魏端本道：朋友家裏有病人，她回來晚了些了。警察道：她說是去親戚家，你又說是上朋友家，不對頭。魏端本披了中山服的，袋裏現成的名片，遞一張過去，笑道：不會錯的。這是我的名片，有問題我負責。那警察亮着手電，將名片照着，見他也是個六七等公務員，說句以後回來早點，方才走去。這問題算告一段落。

五 輸家心理上的逆襲

魏端本站在大門口，足足發呆了五分鐘，方才掩着門走回家去。奇怪，太太並沒有走回臥室，是在隔壁那間屋子，手托了頭，斜靠了方桌子坐着，看那樣子，是在想心事。他心裏想着，好，又必定是輸個大窟窿。我也不管你，看你有什麼法子把話對我說。你若不說，更好，我也不必去找錢給你了。他懷了這一個心事，悄悄的回臥室睡覺去了。魏太太坐在那空屋子裏，明知丈夫看了一眼而走開，自己輸錢的事，當然也瞞不了他。一來他是向來不敢過問的，二來夜深了，他是肯顧面子的人，未必能放聲爭吵。因之也就坦然的在桌子邊坐下去。在他轉着念頭的時候，彷彿隔壁陶家打撲克的

聲音，還能或斷或續的傳遞了過來。又有了這樣久的時間，不知道是誰勝誰負了。若是自己多有兩三萬的資本，戰到這個時候，也許是轉敗爲勝了。可惜的是拿着那把「富而好施」的時候，小楊拿着三個愛斯，他竟丟了牌不看。想到這裏，心裏像有一團火。只管繼續的燃燒。而且這股怒火，不光是在心裏鬱藏着，把臉腮上兩個顴骨，也燒得通紅。看看桌上，粗磁杯子裏還有大半杯剩茶，她端起來就是一口咕嘟下去，彷彿有一股冰涼的冷氣，直下丹田。這樣，好像心裏舒服一點，用手撲撲自己的臉腮，却也彷彿有些清涼似的。於是站在屋子裏徘徊一陣，打算開了吊樓後壁的窗戶，看看隔壁的戰局，已到什麼程度。就在這時，看到魏端本的大皮包，放在旁邊椅子上。她心中一動，立刻將皮包提了過來，放在桌上打開，仔細的尋查一遍，結果是除了幾百元零碎小票子而外，全是些公文信件的稿子。她將皮包扣住，依然向旁邊椅子上丟下去，自言自語的道：假使這裏面有錢他也就不這樣的亂丟了。可是，他的皮包，向來不這樣亂丟，分明有意把皮包包放在這裏騙我一下。也可以想，皮包並不是空的，他把錢都拿了起來，藏在身上。想到這裏，她就情不自禁的，鼻子裏哼了一聲。於是熄了電燈，輕移着脚步緩緩的走回臥室。當她走回臥室的時候，見魏端本擁被睡在枕頭上，鼾聲大作。他身上穿的那套制服掛在床裏牆釘上。她輕輕的爬上床，將衣服取下，背對了床，對着電燈，把制服大小四個口袋完全翻遍，只翻到五張百元鈔票。她把這制服掛在椅子上，再去找他的制服褲子，褲子搭在床架子頭上，似乎不像有錢藏着的樣子，但也不肯放棄搜尋的機會，提將過來，在插袋裏後腰袋裏，前方裝鑰匙小袋裏，全找遍了，更慘，只找出些零零碎碎的字紙條。說了句窮鬼，把字條丟在桌上。其中有一張名片，反面用鉛筆寫了幾個大字，認得是魏端本自己的筆跡，上寫，明日下午十二時半，過南岸，必辦。在「必辦」旁邊打着兩個很大的雙圈。她想，這決不是上司下的條子，也不像交下來的公事，他過江去幹什麼？也不知道這明日是過去了的日子，還是未來的日子。自己是常到南岸去賭錢的，這話並沒有告訴過他，莫非他知道了，要到南岸去尋找？可是我真在賭場上遇到了他的話，一抓破

了面子，我只有和他決裂。他既然去尋找，一定是居心不善的。她想着想着，坐在屜櫃旁的椅子上。這就看到那櫃桌面上，有許多名片，在下面寫下了鉛筆字。那字全是隱語，什麼意思，猜想不出來，看看床上的人，睡得正酣。心想，他這是搗什麼鬼？莫非是對付我的。心裏猜疑着，眼就望着床上睡的人。見他側着的臉，顴骨高頂起，現着臉腮是削下去了。他右手臂露在外面，骨頭和青筋露出，現着很瘦。記得在貴陽和他同居的時候，他身體是強壯的，那還是在逃難期中呢。這幾年的公務員生活，把他逼瘦了。以收入而言，在公務員中，還是上等的，假使好好過日子，也許不會這樣前拉後扯。譬如這個禮拜裏面，連欠賬帶現錢輸了將近十四五萬。這十四五萬拿來過日子不是可以維持半個月甚至二十天嗎？尤其是今晚這場賭，牌癮沒有過足，就輸光了下場。真是委屈得很。那陶伯笙太可惡，就怕我開空頭支票，先把話封住了我，讓我毫無翻本的希望。今晚上海沒有預備賭錢，只想去看電影的。不是這小子在街上遇着，悄悄的告訴，今晚上海裏有局面，那末手皮包裹兩萬元依然存在，明天可以和孩子買點布作衣服。這好了，自己分文不存，魏端本身上，不到一千元了，每天的日用生活費，這就是大大的問題。魏端本一早起，就要上機關去辦公的，還必得在他未走以前，和他把交涉辦好。自然，開口向他借錢，必得說出個理由來，這理由怎麼說呢？這半個月，他已經交了家用二十多萬了。照紙面上的薪水津貼說，已超過他三個月的收入。她想到這裏，又看了看睡在枕上的瘦臉。心裏轉了個念頭，覺得這份家，也真夠他累的。她心裏有點怨道發生了，却聽大門外馬路上有了嘈雜的人聲。遠遠有人喊着向右看齊，向前看。報名數。一三三四五，極短促而粗暴的聲音，連串的喊出。這是重慶市訓練的國民兵，各條街巷，在天剛亮而又沒有亮的時候，他們在山城找不着一塊平坦的地方，就在馬路上上操。有了這種叫操聲，自然是天快亮了。自己本是沒有錢，無法去翻本，就算有錢，現在已不能去翻本了。這個時候，臉子已經不發燒了，心裏頭雖還覺得有些亂嘈嘈的，可是也不像賭輸初回來的時候，那樣難過了。倒是天色將亮，寒氣加重，只覺一絲絲的冷氣，不住由脊樑上向外抽

，兩隻腳，也是像站在冷雪上似的，涼入骨髓。站起來打了兩個冷顫，又打了兩個呵欠，趕快脫了長衣，連絲襪子也來不及拉下，就在魏先生腳頭倒下去，扯着被子，把身子蓋了。她落枕的時候，心裏還在想着，明日的家用，分文俱無，必得在魏端本去辦公以前，把交涉辦好。同時追悔着今晚上這場賭，賭得實在無聊，睡了好大一會還睡不着。朦朧中幾次記起和丈夫要錢的事，曾想搶個先，在他未走之前，要把這問題解決。可是無論如何，自己掙扎不起來。等着可以睜開眼睛了，聽到街上的人聲，很是嘈雜。重慶的春季，依然還是霧天，看看吊樓後壁的窗子外，依然是陰沉沉的，她估計不到時間，就連叫了兩聲楊嫂。她手上拿了張晚報進來，笑道：太太，看晚報，又是好消息。賣晚報的哇兒亂吼，恰子德國打敗仗。她將兩隻手臂，由被頭裏伸了出來，又打了兩個呵欠。笑道：什麼，這一覺，睡了這樣久？先生沒有給你錢買菜嗎？楊嫂道：給了兩千元，還留了一封信交給你，他不回來吃午飯，信在枕頭底下。魏太太道：他還蹩扭着，好罷，我看他把我怎麼樣？說着在枕頭下一摸，果然是厚厚的一封信。看時，信封上寫着芝啓。敞着口，沒有封。她將兩個指頭把信瓢子向外扯出來，先透出了一疊鈔票，另外有張紙，只寫了幾行字：

芝：好好的休息罷。留下萬元，作你零用。我今日有趨公差 過南岸到黃桷桠去，我把轎子錢和旅館錢省下，想今天晚上趕回來。萬一趕不回來，我會住在朋友家裏的。不必掛念。

本留

她看完了信，將鈔票數一下，可不是一萬元。黃桷桠是疏建區的大鎮市，常去的。過江就上坡，總在幾千級。本地人叫作上十里下五里，十里路中間，沒有二十丈的平地，上去上坡子到山頂爲止，才是平路。若不坐轎子，那真要走掉半條命。她這樣子省有什麼用？還不夠太太看一張牌的錢。但不管怎麼樣，他那樣苦省，自己這樣的浪費，那總是對不住丈夫的事。想到這裏，又把魏先生留下的信，從頭至尾的看上一遍，這裏面絲毫沒有怨恨的字樣，怕今天趕不回來，還可囑着不要掛念。她把信

看着出了一會神，也就下床漱洗。楊嫂進房來問道，太太要吃餚子飯食？先端碗麵來，要不要得？魏太太道：中午你們怎麼吃的？楊嫂道：先生沒有回家，我帶着兩個娃兒，浪個煮飯？我帶他們上的三六九。魏太太笑道：那好，又是一天廚房不牛火，那也不大像話吧？孩子交給我。你去作晚飯。楊嫂笑道：要是非得，你要耐心煩略。魏太太道：我只要不出去，在家裏看着孩子，有什麼不耐煩？楊嫂低着頭笑了出去，低聲說了句：浪個別脫。（猶言那樣乾脆）魏太太聽了，心下不大謂然，心想，難道我會生孩子，就不會帶孩子。只是這個女傭工，却是自己放縱慣了的，家交給她，孩子也交給她。另換個人，就不能這樣放心，只得把這句話全盤忍受了，只當是沒有聽到。果然，楊嫂抱着牽着，把兩個孩子送進來了。大孩子五歲多，是個女孩，小頭髮蓬着像個鴉窠。上身穿了白花洋紗質，帶裙子的童裝，在這上面，罩了件冬天用的，駱駝絨大衣。大衣不但是鈕扣全沒有了，而且脅下還破了個大口，向下面拖着絨片筋。胸前前濕了大塊，是油漬糖漬鼻涕口水黏成的膏藥狀。下面光了腿子，穿了雙破皮鞋，而且鞋上的絆帶也沒有了。兩條光腿，那全不用說，都沾遍了泥點。小的這個孩子，是個男孩，約莫是兩歲，他倒完全過的冬天。身上的一套西北藍毛絨編的掛褲，已記不清是那日起所穿胸襟前袖口上，全是結成膏片的髒跡。袖口上脫了毛線，向下掛着總子。那張小圓臉兒，更不成話，左腮一道黑痧，連着鼻子嘴橫抹過來，塗上了右腮。鼻子下面，還是拖兩條黃鼻涕，拖到嘴唇。腿上是和姐姐相像，光着下半截。一隻腳穿了鞋襪，一隻赤腳。魏太太皺了眉頭道：我的天！怎麼把孩子弄得這樣髒。楊嫂並沒有回答她這個問題，將男孩子交給主婦，扭身就出去了。她好像認爲小孩子這樣髒，乃是理所當然。魏太太歎了口氣把男孩子放在床上，自己舀了盆熱水來，給兩個小孩子洗過手臉。頃刻之間，找不到日用的腳盆，和兩孩子洗了腳。這又找不到腳布，看看床欄上，還有就也遇事從簡了，將臉盆放到地板上，換下來兩日未曾洗的一件藍布罩衫，取過來給孩子擦了腿腳，將簞子五履櫃，全翻了一陣，找出十幾件小孩兒衣服，挑着適當的，給他們換上了。因對了孩子望着道：這不

也是很好的孩子，交給楊嫂，就弄成那個樣子。有人笑答道：可不是很好的孩子嗎？孩子總是自己帶的好。看時，是隔壁陶伯笙太太呢。她總是那樣乾淨樸素的樣子。身上穿了半舊的陰丹士林罩衫，她會髮燙得沒有一絲縐紋。頭上的長髮，在腦後挽了個辮環。臉上略微有點粉暈，似乎僅是摸了一層雪花膏。立刻起身相迎，笑道：你這位管家太太，也有功夫出來坐坐？陶太太笑道：談什麼家，無非是兩間屋子、魏太太屋子裏，本來也就秩序大亂，現時和孩子一換衣服，又把面前兩把椅子佔滿了。她只得將衣服抱着一堆，立刻送到桌底下去，口裏連道請坐請坐。陶太太坐下來笑道：打算帶孩子出去玩嗎？魏太太道：那裏也不去。我看孩子懶得不成樣子，給他收拾收拾。魏太太道：是的，住在這大街上，家裏一寸空地也沒有，孩子沒個透空氣的地方，健康上大有關係，若是再不給他弄乾淨一點，更不好了。魏太太一面拿鞋襪給孩子穿，一面談話。因道：我是太笨了，橫針不會直豎，孩子的鞋幫子，我也不能做。什麼都買個現成的。就是現成的罷，也賭瘋了，不給孩子裝扮起來。這門娛樂太壞，往後我要改變方針了。陶太太微笑道：若是摸個八圈，倒也無所謂，打唆哈可來得兇，我一逕不敢伸手。魏太太心想，她不走人家的，今日特意來此，必有所謂，且先裝不知，看她要些什麼。因道：我家成日不舉火，舉火就是燒飯，熱水也沒有一杯。你又不吸香煙，我簡直沒法子招待你。陶太太道：不要客氣，我有兩句話和你商量商量。你不是和胡太太很要好嗎？我知道她手邊很方便。我有一隻鐺子，想在她手上押借幾萬塊錢。這件事我不願老陶知道。他是個好面子的人，他知道押首飾，又要說我丟了他面子了。我想請你悄悄的去和胡太太商量一下。她若認爲可以，我再去找她。魏太太笑道：你手上也不至於這樣緊呀！陶太太歎了口氣道：你那裏知道我們家的事？你不要看老陶三朋四友，成天在外面混，他是完全繃着一個面子。作了人家公司一個交際員，只有兩萬元伏馬費，吸香煙都不夠。我們也就是圖這個名，寫戶口冊子好看些，免得成了無業遊民。兩個孩子都在國立中學，學膳費是不要的，可是孩子來信餐餐搶糙米飯吃，吃慢了，飯就沒有了，得餓着。大孩子的學校離重慶

遠，在永川，每餐飯還有兩碗沒油的蔬菜，八個人吃。第二個孩子在江津，常是一餐飯吃一條臭蘿蔔乾。而且每餐只有兩碗飯，只夠半飽。兩人都來信，餓得實在難受，希望寄一點錢去，讓他們買點燒餅吃。大孩子還不斷的有點小毛病，不是咳嗽，就是鬧濕氣，要點醫藥費。我怕孩子太苦了，打算每人給他兩三萬塊錢。你別看老陶上了牌桌子不在乎，那都是臨時亂拉的虧空。真要他立刻掏出一筆現款，他還要去想法子。他也未必給孩子那樣多錢，東西我也不帶出來，白放在箱子裏，換了捨不得，出幾個利錢押了它罷。魏太太沒想她託的是這件事。笑道：進中學的孩子了，你還是這樣的疼。陶太太皺了眉道：前天和昨天連接到兩個孩子的來信訴苦，我飯都吃不下去。我們那一位，倒是不在乎，照樣的打牌。魏先生就不像他，我看見他回家就抱孩子。魏太太道：他呀！對於孩子也就是那麼回事，見了抱抱，不見也就忘記了。說起打牌，我倒要追問一句，昨晚上的局面，陶先生又怎樣好吧？陶太太搖着頭苦笑了一下，接着又點了兩點頭道：不過昨晚晚上這場賭是帶數衍范寶華的，可以說是應酬，連頭帶賭，還輸了三萬多。聽說那個姓范的要作一筆黃金生意，叫老陶去和他跑腿。老陶就聽場風是場雨，高興的了不得，昨晚上有兩個穿西服在一處打牌的就是幫忙可以買金子的人。老陶爲他們拉攏，在館子裏大吃一頓，又到我們家來賭錢，聽說原來是要到一個女戲子家裏去賭的，他們一面賭錢，一面還要開心。因爲那個女戲子不在家，就臨時改到我家來了。我們作了買金子的夢，一點好處沒有得到，先賠了三萬元本，人熬了一夜，累得七死八活。我的那位還是很起勁，覺也沒有睡，一大早就到老范那裏去了。魏太太道：那倒好，我和胡太太抵了那個女戲子的缺了。陶太太不由得臉上飛紅，立刻兩手同搖着道：你可不要誤會。你和胡太太，都是臨時遇到的。魏太太雖然聽到她這樣解釋了，心裏總有點不大坦然，這話只管老說下去，却也沒有味。便笑道：好賭的人，有場合就來，倒不管那些，我是個女男人，誰要對我開玩笑，誰預備倒霉，我是拳頭打得出血來的人。陶太太不好說什麼，只是微微的笑着。那楊嫂正走了進來，問道：飯作好了，就吃嗎？沒得恰子好菜咯。陶太太

笑道：你去吃飯，我晚上等你的回信。說着，大家一齊走到隔壁屋子裏來。看那桌上的菜，是一碗豆腐，一碗煮蘿蔔絲。魏太太皺了眉道：又買不到肉嗎？炒兩個雞蛋罷。陶太太道：我爲老陶預備了很多的菜，他又回來吃，我去給你送一點來。說着立刻走了。魏太太坐在桌子邊，捧着一碗平價米的黃色飯，將筷子尖伸到蘿蔔絲裏撥弄了幾下，然後夾了一塊煎豆腐，送到鼻子尖上聞了一聞，將豆腐依然送回菜碗裏，鼻子哼着道：唔！菜油煎的，簡直不能吃。楊嫂盛着小半碗飯來餵孩子。便笑道：你是比先生考究得多咯。你不在家，先生買塊鹹榨菜，開水泡飯吃兩三碗。你在家，他才有點菜吃。魏太太還沒有回答這句話。陶家女傭人端了一碗一碟來，碗盛的是番茄紅燒牛肉，碟子盛的是又燒炒芹菜。她放到桌上，笑道：我太太說，請魏太太不要客氣，留下吃，家裏頭還多咯。魏太太看那紅燒牛肉燒得顏色醬紅，先有一陣香氣送到鼻子裏。便道：你們家裏的伙食倒不壞。劉嫂道：也就是先生一個子吃得好。太太說先生日夜在外面跑，瘦得那樣，要養一家子，讓他吃點好飲食，他自己掙的錢，自己吃，天公地道，騎馬的人還要和馬上點好料呢。太太自己，硬是捨不得吃，餐餐還不是青菜蘿蔔？魏太太說着話時，夾了塊牛肉到嘴裏嘗嘗，不但燒得稀爛的，而且鮮美異常。因道：你太太對你們主人，真是沒有話說。你們先生對於太太，可是麻麻糊糊的。劉嫂道：麻麻糊糊？伺候得不好，他還要發脾氣。我到他們家年是年（謂一年多也），沒看到太太要過一天。魏太太道：你們太太脾氣太好了，先生成天在外交遊，你太太連電影都不看一場。劉嫂道：還看電影？有一天，太太上街買東西轉來晚一點，鎖了房門，先生回來，進不到門，好撒（罵也）一頓。我要是他，我都不受。魏太太笑道：你還想作太太啦？劉嫂紅着臉道：這位太太說話……她一笑走了。魏太太倒也不必客氣，把兩碗菜都下了飯。但到這時，許多在個性相反的事情，繼續向她逆襲着，她心理上的反映，頗覺得自己有過分之處。吃過了飯，呆呆的坐着。看着兩個孩子在屋子裏轉着玩。有人在外面叫了聲魏太太。她問是誰，那人進來了，是機關裏的勤務，手上拿着一個小篋子。魏太太道：你找魏先生嗎？他過南

岸去了。勤務笑道：是我和魏先生一路去的。他今晚不能回家，讓我先回重慶。這是帶來的東西。說着將小篋篋放到桌上。魏太太道：他說了什麼話嗎？勤務在身上取出一封信，雙手交上。魏太太拆了信看，是日記簿上撕下來的紙片，用自來水筆寫的。信這樣說：

芝：公事相當順手，今晚被主人留住黃桷樑，作長談，明日可回家午飯，請勿念。友人送廣柑十枚，又在此處買了鹹菜一包，由勤務一併先送回，爲妹晚飯之用。晚飯後，若寂寞，帶孩子們去看電影罷。晚安！

本上

她把這信看完，心裏動盪了一下，覺得有一股熱氣上沖，直入眼眶，她要流淚了。

六 一切是撩撥

女人的眼淚是最容易流出來的，很少例外。不過魏太太田佩芝個性很强，當她眼淚快流出來的時候，她想到面前還有個勤務，她立刻用一種極不自然的笑容，把那要哭的意味擋住。因向勤務道：魏先生也是小孩子脾氣，怕重慶買不到廣柑，還要由南岸老遠的帶了回來。你也該回去休息了，我沒有什麼事，你走罷。那勤務看到她的顏色極不自然，也不便說什麼，敬着禮走了。魏太太在沒有人的時候，把魏先生那張信紙拿着，又看了一遍。楊嫂由外面走進來笑問道：太太，朗個的？說是你不大舒服？她笑道：剛才還吃了兩碗飯，有什麼病？楊嫂道：是剛才那個勤務對我說的。魏太太忽然省悟過來，笑道：我有什麼病？不過我在想心思罷了。楊嫂看她斜靠了桌子坐着，手托了半邊臉，眼光呆定了，望着那兩個在床邊上玩的孩子。楊嫂走近兩步，站在她面前，低聲道：我說，太太，二天你不要打牌了。女人家門不過男人家略。你要是不打牌的話，我們佃別個兩間好房子住的錢都有了。住了有院墻的房子，娃兒有個耍的地方，大人也透透空氣。有錢吃一點，穿一點，比坐在牌桌上安逸（舒服也）得多。輸了就輸了，想有捨子用，二天不打牌就是。魏太太嘆噓一聲笑了，站起來道：我受了十

幾年的教育，倒要你把這些話來勸我。陶太太託我和胡太太商量一件事，還等了我的回信呢。你看着兩個孩子，我半點鐘就回來。楊嫂笑道：怕不過十二點？魏太太道：難道我就沒有作回正經事的時候？打水來我洗臉罷。楊嫂看她這樣子，倒也像是有了正經事，立刻幫助着她把裝化好。她還是穿了那件掛在床裏壁的花綢衣服，夾了只盛幾千元鈔票的皮包，匆匆出門而去。這也是普通女人的習慣，在出門之前，除了化裝要浪費許多時間而外，還有許多不必要的瑣事，全在這時間發生，以致真要出門，時間是非常的迫促，就落個匆匆之勢。這裏到胡太太的家裏，路並不算遠，魏太太並沒有坐車子，步行的走去。下百十步坡子，走到一條伸入嘉陵江的半島上。這裏是繁華市區，一個特殊的境界，新式的歐洲建築，三三兩兩間隔着樹立在山崗上下，其間有花木，也有草地。房子有平房，也有樓，每扇玻璃窗透出通明的電燈光線，這光線照着，讓你可以看到穿着上等西服的男子，或滿臉脂粉的燙髮女郎，在這一丈長三尺寬的石板坡子上來去，因為這個地方對於戰都的摩登仕女是太合理的。到熱鬧街市很近，一也，房屋決不擁擠，有辦法美化，二也，半島是很好的石質，隨處有極堅固的防空洞，三也。唯一的缺憾只是地不平，無論上街的坡子怎樣寬大，車輛不能到門口，找不到轎子的時候，就得步行。但這點缺憾倒是百分之九十的慶人所能忍受的。因之這半島上擁了個真善美新村的生活，就雅號，住着一二百家有錢階級與有閒階級。魏太太不但是羨慕這裏，而且也羨慕這裏居民的生活。她每次到這裏來，就發生一種感慨，論知識，論姿色，而且論年歲，都比這裏的多數婦女強幾倍。然而自己就住在冷酒舖後面的吊樓上。因此，不願到這地方來。今天來了，她倒另有一番感想，假使自己把輸了的錢都來作生活用途，自也有這個境況。她正這樣想着，身後一陣嘻笑之聲。回頭看時，三四枝電筒，閃着白光，簇擁一羣男女走下來。聽那些人口音，有說北方話的，有說下江話的。有人道：今晚上我不能跳得太夜深，明天上午九點鐘，我有要緊的事。有個女子問道：什麼要緊的事，是買金子嗎？那人笑道：買金子，九點鐘才去，那才是外行呢。今天晚上就要到銀行門口去排班。那女子

道：你廖先生買金子，還用得着排班嗎？我知道范寶華就在和你合作。這句范寶華讓魏太太特別注意，原來這位小姐，也是老范的熟人，這就緩緩的開步，讓過他們，隨在後面走。那男子道：袁小姐幾時看到老范的？她道：不用得遇着他，我也知道他的行動。不過他買他的金子，他發他的財，我袁三小姐並不眼熱，我也不會再敲他的竹槓。那男子哈哈一笑。魏太太這就明白了，這個女子就是和老范拆了伙的袁三。聽說她長得很漂亮，可惜看不到她的面貌。她一路想着，一路跟他們走，這倒巧了，他們所到的地點，就是胡太太家緊隔壁的一所樓房。借了他們手電光，直到胡家門口。胡家的房子，是五六間洋式平房周圍繞着細竹籬笆，屋簷下亮着雪白的電燈，照見籬笆裏兩棵紅白碧桃花，開得像兩叢彩堆。花下一片青草地毯，綠油油的。這和自己家裏打開吊樓窗戶就看到人家高高低低灰黑色的屋脊，真不可同日而語。她在籬笆門下叫了聲胡太太。簷下的洋式門推開了，看到門裏面又是燈火通明的，有人伸頭問了一問。魏太太道：我姓魏，來見胡太太，有幾句話商量。這報告完畢，胡太太早是由門裏搶了出來，迎上前挽着她的手臂笑道：這是那陣風吹來的。請到裏面坐。她牽着魏太太由側面的小門裏進去。魏太太由正屋窗子外經過向裏看的時候，見那裏是座小客廳，燈光下坐滿了的人。主人將客引到自己臥室裏讓座，首先就問：吃了晚飯沒有？魏太太道：我已經吃過飯了，你家有什麼喜慶事情？胡太太道：什麼喜慶也沒有，我們是隨人家熱鬧。隔壁劉家今夜跳舞，到他家去跳舞的人我們有一大半是相熟的，在沒有跳舞之前就到我來談天。我怕你是來邀我去湊局面，所以我請你到房裏來談話。魏太太因把陶太太所託的事細細的說了。胡太太絲毫不加攷慮，因道：叫她拿來就是了。現在銀樓掛牌的金價是四萬到五萬。我照三萬一兩押她的。小事，我也不要什麼利錢。可是日子久不得。金子跌了價，也許不值三萬，那我就倒出利息了。魏太太笑道：我雖不買金子，可是這好處我曉得，金子只有往上漲，那有向下落的道理。胡太太道：照你這樣說，有金子的人都不肯向外賣出了。你是好朋友，我也不必瞞着你。我現在作一筆生意，請你看幾樣東西。說着，她把玻璃窗上的幔

布先給掩蓋起來，然後打開穿衣櫥，取出白鐵小箱子來。她將背對了窗戶，捧着白鐵小箱子朝了電燈，然後向魏太太招了兩招手。魏太太會意走了過去。她將小鐵箱的鎖打開，掀開蓋來，黃光外射，讓魏太太吃了一驚。裏面有四隻金鐲子，兩串金鍊子，十幾枚金戒指。因道：這都是你收買的嗎？胡太太笑道：若是我收買的，我就不給你看了。明天早上，我就送進銀樓。魏太太道：你怕金子會跌價，所以趁這個機會賣了它。我勸你可別作這種傻事。胡太太將小箱子鎖好，依然送到衣櫥子裏去。笑道：我並不傻，我是替人家代勞的。我有兩家親戚，住在歌樂山。他們看到金子能賣到四萬幾一兩，黃金儲蓄呢？可只要兩萬元一兩。於是他們腦筋一轉，有了辦法，決定把金子拿到銀樓去換現錢。這筆現錢分文不動，拿去买黃金儲蓄券。六個月到期，憑了儲蓄券去兌現金。那麼現在賣掉一兩金子，六個月之後，就變成二兩金子了。這樣現成的好買賣，爲什麼不做。他們有了這個動議，驚動了兩家太太小姐們，連老媽子也在其中湊熱鬧，各把首飾拿出來，帶到城裏來換。他們知道我們認識一家銀樓，託我去和他們換掉。而且還託我們胡先生到銀行裏去買儲蓄券。所以今天晚上我這衣櫥子倒成了交易所了。魏太太道：也許這裏面有一大半是你的吧？胡太太將衣袖子向上一捲，露出了右手臂上套着的金鐲子，笑道：我的還在這裏。假使我有那富餘錢的話，就買了黃金儲蓄券了，那裏還會等着今日。魏太太嘻嘻地望着她笑道：也許你早就買得可觀了。胡太太也只笑了一笑。魏太太道：這幾個月來，也偶然聽到有人說買金子，買黃金儲蓄券，真止幹得起勁的人，也還不多，爲什麼這個禮拜以來到處都聽着是買金子的聲音？胡太太點點頭道：這個我有點研究，可以告訴你，第一是黃金的黑市，漲到了五萬上下，現在化二萬元買一張儲蓄券，六個月兌現，對本對利，比在銀行裏存大一分的比期，（川地商家習慣半月一交割，十五或三十一日必須結賬。故每月三十一及十五謂之比期。銀行因此習慣而有半月存款之例謂之比期存款。普通半月存款亦謂之比期存款。但依存款之日起息，半月一結，則不必固定十五日或三十一日。）還要合算。你拿十萬元到銀行裏存大一分，到七個月頭，利上加

秤，才有十九萬幾，還不到對本對利呢。這不是買黃金儲蓄券更合算嗎？所以黃金黑市越漲價買黃金儲蓄券的人越多。第二是官價和黑市相差一半，政府賣黃金也好，賣黃金儲蓄券也好，那都吃虧太大了。非把官價提高不可。提高多少現在雖不知道，但是總不會和黑市相差一半。等到黃金官價定高了，兌現的日子就不能對本對利了。據報上登載，就在這幾日財政部要宣佈新官價。大家要搶便宜，所以這幾日買黃金的人發了狂。這些買三兩五兩黃金儲蓄券的算什麼？那些買黃金期貨的，一買幾千兩，也雪片似的向四行送着支票，那才是嚇人呢。第三，還有個原因，說政府看到賣黃金是太吃虧，要不賣了，因此要想發財的人更是着急。魏太太笑道：你說這話，我算明白了。既是買黃金吃虧，政府又何必賣，馬上就可以停止，還等什麼？胡太太道：爲的是法幣要回籠。魏太太道：什麼叫法幣回籠？胡太太道：法幣發得太多了。這叫通貨膨脹。通貨膨脹，錢不值錢，東西要漲價，這叫法幣貶值。政府不願法幣貶值和東西漲價，要把市面上的法幣收回去，這就叫回籠。讓法幣回籠的辦法很多，不一定是出賣黃金。譬如抽稅，發公債票，拋售物資都可以。魏太太走近一步，將手拍了她肩膀道：真有你的，你也沒有學過經濟，怎麼曉得這樣多？胡太太笑道：這還用得着學呀！我們家裏每天晚上來些擺龍門陣的客人，無非就談的是這些。聽過三回五回，也許你還不明白。等着你聽到二三十回，甚至五六十回，難道你還不明白嗎？魏太太道：那末你們府上貴客滿堂，也許又是在開經濟坐談會了。胡太太道：那倒不是。他們今天都是到劉家去跳舞的，時間未到，先到我家來坐坐。我不是說了，這些人我們認識一大半嗎？魏太太道：跳舞還有時間不時間，反正是大家趁熱鬧。胡太太道：自然是這樣的，不過人馬未曾到齊，大家就得等上一等。尤其是幾位女明星沒有到，大家必須等着。魏太太道：是那幾位女明星呢？舞台上和電影上的女明星我很少看到她們的本來面目。胡太太挽着她的手道：你隨我來罷，也許她們來了。她隨着女主人走出門時，隔壁那客室裏的歡笑聲，已經停止。那邊正樓裏，留聲機用擴大器放着音樂片子，響聲由窗子縫裏和門縫裏傳了出來。胡太太笑道：他們已經開

始了。你看，很有趣的。魏太太關於摩登的事，什麼都玩過，就是不會跳舞。這原因第一是由於她沒有朋友引帶學習，第二是她參加的社交，是不大高貴的場合，沒有跳舞的機會。心裏倒也想着，重慶城裏半公開的跳舞，到底是怎麼一種場面？這時有了這樣一個機會，自也願意去見識。順便看看范實華那個離婚夫人，長的是怎麼的漂亮。心裏如此，隨着胡太太，已走進了劉家。這屋子倒是純歐化式的，進了大門，就是個門廊，壁上的衣架帽鉤，懸掛了不少的帽子和雜物。門廊過去，一條寬甬道，左邊一所小客廳，已是坐滿了的人。左邊有個垂花門的大敞廳，傢俱全搬空了，只屋子角上，留有一張小圓桌，桌子放了一架留聲機，旁邊堆了二三十張話片。一位穿西服的少年，彎了腰在那裏伺候話匣子。那頭屋角，有個擴大器按在牆上。全屋電燈通明，照着七八對男女，在光滑的地板上溜着。在垂花門外面，亂擺着大小椅子，不舞的人，男女夾雜坐在那裏。胡太太帶她進來了，隨便的向人點着頭，不知道誰是主人，也沒有人來招呼。兩人自走向那小客廳裏去。一個頭髮梳得烏油淋淋的西服少年，迎向前對胡太太腳底下望着，笑道：怎麼穿便鞋來的？胡太太笑道：我今天沒有工夫。那人笑道：爲什麼不來？今天有幾張很好的音樂片子呢。說着，將右手揚起來，中指按住了大姆指，對胡太太臉上遙遙的一彈，拍的一聲響，自走開了。魏太太看她臉上時，略帶微笑，並沒有對這人感到失態。這小客室裏，只有一套沙發，四個錦墊，人都坐滿了。兩人走進去，復又退出來。這時，一段音樂片子放完，舞伴放開了手，分別的向舞廳四週站着。魏太太心想，就是這麼個局面，這會有什麼很大的樂趣嗎？說到男人，那還罷了，摟抱着女人那總是佔便宜的事。說到女人，讓男人抱着跳舞，這也會有趣味？跳完了，連個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沒有。她以一個外行的資格，站在那垂花門邊。向舞場上的幾位女賓身上打量着。其中有個瓜子臉的女人，後腦披着十來股紐絲捲燙髮，穿件大紅銀點子的旗袍，胸前高挺了兩個乳峯，十分惹人注意。正好有個西裝男子，將她向一位穿制服的人介紹着，稱她是袁三小姐。她伸出手來和那人握着。遠處兀自看到手指上銀光一閃，這無須說，正是她手上戴了一隻

鑽石戒指了。魏太太這就知道她是范寶華的離婚夫人。這樣的全身繁華可知老范在她身上化了多少錢。再看看其他的女賓，雖不是個個都像袁三那樣華麗，可是穿的衣服，全是很時髦的，帶金鐲子那太不稀奇，手指上圈着鑽石戒指的，就還有三位。尤其是各位女賓穿的皮鞋，漏花幫子的，絆帶式的，嵌花條的，重慶鞋店玻璃窗裏的樣品，這裏全有。袁三穿的是雙硃紅絆帶式的高跟鞋子，套在白色絲襪上，那顏色像她那件紅色銀點旗袍，非常地刺激人的視官。魏太太很敏感的看了自己身上這件五成舊的花緞衣服，紅不紅，灰不灰，白又太白。穿的這雙皮鞋又是滿幫子，好像軍人穿的黃皮靴。這和人家打比，未免太相形見绌了。她正是這樣慚愧着，偏是好幾位女賓都把眼光向自己看來。她心想，這必是人家笑我落伍，我還老站在這裏作什麼。於是低聲向胡太太道：我們走罷。胡太太也看出了她偏促不安的樣子。以爲她不會跳舞的人對於這種場合，不大習慣。便點點頭引了她出去。轉身只走了兩步，後面有人叫道：怎麼走呢？胡太太。她們回過頭看時，是位穿西服，嘴唇上留有半圈短鬚子的人。胡太太笑道：我是陪這位魏太太來觀光的，劉先生自己沒有跳舞？他笑道：你若下場子我可以奉陪。魏太太初次來，我沒有招待，那太對不起，請到樓下去坐坐。我熬有一點真咖啡，是重慶不大容易得着的，喝杯咖啡走罷。說着，向魏太太笑着點頭。她明白了這是主人，人家所請的客人，都是珠光寶氣的太太小姐，自己這副形象，怎好意思加入人家的舞羣，便笑道：對不起，劉先生，我今天有事，改日再來拜訪劉太太罷。那主人有的是湊熱鬧的女賓，却也不怎樣挽留，笑着送到門廊下就止步了。魏太太再到胡家，他們家的男客已完全走了，主人讓到小客室裏來坐。重慶非大富之家經過八年的抗戰已沒有沙發椅。小康之家代替沙發的是柳條和藤片作的沙發式的矮椅子。胡家客室裏也是這種陳設，而且椅子上各加陰丹士林布的軟墊子。這種布也久已是成爲奢侈品的了。客室的另一角放着小圓桌子，上面蓋着挑花的潔白布桌毯，魏太太是久有此意，想買兩支極好的潔白布，作兩身內衣。也就因爲白布既極貴，而且也不大容易買到，把這事延誤了，倒不如人家胡太太拿了作桌布。因笑道

：你們家打算在重慶遷住個十年八載呢，還是這樣新添東西。胡太太道：這不算添東西呀？你看我們家，到晚上還有大批人馬來到，不能不讓人家有個落坐的地方。魏太太看圍着圓桌的椅子，也是新製的，顯然是最近的布置。魏端本階級相等的朋友，就沒有誰人家裏能預備一間客室。這胡家的客室，雖然就是這點傢具就擺滿了。可是牆壁上掛着字畫，桌上擺着鮮花瓶，並沒有客室裏不應當擺的東西，這可知道完全是作客室之用的。因笑道：胡太太，我很欣慕你。在重慶能過着這樣安適的日子，這不是容易的事。胡太太笑着搖搖頭道：並不安逸呀！我們胡先生也是不住的向我囉囉，老說我花多了錢。往後我也要少賭兩場了。說着，嘻嘻一笑。魏太太道：你怕什麼？有的是資本作金子生意。六個月對本對利大撈一筆，你輸不了。胡太太道：提起這事，我不要說過就忘了。陶太太的事我們怎樣辦理，她是要現錢，還是要支票？現款恐怕家裏沒有這樣多。魏太太道：你開明日的支票罷。讓她自己明日上午把金器拿來。她又沒有拿東西來。我帶了現款去，倒負有責任。胡太太對於這個說法，倒好像是贊成的。立刻進屋子去，又拿了個小紅皮箱出來，打開皮箱，取出了三個支票本子，挑了其中一個，摸出口袋裏的自來水筆，伏在圓桌上，開了張三萬元的支票。支票放在桌上，把小皮箱送進房去。再出來，却帶了印泥盒和圖章盒，在支票上蓋了兩個章，交給魏太太，笑道：這決不是空頭。魏太太心裏想着，這傢伙真有錢，而且也真會管理。支票和圖章不但不放在一處，而且也作兩回手續辦理。這便笑着點了兩點頭道：胡太太的事，沒有錯。你玩是玩了，樂是樂了，家裏日子過得十分舒服，手邊用的錢也十分順便，我應當向你學習學習。胡太太道：好哇！隨便那天來，我先教給你跳舞。魏太太道：我若是有你這個環境……唉！不說了。我到你這裏來一趟，我的眼睛受的刺激夠了，我不能再受刺激了。說着，將那支票揣在身上，扭轉身就走了。

七 買金子買金子

魏太太帶着滿懷的感慨，回到了家裏，事實上是和預定期間，多着兩三倍。楊嫂帶着孩子們都睡了。她心想，自己是個倒霉的人，這三萬元支票，別在身上揣丟了。因之並不就誤，就到陶家來。陶太太坐在電燈下，補襪子底呢。立刻放下活計相迎。魏太太笑道：你們陶先生也穿補底襪子？陶太太道：請問重慶市上，有幾個人的襪子底不是補的？魏太太道：其實，只要少輸兩回，穿衣服的錢都有了，別說是穿襪子。陶太太笑道：話是誰都會說，可是事臨到頭上，誰也記不起這個說法了。魏太太嘻嘻一笑，彎着腰在長襪統子裏，摸出了那張支票，遞給陶太太，因把在胡家接洽的經過，說了一遍。接着歎口氣道：有錢的人作什麼事都佔便宜，他們有法子用金子滾金子，現在是四兩，半年後就是半斤。你這金錫子若是不押了它，現在賣個三四萬塊錢，就可以買二兩黃金儲蓄券。到了秋天，你就帶兩隻錫子了。陶太太笑道：你也知道這個辦法，你一定買了。伯笙原來也是勸我這樣做的，可是我要爲孩子籌零用錢，我就顧不得檢便宜的事了。說着，她突然搖了兩搖手，把支票收到衣袋裏去。隔壁屋子，正是陶伯笙在說話。魏太太到那屋子裏來，見他將一張紙條放在桌上，用鉛筆在紙上，列寫阿拉拍字碼。他一抬頭笑道：昨晚上的事，真對不起，我又是一場慘敗。無論如何，要休息一個時期了。魏太太笑道：回來就寫帳，合伙買金磚嗎？陶伯笙哈哈大笑道：好大口氣。我也不過是和人跑跑腿而已。魏太太胡亂開句玩笑，却沒有想到他真是在算金子帳，便坐在旁邊椅子上問道：你有買金子的路子嗎？陶伯笙坐在桌子邊，本還是拿了鉛筆在手，對了紙條上的阿拉伯字碼出神，這就很興奮的放下了鉛筆，兩手按住了桌沿，望着魏太太道：怎麼着，你對這事感到興趣嗎？魏太太笑道：對發財的事誰不感到興趣？若不感到興趣，那也就怪了。可是我沒錢，一錢金子也買不到。陶伯笙正了臉色道：我不是說笑話，你何妨和魏先生商量商量，抽個十萬八萬，買四五兩黃金儲券也好。將來抗戰勝利回家去，也有點安家費。現在真是那話，勝利逼人來，也許明年這個時候，我們已經回到了南京。魏太太搖着頭道：你也太樂觀了。陶伯笙道：不管樂觀不樂觀，這是比「放比期」還優厚的利息，能

借到債也可以做的買賣呀！魏太太低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端本回家來了，我和他商量着試試罷。正說到這裏，有個矮胖子走進來。魏太太已知道他，他是給老范跑腿的李步祥，人家真要談生意經，自己也就只好走開了。陶伯笙和他握着手，笑了讓坐，因道：冒夜而來，必有所謂。李步祥笑道：在門外面我就聽到你和剛才出去的這位太太談買金子了。兄弟發財的念頭也不後人。陶伯笙起身敬了他一枝煙，又擦着火柴給他點上了，就因站在他面前的原故，低聲笑道：老兄，要買的話，打鐵趁熱，就是賜後天。我聽了銀行裏的人說：就在下月一號，金價要提高。今天的消息更來得急，說是政府看到買金子的人太多，下月就不賣了。李步祥噴了一口煙，笑道：我也是聽了這個消息，特意來向你打聽的。你既然這樣說了，我的事也就拜託你，你和老范去買的話，順便給我來一份。陶伯笙道：你找我，我還找你呢。我和老范託的那位包先生，是隔子打炮的玩意。他根本還得轉託業務科的人。幾百萬的本票，我可不敢擔那擔子，讓人轉好幾道手。乾脆，我去排班。我打算今晚晚上起個黑早，到中國或中央銀行門口去等着。你也有此意，那就很好，我們兩個人同去。站班有個伴，也好談談話。李步祥把手伸到帽子裏去，連連搔了幾下頭髮，搔得那帽子一起一落。原來他走進來就談金子，帽子都忘了撿下來呢。他笑道：站班，這可受不了。我到重慶來，除了等公共汽車，我還沒有排過班。爲了排班，什麼平價東西，我都願意犧牲。陶伯笙架了腿坐在床沿上，啣了枝煙捲在嘴角上。左手拿了火柴盒，右手取根火柴，很帶勁的，在火柴盒上一擦，笑道：難道說，買平價金子，你也願意犧牲嗎？說完了，方才將火頭點了煙捲深深的吸上一口。李步祥道：若是你陶先生西裝畢挺，都可以去排班，我李步祥有什麼不能去的。不過你拿幾百萬去買，雖然是人家的，怕這裏面，不有你很大的好處。我可憐，只拚湊了二十萬元，買他十兩金子而已。陶伯笙笑道：十兩還少嗎？我太太想買一兩，那還湊不出那些錢呢。這些閑話都不必說了。銀行是八點鐘開門，我們要六點鐘就去排班，晚了就擠不上前了。我們在那裏會齊？李步祥已把那枝煙吸完，他把桌上的紙煙盒拿起，又取了一枝來抽，藉以提起他攷慮

的精神。陶家這屋子裏，有兩把不排班的椅子，相對着各靠屋子的左右牆壁。李步祥面對了主人背靠了椅子，昂起頭來，一下子吸了五分長一截煙，然後噴出煙來笑道：我還得問明白了老兄，我們是到中央，到中國？還是到儲匯局？陶伯笙笑道：還是中央罷。聽說將來兌現金，還是由中央付出。爲了將來兌現的便利，就是中央罷。而且我的四百萬元本票，只有一張五十萬，是中央的。其餘有兩三家商業銀行。爲了他們交換便利，也是中央好。李步祥笑道：你真前後想個週到，連銀行交換票據你都替人家想到了。陶伯笙唉了一聲道：你知道什麼？你以爲這是在大梁子百貨市場上買襯衫襪子，交了錢就可以買到貨？這買黃金儲蓄券手續多着呢。往日還有個卡片，交給買主，讓你填寫姓名住址儲金的數量。自從買金子的人多了，卡片不夠用，銀行裏筆墨又鬧恐慌，這才免了這節繁文。可是你還得和他們討張紙條，寫好姓名數量，將錢交了上去。當時他給你個銅牌子，明日再去拿定單。你若是現款，那自然你以爲是省事。可是要帶上幾百萬元鈔票，你好帶，人家還不願意數呢。最好你是交中央銀行本票，人家只看看就行了。其次是各銀行的本票，他收到了本票，寫了帳，把你的戶頭登記了。本票交到交換科。交換是中央主辦的，其他國家銀行也是送到這裏來交換。交換科每天交換兩次，上午一次是十一點。交換科將本票驗了，若是商業銀行的話，還得算清了，今天他們並不差頭寸，這張本票，才算是現錢。交換科通知營業科，營業科交辦理黃金儲蓄的人開單子。這幾道手續，至少也得十二小時。若是你趕不上十一點鐘的交換時間，中央晚上辦理交換，第二天下午，才能通知營業科，你這定單，至早也得第三天才填好，所以我們必須上中央，而且要趕上午。這個月已沒有幾天了。萬一下月停止辦理黃金儲蓄，這兩日爭取時間，是最重要的事。李步祥聽了這篇話，茅塞頓開，將手一拍大腿道：真有你的，怪不得老范要你跑腿。你怎麼知道得這樣多？陶伯笙笑道：這年頭作生意不多多的打聽，那還行嗎？我除了在銀行裏向朋友請教而外，又在中國中央，親自參觀了一番。本來這件事還有個簡單辦法，就是託作來往的商業銀行代辦，並無不可。人家和國家銀行有來往，天天有買

賣。可是老范這人精細起來，却精細得過分。他原和三家商業銀行有來往。其中一家有點靠不住，他的存款都提出來了。其餘兩家也是拚命在搶購金子。他怕託這兩家銀行不十分賣力，會就誤了時間。反正有我這個跑腿的，就在銀行裏開了本票，讓我直接到銀行裏去買定單。反正是兩條腿，站他兩小時的班，這比輾轉託人情，向人陪着笑臉，總要好的多。我們這是拿着幾百萬元去存款，又不向人家借幾百萬，憑什麼那樣下賤去託人情呢？李步祥笑道：你說的這些話，我都明白了，不用說了。事不宜遲，我連夜湊款子，明天早上我們在中央銀行門口相會。陶伯笙道：你不是說，已經湊足了款子嗎？李步祥道：款子現成，全是現鈔。我聽到你說，銀行裏嫌數現鈔麻煩，我連夜和朋友去商量，去掉中央銀行的本票。若是掉不着本票的話，就是去掉換些大票子也好。陶伯笙道：這倒是個辦法。最好明天早上你來約我，我們一路到中央銀行去，排班也好排在一處。李步祥道：那也好，反正走你這裏過，彎路也有限。那末，我就走了。說着，他就起身走去。李步祥是個跑百貨市的小商人，沒有錢在城裏找房子住，家眷送在鄉下過日子，他却是在僻靜巷子裏一另堆棧的樓上。這原來是重慶城裏一所舊式公館。四進房子，被敵機炸掉了兩進半。商人將這破房子承租過來，索性把前面兩進不要。將舊磚舊料，把炸了的半進蓋個半邊樓。李步祥就是在這加做的樓上住着。破磚和石頭堆的坡式梯子，靠了屋邊牆向上升，牆上打個長方洞，那算是樓門。樓倒有一列樓廊，可沒有頂，又可算是陽台。舊式房子的屋頂，本來是三角形，屋簷前後總是很低。炸彈把這屋子炸去了半截，修理的時候，就齊那三角形的屋脊附近，由一面起了半截牆，牆上釘着木板，攔成半邊樓。這樣，樓的前面，高到屋脊，也就可以在板壁上開門開窗戶了。樓裏自然是前高後低，是斜形的，但臨窗放桌子，靠後牆鋪床，也起居如意。因為屋頂是斜的，爲了顯得裏面空闊些，全樓是通的，並不隔開，一字相連鋪了七八個床鋪，兩頭對面又各鋪了一張床。在這裏住的人，倒好像坐小輪船的半邊統艙。因為臨窗的桌子和靠牆的床，相隔只可走一個人。若有人放把椅子在桌上算賬，經過的人，必須跳欄競賽地斜了身子跨過

去。再加上箱子籃子盛貨的包裹，其雜亂也不下於一個統艙。李步祥走到這樓上，見不到罩子的禿頭電燈泡，掛水晶球似的，前後左右，亮着四盞。兩頭兩張三屨小桌，各堆了一堆椒鹽花生，配着幾塊下江五香豆腐乾，每張桌前，或站或坐，各有三四個人，互遞着一隻粗碗在喝酒，因為那股濃烈的香氣襲人，就是看不到碗裏有什麼，也知道是在喝酒的。他呵了一聲道：好快活，吃花酒。這堆棧裏一個年老的陳伙計，禿着頭，翹着八字鬚，臉上紅紅的。捲起他灰布長衫的袖子，正端了粗飯碗在抵酒。放下碗來，鉗了半塊豆腐乾，向他招招手道：來來來，李老板，我們划幾拳。李步祥的床鋪，在牛間樓的最裏面橫頭。這像坐統艙的邊鋪，是優待地位。他正要經過這兩個吃花酒的席面。走到陳伙計面前，見有兩張粗紙放在花生堆邊，紙上印着兩大團油暈，還有些醬肉渣子。便笑道：怎麼着，今天打牙祭？陳伙計笑道：什麼打牙祭？他們敲我的竹槓。李步祥道：那末必是老兄賺了一票，要不然，他們不會無緣無故敲你的竹槓。吃酒的人中有位劉伙計，便道：李先生，你要知道，你也該喝他四兩。陳先生令弟，由西康來，和他帶來三兩多金子。在西康不到三萬元收的，到了重慶作四萬五賣給別人了。那三兩金子，根本就是帶一萬多塊錢貨到西康去換來的。前後也不過四個月，他賺了個十倍轉灣，這還不該敲他一下嗎？陳伙計本來是端了酒碗待抵上一口，聽了這話，笑得牙齒露着，鬚子翹着，把碗裏的酒喝不下去，索興放下碗來，笑道：你不要聽他們誇張的宣傳。賺是賺了一點，那裏就賺得了許多呢？李步祥說着話，走到他的床邊，將壁上的西裝木架子取下，將身上穿的這套西服脫了掛上去，另在床底下箱子裏，將一套舊的青呢中山服穿起。原來在重慶的商人，只要是常在外面活動的，都有一套拍賣行裏買來的西服。就以這半個樓面上的住客而論，在家裏擠得像罐頭裏的沙丁魚，出去就換上了西服。你在街上遇到他，想不到他是住在這雞窩裏的。陳伙計看到李步祥換下了西服，倒想起了一件事。笑道：李先生出去跑市場，捨不得穿這套西服的？今天忙到這時候回來，有什麼好買賣？他毫不考慮，笑道：搶購黃金。陳伙計抓了把花生走過來塞到他手上，笑道：別開玩笑了。他是

江蘇人，瞥了這句京腔，那個開字和玩字，依然是刻字晚字的平聲，實在不如本腔受聽，全樓人都笑了。李步祥剝着花生，笑道：你以爲我是說笑話嗎？我是真事。明日一大早，我就到中央銀行去排班。明日上早操的朋友，希望叫我一聲。原來這樓上也有一位國民兵團的壯丁，是堆棧裏兩位學徒。他們沒有吃花酒的資格，各端了本川戲唱本，睡在床上念。就有個川籍學徒答道：要得。往常買平價布，趕汽車，（川人對乘船乘車，均曰趕）都是我喊人咯。陳伙計道：李先生真去買黃金儲蓄券。若等一天，我們一路去。李步祥道：我不說笑話。你若是打算買，那就越快越好。聽說下月一號，不是提高官價，就是停止辦理黃金儲蓄。這消息雖然已經外露，知道的人，還不算多，等到全重慶的人都知道了，你看，銀行門口怕不會擠破頭。所以要辦……，那位陳伙計，本已坐到那三層桌子邊，緩緩的剝着花生。聽了此話，突然向上一跳的站了起來，問道：李先生，這消息靠得住？李步祥倒不是像他那般緊張，依然坐在原位上，剝了花生米，落在右手掌心裏，張開嘴來，手心托了花生米，向嘴裏一拋，咀嚼着道：不管他消息真不真，決定了辦，明天就辦。早一天辦，拿了儲蓄券，將來就早一天兌現取金。有位坐在床上端酒碗的張老板，是個黑胖子，穿了西裝，終年頂了個大肚子，頗有大腹賈的派頭。談起生意經，倒只有他是陳伙計的對手。這時，他把酒碗放下，將五個指頭，輪流的敲着桌子，因微笑道：老兄，我剛才和你商量的話怎麼樣？你何必一定要買十兩？你手上有十五六萬先買他七八兩，等湊到了錢，再補二兩，那還不是一樣？老兄，你要知足，你一萬多塊錢，變成了三兩多黃金。黃金賣了十五六萬，再去作黃金。黃金賣了十五六萬，再去買黃金儲蓄，半年之得，有半斤金子了。陳伙計聽了滋開了牙齒，手摸了幾下鬍子，笑道：既然是對本對利的生意你爲什麼不幹。張胖子皺了眉，嘴裏縮着舌頭噴的一聲，表示惋惜之意，因道：我的錢都在貨上了，調動不開，手邊上只有兩三萬元，二兩都湊不上。說到這裏，陳伙計突然興奮着，站了起來，大聲問道：各位有放債的沒有？三千五千，八千一萬，我都借。半個比期，我一定奉還，只要能湊成四五萬塊錢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

我照樣出利錢，但我希望照普通銀行的規矩，七分或八分，不讓我出大一分就好。他這樣號召着。雖然有幾個人響應，但那數目，都只三千兩千。那最有辦法的張胖子，拖了個方檯子，塞在屁股後面，就在桌子邊坐下，在花生壳堆裏挑着完整的花生出來，慢慢的剝着吃，他却不說什麼。陳伙計望了他道：老張，真的，你有沒有現款？他這才笑道：老兄，賺錢的事個個想幹的啊！我有錢，我自己也去黃金儲蓄了。陳伙計道：我不相信你就只三萬現款。他慢慢的還是在剝花生，在花生壳堆裏找花生，而且還把喝光了酒的空碗，端起來聞上一聞。看他臉色沉着，好像是在打主意。於是大家也就沉默着，聽他發表什麼偉見。果然他挑出一粒花生，又向花生壳堆裏一扔，然後臉子一揚道：我倒有個有福同享的辦法。像湊錢買航空獎券一樣，現在我們在這屋子裏的人，除了自己有錢可以去買三兩五兩的不算。那只能買一兩八錢，或者連五錢都不夠買的，可以把款子湊起來。湊到十萬，我們就買五兩，湊到二十萬，我們就買十兩。記一筆總賬，某人出了錢多少，將來兌現，按照出的資本分賬。黃金儲蓄券，記着出錢最多的人姓名，由他開具收條，分交投資的，收據由他親自簽字蓋章爲憑。儲券也由他負責保存。大家不要以爲我出的主意，我想拿這儲券，我手邊只有現款三萬。我這個數目不會是最多數。他這樣說着，就有好幾個人叫着贊成贊成。有的說出二萬，有的說出一萬五千，那不夠一萬的，就再向別人去商量，借點小數來湊整的。都是這樣說，連五錢金子都定不到，那就沒意思了。那兩個川籍學徒，也由床上坐起來，不看川戲唱本了。一個問道：那天交款？張胖子道：打鐵趁熱，馬上交款。陳先生年紀最大，我們公推他臨時主席，款交給他。我們再推一個代表，明日一早到中央銀行去排班。由主席今晚交款子給他，他負全責去辦儲蓄。將來兌現的時候，大家奉送一筆排班費。這樣做，我覺得最公道也最公開。大家幹不幹？這時，除了陳伙計爲着湊不到款子，謝絕當臨時主席外，其餘的人一律同意。有的開箱子找錢，有的在衣袋裏摸索。那兩個川籍學徒，是這樓上最窮的份子，各各掏摸身上，都不過兩三千元。甲學徒向乙學徒道：別個都買黃金，我們就無分，我們也湊五錢

金子股本，要不要得？乙學徒向床上一倒，把那放在被褥上的川戲唱本，又拿了起來，答道：說儉子空話？我沒得錢，你也沒得錢。發財有命喀。甲學徒走過來，拉着他道：我和你咬個耳朵。（說私話也）於是低聲道：大司務老王有錢，我們各向他借四千。自己各湊一千，不就是一萬？乙學徒道：你去和他說嗎，碰他那個酒鬼的釘子，我不招困。那甲學徒倒是想到就辦，立刻下樓到廚房裏去了。約莫是十分鐘，有人就在門外叫道：買金子，買金子，要得嗎！門拉開，那個大司務老王進來了。他一張雷公臉，滿腮都是鬚樁子，在藍布襖子上繫着青布圍襟，手撈起了圍襟，只管揩擦着兩手，笑着問道：朗個的，打會買金子？我來一個，要不要得？張胖子笑道：好長的耳朵，你怎麼也知道了？老王道：確是，大家帶我一個。張胖子道：你搭上多少股本？老王道：今天我有三萬塊錢，預備帶下鄉去，交給我太婆兒，沒得人寫信，還在我身上。讓她多吃兩天吹兒紅苕稀飯，（吹吹，猶言可以吹動之米汁也。紅苕即番薯）不生關係，列個老子，我先買金子再說。三萬塊錢，買一兩五，過不到癮。我身上還有二千四百元零錢，我再到街上去借三千元，湊起四萬，買二兩。列個老子，半年後有四兩黃金，二天給我太婆打一隻赫大的金籬籠，（戒指也）她作一輩子的夢，這遭應了夢了，喜歡死她，列個老子，硬是要得。說着，他不住伸手抓雷公臉上的鬚樁子，表示了那番躊躇滿志。引得全樓人哈哈大笑。

八 半夜奔波

老王的這番話，引起了李步祥的心事。原是預備將二十萬元去向熟商人掉換本票的。一回到這樓上，大家討論買金子，把這件事情就忘了。這就叫道：老王，你上街借錢，我託你一件事。問問有大票子沒有？你若能給我換到二十萬五百元的票子，我請你喝四兩大麵。老王道：就是嗎。票子越出越大，就越用越小。五百元一張的算儉子，一千元一張的，現在也有了。拿錢來嗎，我去換。李步祥聽

到他說可以換了，倒是望着他笑了，因道：你的酒醒了沒有？老王道：你若是不放心，我們一路去，要不要得？銀錢責任重大，我也不願過手。李步祥聽他說，雖覺得自己過於慎重一點，但想來還是跟着他的好，於是把二十萬元放在皮包裏，跟着老王走上大街。就在這堆棧不遠，是兩家大紙煙店。老王走進一家是像自己人一樣，笑道：胡老板，我有點急事，要用幾個錢，借我三千元，一個禮拜準還你。這紙煙店櫃台裏橫了一張三層小帳桌，左邊一疊帳簿，右邊一把算盤。桌子上低低的吊了一盞白罩子電燈。胡老板也似乎在休息着這一日的勞瘁，小桌上泡了一玻璃杯子清茶，正對着那清茶出神。他坐着未動，掉過臉來，笑道：你有什麼急用，必定是拿了錢去，排班擠平價布。老王一擺頭道：我不能總是穿平價布的命呀。今天我要擺一擺闊，湊錢買金子。胡老板，你幫我這一次忙，隔天你要請客的話，我若不跟你作鸚鵡好川菜，我老王是龜兒子。這胡老板不免爲他的話所引動，離開了他的帳桌。走到櫃台面，望了他道：這很新鮮，你也打算作金子生意，你和我借三千塊買金子？你以爲是金子一百二十換的時候。老王含着笑正和他說着只借三千元的理由。眼桌後面的小門裏，走出來一個中年婦人，只看她穿着雪花呢旗袍，燙髮，手腕上帶着雕龍的金鐲子，一切是表示着有錢，趕得上大後方的摩登裝束。她搶問道：誰有金子出賣？她見李步祥夾了大皮包站在後面，她誤會這是個出賣金子的，只管望了他。老王笑道，沒有那個賣金子，買還買不到手哩。老板娘，你要買金子嗎？我去和你排隊，不要工錢，就是今晚上借我三千元，不要我的利息，這就要得。老板娘道：老王，你說話算話。就是那麼辦。你只要在銀行裏站班到八點鐘，我們有人替你下來，不就誤你燒中飯。胡老板道：他的早飯呢？老王道：我會找替工嗎。李步祥聽了，這又是個買金子的人。人家有本票有大票子，怕不會留着自已用，這大可不必開口了。同時，又感到買金子的人到處都是，料着明天早上，銀行裏是一陣好擠。有一次匯五萬元小票子到成都，銀行裏都嫌數票子麻煩。這二十萬元的數目，在大家擁擠的時候，人家也未必肯數。大梁子一帶，百貨商熟人很多，還是跑一點路罷。他自己覺得這是福至

心靈的看法。再不放慮，夾了皮包，就直奔大樑子。重慶城繁市區的夜市，到了九十點鐘，也就止了。大樑子是炸後還沒有建築還原的市場，當李步祥到了那裏，除了馬路的路燈而外，兩旁的平頂式的立體小小店舖，全已關了。好像斷絕煙火的土地廟大集團，夾了馬路休息着。然而他那股興奮的精神，決不因爲這寂寞有什麼更改。他首先奔向老友周榮生家。這位周老板，住在一家襪子店後面。只有一間僅夠鋪床的窄條矮屋子。除了那張床鋪，連方桌子也放不下，只在床頭，塞了一張兩屨小桌。可是他在鄉下的堆棧，却擁有七八間屋子。他是衡陽轉進重慶來的一位百貨商人，就是住在這百貨交易所附近，以便時刻得着消息。他流動資金不多，並不收進。但他帶來的貨色，他以爲還可以漲個兩倍三倍，甚至七倍八倍，他却不賣出。尤其是這最近半個月裏，因戰局逐漸好轉，百貨下跌。他和七八位和衡陽進來的同業，訂了個君子協定，非得彼此同意，所有帶來的貨，決不許賣出。在民國三十四年春季，他們合計的貨物，約可值市價三萬萬五千萬。若是大家把貨拋出，重慶市場消化不了，可能來一個大慘跌。那是百貨同業自殺的行爲了。所以他住在這裏，沒有什麼大事做，每天坐茶館打聽行市。這時，他買了一份晚報，躺在床上對了床頭懸下的禿頭電燈泡看。大後方缺紙，報紙全是類似太平年月的草紙印的。油墨又不好，不是不清楚，就是字跡力透紙背。他戴起了老花眼鏡，兩手捧了報，正在研究湘桂路反攻的這條消息。李步祥在門外叫道：周老板沒有出門嗎？他已聽出是李步祥的聲音，一個翻身坐起來道：請進來，忙呀！晚上還出門。周老板走進他屋子，也沒有個樣子椅子可坐，就坐在他床鋪上。周老板雖然擁資七八千萬，自奉還是很薄，這床鋪上只有一條毯子和一床被。李步祥將皮包放在床鋪上，他已能感覺硬碰硬的有一下響。便笑道：周老板，你也太省了，床鋪上褥子都不墊一床。他在床頭枕下，摸出了紙煙火柴，取一枝紙煙敬客，搖搖頭道：談不上舒服了，貨銷不出去，一家逃難來川的人，每月用到二三十萬。連衣服也不敢添，還談什麼被服褥子。李步祥一聽，感覺到不妙。一開口他就哭窮，他怎肯承認有本票有大鈔票？口裏吸着他敬的那枝煙，一股又辣

又臭的氣味，衝進了嗓子眼，他只好手鉗着煙枝，不吸也不丟下，沉默了兩分鐘，然後笑道：若是周老板嫌貨銷不動的話，我多少幫你一個忙。明天我和你推銷一批貨。今天晚上我先和你作點生意，批三打襯衫給我。我立刻付款。周榮生笑道：我就猜着李老板冒夜來找我必定有事。實不相瞞，貨是有一點，現在正是跌風猛烈的時候，我怎樣敢出手？李步祥笑道：那麼，你不怕貨滯銷了。周榮生也就感到五分鐘內，自己的言語，過於矛盾。抬起他的手，還帶了半邊灰布薄棉袍的袖子，亂搔着和尚頭，微笑着把頭搖了幾下。李步祥道：滇緬公路，快要打通，說不定兩個月內，仰光就有新貨運進來。周老板，你老是捨不得把貨脫手，那辦法妥當嗎？老范的事情，你聽見說了吧？周榮生道：聽見的，他不幹百貨了，把款子調去買金子。這倒是個辦法。可是我不敢怎樣做。我若把我的東西一下拋出去，我敢說百貨市場上要大大的波動一下，價錢不難再跌二三成。越跌，越銷不出去，別人有貨的，也跟着向下滾，那我是損人不利己。我若今天賣一點，明天賣一點，那能抓到多少款子，而且聽說下個月金子就要提高官價了，月裏沒有了幾天，無論如何來不及了。一個很好的機會，失了真是可惜。說着，他又抬起手來摸和尚頭。李步祥笑道：我倒不是想發大財，檢點兒小便宜就算了。我也實不想瞞，明天早上，我要到銀行裏去作十兩黃金儲蓄。只是手邊上全是些小額鈔票，恐怕在銀行交櫃的時候，他會嫌着麻煩而不肯點數。周老板手上若是有本票或者大額鈔票的話，換一點給我好不好？周榮生突然站起來，拍着手笑道：李老板，你把我看得太有辦法了。沒事，我關了幾十萬現款在身上放着。他那滿臉肥的鬍子，都因他這狂笑，笑得有些顫動。李步祥碰了他這個軟釘子，倒弄得很難爲情。便笑道：那是你太客氣了。你隨便賣一批貨，怕不有百十萬。我是猜你或者賣了一批貨。其二呢？我也有點好意。我想，反正我明天是站班站定了。若是你周老板也有這個意思，我就順手牽羊和你代辦一下。多的你不必託我，自己會去辦。若是十兩二十兩的話，我想你放心吧款子交給我的。周榮生正是心裏訕笑着李步祥的冒昧，聽了他這個報告突然心裏一動，便站定了向他望着道：明天你真

去排班？李步祥道：若不是爲排班我何必冒夜和你掉換票子呢？他說着，手取了皮包，就站將起來道：天已不早了，我得趕快去想法子。周榮生道：你再坐幾分鐘，我們談談。說着，他就把那紙烟盒拿起來，又敬李步祥一支煙，而且把他手上挾的皮包抽下來，放在床舖上。笑道：我也是這樣想着，暫時找不到大批款子，就買他十兩二十兩，那又何妨。但是我倒要打聽一下，一個人排班，可以來兩分嗎？李步祥兩指夾了紙烟，放在嘴角裏碰了一下，立刻放下，斜眼望了他，見臉上帶了幾分不可遏止的笑容。心裏就想着，這傢伙一談到錢，就六親不認，我剛才是說和他將錢掉錢，又不是向他借錢，他推託也不推託一聲，就哈哈給我一陣冷笑。他少不得要託我和他跑腿，明的依了他，暗地必須要報復他一下。因笑道：這又不是領平價米買平價布，這是響應國家儲蓄政策，他要人排班，是免得擠亂了秩序。至於你一個人儲蓄幾分，他何必限制？並沒有聽到說，限制人儲蓄多少兩。那末，五十兩來一分的可以來，十兩來五分的，有什麼使不得。開的是飯店，難道還怕你大肚子漢。說着，他又將皮包提起來，點了頭說聲再見，周榮生一把將他的衣袖抓住，笑道：你忙什麼的？我們再談幾句。李步祥將手拍了皮包道：我這裏面帶了二十萬小額鈔票，夜深了，夾了個大皮包，滿街去跑，那成什麼意思呢？再見罷。說着，扭轉身子就要走。周榮生還是將他的衣襟拉着，笑着點頭道：不忙，不忙，換鈔票的事，我和你幫忙就是了。李步祥道：你不是說你沒有現鈔嗎？周榮生拉長了嘴角，笑得鬍樁子直豎起來，抱了拳頭拱拱手道：山不轉路轉，我沒有現款，我還不能到別處去找款嗎？你在我這裏寬坐十分鐘，我去找點現款來。縱然找不到本票，我也想法去弄些五百元一張的大票子來。李步祥覺着獲得了勝利，倒不好意思再撇扭了，笑道：我的事，怎好要你老兄跑路哩？周榮生連說是沒關係，安頓着他在屋裏坐下，立刻出去了，出門之後，却又回頭向屋子裏探望着，笑道：老兄，你可要等着我呀。李步祥答應了，他方纔放心而去。約莫是十五分鐘，周榮生滿臉是笑的走了進來，手裏還捏了個小紙捲，他先把紙捲透門，裏面是兩支紙煙，笑道：老兄，我請客，我在紙煙攤上，特意給你

買了二枝駱駝牌來。這是盟軍帶來的玩意，我還沒有嘗過呢。他說着請客，真是請客，這兩枝煙全數交給了客人，自己沒有取用。接着在懷裏掏出個手巾包，像是綑着一條鹹麵包似的。將手巾包打開，裏面果然是兩大捆大額鈔票，有二十元的關金，五百元的鈔票，最小額的也是十元關金。一捲一捲的用麻繞綁好。這日子，大後方的關金，還沒有離開紅運。李步祥正驚訝着，他十幾分鐘，就怎麼弄來許多鈔票。可是那鈔票中間還有個變成黃醬色的皮夾子呢。皮夾子的按鈕，大概是不靈，將一根細帶子，把那皮夾子綑了。他解開皮夾子上的帶子，透開皮夾，見裏面是字據鈔票發票什麼都有。他在字據裏面，尋出個白紙扁包兒，再透開，裏面是中央銀行三張本票。他將那本票展給李步祥看是兩萬元的兩張，十萬元的一張，笑道：你看，這不和你所要換的款子，相差得有限嗎？李步祥道：這帶來的錢，可就多了。周榮生拱拱手道：你明天不反正是排班嗎？我就依你的勸，也來個二十兩。一時還湊不到許多錢，明天早上，我到銀行裏去，把錢給你，也免得你晚上，負責保管的責任。李步祥也只有微笑。周榮生却誤會了他的意思。因道：老兄，你覺得我這錢怎麼一下子就拿來了，不是借來的嗎？我就不妨明告訴你，錢是那裏弄來的。這裏的凱旋舞場經理，和我有點來往，我是在他那裏拿的。我在舞場裏面，還碰到了袁三。下次見着了，你問問她看，是不是見着了？李步祥聽他這話，倒不覺靈機一動，笑道：我只要你肯幫我忙就很感謝，我何必問你這錢是那裏來的呢？說着，他打開皮包，取出了帶着的現款，和周老板交換鈔票。周老板却是細心，將二十萬元小額鈔票，一張張的點數，每點一萬，放作一疊。直到排好了二十疊，又把疊數，重新點驗過一番。這足足消磨了三十分鐘，李步祥只有坐在旁邊床舖上瞪了眼望着。等他點驗完了，這才笑問道：周老板，沒有什麼錯誤嗎？周榮生笑道：你李老板的款子，還會有什麼短少嗎？李步祥道：那末，我現在要告辭了。周榮生倒覺得他這樣追着一問，好像有點毛病，於是又把這左手捏的二十疊票子，用右手論疊的摺着數了一遍，笑道：沒有錯。李步祥笑着走出襪子店，在大街上搖着頭，自言自語的道：這傢伙真小氣，怎麼

也發了這樣大的財？說完這句話，遙遠的聽到有人咳嗽一聲，正是厲榮生的聲音，他趕快的就走。由這裏直穿過一條街，就是凱旋舞廳。這是重慶市上，唯一的一有夜市所在。紅綠的電燈泡，嵌在油漆的門框上，排成個彩圈。遠在街上，就聽到一陣西洋音樂聲音傳了出來。這種地方，他戰前就沒有去過，不知道進門有什麼規矩沒有，這麼一猶豫，他未免放緩了脚步，恰好有三個外國兵，笑嘻嘻的走進去。他想，這地方有了外國人，更是有許多規矩，自己穿這麼一身破舊的中山服，是不是可以走進去呢？越考慮，胆子可就越小了，慢慢的走到那大門邊，却又縮腳走了回來。他自己心裏轉着念頭道：找袁三，也不過是碰碰機會的事。她未必在這裏面。就是找着了她在跳舞場上，也不是談生意經的所在，算了，回去罷。他自己感到這個想頭是對的，就打算向回家的路上走。忽然有人在身後叫道：那不是李老板？他回轉頭來一看，正是袁三小姐。便點着頭道：好極了。在這裏遇到了三小姐。她站在電燈照耀的舞場門口，向他招了兩招手，笑道：過來。老范有什麼話託你轉告我嗎？李步祥就近兩步笑道：我有點事和三小姐商量商量。特意來找你來了。袁三搖搖頭道：那不對吧？我走出門來的時候看到你向那邊走的。李步祥笑道：誰說不是？我沒有進過舞場，走到門口沒有敢進去。袁三笑道：你這塊廢料。說罷，有什麼事找我？李步祥回頭看看，身後並沒有人，笑道：實不相瞞，這兩天我犯了一點財迷。聽說下個月一號，黃金就要漲價了。我們得搶着買。我想明天到銀行裏去排班，要買點黃金儲蓄。不過直到今天下午，我還只湊到了十來萬元，想買十兩，還差點款子。三小姐，你能不能幫我一點忙，借幾萬元給我。我多則半個月，少則一禮拜……袁三不等他說完，攔着道：什麼多則少則，我向人家借錢，向來就沒有打算還，要不然，你袁三小姐，沒有田地房產，又沒有字號買賣，這日子怎麼過？人家借我的錢我也不打算叫人家還。你說，你打算借多少？說着，她將薄呢大衣的領子，向上提了一提，人就在街上走着。她穿的是跳舞的高跟皮鞋，路面是不大平的，她走得身子前仰後合，李步祥看着，這簡直就是跳舞。加之夜靜了，空氣沉寂着，她身上那化妝品的香氣，一陣陣的向

人鼻子裏送着。他不敢隨着袁小姐太近了，在五六尺以外跟着。袁三站住了，回轉身來問道：怎麼回事，你怕我吃了你嗎？走得這樣遠，你說什麼，我簡直沒有聽到。李步祥只好走近了兩步，笑道：我沒有開口呢。袁小姐說是我借錢不打算還，那讓我說什麼是好呢？袁三道：這是我的話，你不要管，你說，你打算和我要多少錢。反正這樣深夜讓你來找我借錢，不能要你白跑。李步祥道：那末，三小姐借我五萬元罷。她搖搖頭：不行，那太多了。送你兩萬。我有個條件，今晚這街上找不到車子，不知什麼事，車子都躲起來了。你送我回家，行不行？說着，把夾在脅下的皮包抽出，打開來，隨手抽了兩疊鈔票交給他。李步祥的目的雖不止這些，但有了兩萬元，又可多買一兩金子，她說了不用還，白檢的東西，倒不必拘謹。於是道了聲謝，將款子接過。袁三道：你隨着我走罷，沒有關係。我在跳舞廳裏摟着男人跳舞，也算不了什麼。你跟着後面，你會怕有人說你閑話。就有這個閑話，人家說是有一天晚上，李步祥跟着袁三由跳舞廳裏出來，在馬路上同走。你想，這就是個謠言，你也聽福不淺。你不覺着人家說袁三和你有關係你感到有面子嗎？李步祥哈了一聲，接着說了三個字，我的天。袁三也就嗤嗤的笑了，向他招招手道：廢料，來罷。李步祥真不敢再說什麼，像鴨子踩水似的，跟了她後面，穿過幾條街巷。但默然的不敢說話。但是果然不說話，又怕袁三見笑，只是偶然的咳嗽一半聲。怎麼是半聲呢，因他的嗓子使勁不大，沒有咳嗽得出來。袁三在路上，倒笑了好幾回。到了她的門口，她笑道：李老板，夠你作整子的了，你回去罷。李步祥如得了皇恩大赦，深深的點了個頭，回身向寓所裏走。他在路上寂寞的走着，也就不斷的想了心事消遣。他想着，本來是碰碰運氣，想着未必就向袁三借得到錢，倒不料居然借得了兩萬元。她借四萬也好，可以多買二兩金子。她只借兩萬，現在連自己的老本是買十一兩，這數目字不大合胃口，若能買十二兩，湊成一打的數目就比較有趣。話又說回來了，白檢一兩金子，六個月後，錢又翻個身，也總是有趣的事，想着想着，他自己笑起來了。身旁忽然有人問道：作儉子的？看時，是街上站的警察，因站住道：作買賣的回家去，有事問我

嗎？警察道：你爲儉子個人走路，個人發笑？李步祥道：我在朋友家裏來，他們說了許多笑話，我走着想了好笑。警察道：我怕你是個瘋子。李步祥笑道：我一點不瘋，多謝瞭照了。他點個頭走去，他又想着，還是規規矩矩的走罷。這樣夜深，身上帶了二十幾萬現款，可別出了亂子。這樣想着，也就沉靜的，緩緩走回寓所。但他已不敢走小巷子，繞了路順着電燈明亮的大街走。經過一個長途汽車站，見十來個攤販，亮着化石燈在風露下賣食物，起半夜買車票的人，紛紛圍着擔子吃東西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是沒有吃晚飯到陶伯笙家去的，以後就忙着談金子的事，還沒有吃飯呢。面前一副擔子是賣豆漿的，鐵鍋裏熱氣上升。有個人端了碗豆漿泡着粗油條吃，不覺胃裏一陣飢火上湧。可是想過去吃點東西，那回家是太晚了。附近也有個爐子，鐵絲絡上，烤着饅首。瞧在眼裏，不由得饑出水來，正想掏錢去買兩枚。但想到皮包裏的錢，整疊的包紮在一束，若掏出二十來萬元來，抽出兩張小票子來買東西，夜深行路有背財不露白之戒。這個險冒不得，就忍着餓走了過去。

九 排 隊

這位冒夜爲買金子而奔波的李老板，精神寄託在金子翻身的希望上，累不知道，餓也不知道，逕直的帶着二十萬款子，奔回寓所去。這個堆棧裏的寓公，買金子的分量不多，到了這樣夜深，大家也就安息了。李步祥到了那通樓裏面時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，他想對那兩個學徒，打個招呼，站在屋中間向那床舖上看去，見他們睡着動也不動，呼嚕呼嚕，各打着鼾呼聲。心想人家勞累了一天，明日還要早上去上操，這就不必去驚動他們了。加之自己肚子還餓着，馬上就睡也可以把這餓忘了。他匆匆的脫了衣褲，扯着床舖上的被，將頭和身體一蓋，就這樣的睡了。不多一會江夫，同寓的人大家笑着喊着，李老板買十兩金子，銀行裏弄錯給寫了二百兩，這財發大了，請客請客。他笑道：那裏有這話，你們把銀行行員看得也太麻糊了。口裏雖是這樣說着，伸手摸摸衣袋裏，覺得就是幫幫硬的東西塞

滿了。順手掏出來一塊就是十兩重的一條金子。同寓的人笑道：這可不是金子嗎？請客請客。說請客，請客的東西也就來了。廚子老王將整大碗的紅燒肉，和整托盆的白麵饅頭，都向桌子上放着。李步祥順手取了個大饅頭，筷子夾着一大塊紅燒肉，就向口裏塞了進去，肉固然是好吃，那饅頭也格外好吃，吃得非常的香，忽然有人叫道：你們那個買黃金？這是國有的東西，你們犯法了，跟我上警察局。李步祥聽到這話，大大的嚇了一跳，人被提去了不要緊，若是所有的黃金都讓人抄了去，那豈不是白費一場心力。焦急着，就要把枕頭底下的金子拿起了逃跑。不想兩腳被人抓住，無論怎樣掙不脫。直待自己急得打了個翻身，這才明白，原來是在床上作夢呢。警察捉人的這一驚，和吃饅頭夾紅燒肉的一樂，睜眸躺在床上，還是在眼前擺着一樣。買金子的事罷了，反正錢在手上，自己還沒有去買呢？只是那白饅頭紅燒肉的事，可叫人忘不了，因為醒過來之後，肚子裏又鬧着飢荒了。那夢裏的紅燒肉，實在讓人欣慕不置。他急得嚥下了兩次口水，只好翻個身睡去，朦朧中聽到那兩學徒，已穿衣下床，這也就猛可的坐了起來。甲學徒笑道：說到買金子，硬是比我們上操的命令還要來得有勁咯，李先生都起來了。李步祥看看窗子外面還是漆黑的。因道：我是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我還要去叫醒一個朋友呢。他說着，心裏是決定了這樣辦，倒也不管人家是否訕笑。先就在床底下摸出臉盆手巾漱口盂，匆匆的就向灶房裏去。這灶房裏爲着早起的兩位國民兵，常是預備下一壺開水，放在灶上，一鉢冷飯，一碟鹹菜，用大瓦盆扣在案板上。重慶的耗子，像麻雀一樣多，像小貓一樣大，非如此，吃食不能留過夜。李步祥是知道這情形的，扭開了電燈，接着就掀開瓦鉢子來看。見了大鉢子扣着小鉢子的白米飯，他情不自禁的，就抓了個飯團塞倒嘴裏，嚼也不會嚼，就一伸頸子嚥了下去，這覺得比什麼都有味，趕快倒了冷熱水。將臉盆放在灶頭上漱洗，自然只有五六分鐘，就算完畢，這就拿了筷子碗，盛了冷飯在案板前吃。兩個學徒也都拿了臉盆來了。甲笑道：我還只猜到一半咯，我說灶上的熱水李先生要倒光。想不到這冷飯把李先生也吃。不忙，滲點開水嗎。我們不吃，也不生關係。李步祥

聽了，倒有點難爲情，因笑道：實不相瞞，昨晚我忙得沒有吃飯。簡直作夢都在吃飯。兩個學徒，自不使和他再說什麼。李步祥吃了兩碗冷飯，也不好意思再吃了。再回到樓上，打算把那位要去買大批黃金儲蓄的陳先生叫醒。到那床頭面前一睜，卻是無人，而且舖蓋捲也不會打開，乾脆，人家是連夜去辦這件事去了。他這一刺激，更透着興奮，便將皮包裏現鈔，重複點數兩遍，覺得沒有錯誤了，夾着皮包就向大街走。這正是早霧瀰漫的時候不見天色。因爲重慶春季的霧和冬季的霧不同。冬季是整日黑沉沉的，像是將夜的時間。春季的霧起自半夜，可能早間八九點鐘就消失，它不是黑的，也不會高升，只是白茫茫的一片雲烟，罩在地上。在野外，並可以看到霧像天上的雲團，捲着陣勢，向面前撲來。天將亮未亮，正是霧勢濃重的時候。馬路兩旁的人家，全讓白霧埋了，只有面前五尺以內，才有東西可以看清。電桿上的路燈，在白霧裏只發出一團黃光，路上除了趕早操的國民兵，偶然在一處聚結，此外都是無人。李步祥放開了步子，在空洞的大街上跑，逕直的向陶伯笙家走去。到了那裏，天也就快亮了，在雲霧縹緲裏面，那雜貨店緊緊的閉上了兩扇木板門。他雖然知道這時候敲人家的店門，是最不受歡迎的事，可是和陶伯笙有約，不能不去叫起他。只得硬了頭皮咚咚的將門搥上幾下，到底陶伯笙也是有心人，在他敲門不到五分鐘，他就開門迎他進去了，經過那雜貨店店堂的時候，櫃台裏搭着小舖睡覺的人，却把頭縮在被裏唧咕着道：侖子事這樣亂整？那裏有金子搶嗎？李步祥跟着主人到屋子裏，低聲問道：他們知道我們買金子？陶伯笙笑道：他們不過是譬方話說說罷了。說着自行到廚房裏去鹽水洗臉沖茶，又捧出了幾個甜麵包來，請客人用早點。李步祥道：昨晚上也沒有吃晚飯？這一晚，可真餓得難受。陶伯笙倒不解何以有此一問，正詫異着，還不會回問過來。却聽到門外有人接嘴道：陶先生還沒有走啦，那就很好。隨着這話進來的是隔壁魏太太。陶伯笙笑道：啊！魏太太這樣早？她似乎長衣服都沒有扣好，外面將呢大衣緊緊的裹着，兩手插在大衣袋裏。她扛了兩扛肩膀，笑道：我不和你們犯了一樣毛病嗎？陶伯笙道：魏太太也預備作黃金儲蓄？要幾兩？你把錢

交給我罷，我一定代勞。魏太太搖搖頭道：日子還過不下去，那裏來的錢買金子？我說和你們犯一樣的手病，是失眠症，並不是黃金迷。陶伯笙道：可是魏太太這樣早來了必有所謂。她笑了一笑道：那自然。有道是不爲利息，誰肯早起？我聽說你是和范先生辦黃金儲蓄的，今天一定可以見到面。我託你帶個信給他。我借他的兩萬元，這兩天，手上實在是窘，還不出來，可否讓我緩一步還他？陶伯笙笑道：賭博場上的錢，何必那樣認真？而且老范是整百兩買金子的人，這一點點小款子，你何必老早的起來託我轉商？我相信他不在乎。魏太太道：那可不能那樣說。無論是在什麼地方，我是親手在人。家那裏借了兩萬元來的。借債的還錢……陶伯笙正在檢理着本票現鈔，向大皮包裏放着。他只怕這大數目有什麼錯誤，不願魏太太從中打攪，便搖手攔着道：你的意思，我完全明白，不用多說了。我今天見着他，一定把你的話轉達，可是我要見不着他呢，是不是耽誤你的事？你這樣起早自然是急於要將這句話轉達到那裏去。我看你還是自己去一趟罷。我寫個地點給你。說着，他取出西服口袋裏的自來水筆，將自己的卡片，寫了兩行字在上面。因道：上午十一點到十二點，下午三點到五點，他總會。在寫字間坐一會子的。魏太太接過名片看了一看，笑道：老范還有寫字間呢。陶伯笙道：那是什麼話。人家作到幾千萬的生意，會連一個接洽買賣的地方沒有嗎？他口裏雖然是這樣說話，手上的動作，還是很忙的。說着，把皮包夾在脅下，手裏還捏了半個小麵包向嘴裏塞了去。魏太太知道人家是去搶買金子，事關重大，也就不再和他說話。陶伯笙匆匆的走出大門，天色已經大亮。李步祥又吃了三個小麵包，又喝了一碗熱開水，肚子裏已經很是充實。跟在陶伯笙後面，由濃霧裏鑽着走。街上的店戶，當然還是沒有開門，除了遇到成羣的早操壯丁，還是很少見着行人。陶伯笙道：老李，現在還不到七點鐘，我們來得早一點了吧？他笑道：我們挨廟門進，上頭一炷香，早早辦完了手續回家，先苦後甜不也很好嗎？陶伯笙道：那也好，反正走來了沒有走回去之理。兩人穿過了兩條街，見十字街頭，有羣人影子，在白霧裏幌動，其初也以爲是上早操的。到了附近，看出來了，全是便裝市民，而且有

女人，也有老人。他們挨着人家屋檐下，一字兒成單行站着。有些人手上，還捏着一疊鈔票。陶伯笙道：怎麼着，這個地方也可以登記嗎？李步祥哈哈笑道：老兄，你也不看人家穿些什麼衣服，臉上有沒有血色嗎？他們全是來擠平價布的。你向來沒有起過大早，所以沒見過。這前面是花紗局一個平價供應站，經常是每日早上，有這些人來排班擠着的。擠到了櫃台邊每人可以出六七成的市價買到一丈五尺布。布有黑的，有藍的，也有白的，但都粗得很，反正我們不好意思穿上身，所以也就不會注意到這件事。陶伯笙聽他這話，向前走着看去，果然關着鋪門的門板上，貼了不少佈告，機關沒有開門，那機關牌子，也就沒有掛出來。那些在屋檐下排班的市民，一個挨着一個，後面人的胸脯緊貼了前面人的脊樑，後面人的眼睛望了前面人的後腦杓，大家像是發了神經病似的這樣站着。陶伯笙笑道：爲了這一丈五尺便宜布，這樣早的在這裏發呆，穿不起新衣服，就少穿一件衣服罷。李步祥道：你這又是外行話了。在這裏擠平價布的人，那裏全是買了布自己去穿？他們裏面，總有一半是作倒把生意的，買到了布，再又轉手去賣給別人。陶伯笙道：這不是要憑身分證，才可以買到的嗎？他道：有時候也可以不要身分證。就是要身分證，他們配給的人，根本是連罵帶喝，人頭上遞錢，人頭上遞布，憑一張身分證，每月配給一回，既不問話，也不對相片。倒把的人，親戚朋友裏面，什麼地方借不到身分證？所以他們每天來擠一次，比作什麼小生意都強。他還要繼續的談。陶伯笙猛可的省悟過來，笑道：老兄，我們來晚了，快走罷。你想只一丈五尺平價布的事情，人家還是這樣天不亮來排班，我們作的那買賣，怎麼能和這東西打比，恐怕那大門口已是擠破了頭了。李步祥說句不見得，可也就提開了脚步走。一口氣跑到中央銀行附近，在白霧漫漫的街上，早看到店鋪屋檐下，有一串排班的人影，陶伯笙跌着腳先說聲糟了。原來重慶的中央銀行，在一條幹路的橫街上，叫打銅街。這條橫街，只有三四幢立體式洋樓。他兩人一看這排班的人，已是拉着一字長蛇陣轉過灣來，橫灣到了幹路的民族路上。兩人且不排除，先站到了橫街頭上，向那邊張望一下。見那長蛇陣陣頭，已是伸進到白霧裏

去，銀行大門還不見呢。但二人依然不放心這個看法，還是走向前去。直到銀行門外，看清楚人家是雙扉緊閉。站在門外的第一個人，二十來歲，身穿藍布大褂，端端正正的，將一頂陳舊的盆式呢帽，戴在腦袋頂上，像個店伙的樣子。陶伯笙低聲道：老李，你看，這種人也來買黃金儲蓄。他笑道：你不要外行。這是代表老板來站班的。到了時候，老板自然會上場。我們快去上班罷。說着，趕快由蛇頭跑向蛇尾。就在他們這樣走上去的時候，就有四五個人向陣尾上加了進去。陶伯笙道：好！我們這觀陣一番，起碼是落伍在十人以後了。於是李先生在前，陶先生在中，立刻向長蛇陣尾加入。這是馬路的人行便路上。重慶的現代都市化，雖是具體而微的，但因爲和上海漢口在揚子江邊一條線上，所以大都市裏要有的東西，大概都有。他們所站的是水泥面路，經過昨晚和今晨的濃霧浸潤，已是濕黏黏的。而空間的宿霧，又沒有收盡，稀薄的白烟，在街頭移動，落到人身上和臉上，似乎有一種涼意。陶李二人初站半小時的一階段，倒沒有什麼感覺，反正在街上等候長途汽車，那也是常事。可是到了半小時後，就漸漸的感到不好受。第一是這個站班，不如等汽車那樣自由，愛等就等，不等就叫人力車走，現在站上了可不敢離開，回頭看看陣脚，又拉長了十家鋪面以上，站的陣尾，變成陣中段了。這越發不敢走開，離開再加入，就是百十個單位的退後。第二是這濕黏黏的水泥便道和人脚下的皮鞋硬碰硬，已是不大好受，加之有股涼氣由腳心裏向上冒。讓人極不舒服。說也奇怪，站着應該兩條腿吃力，站久了，却讓脊梁骨也吃力。坐是沒有坐的地方的，橫過來站着，又防礙着前後站着的人，唯一的法子，只有把身體斜站着。斜站了不合適，就蹲在地下。陶伯笙是個瘦子，最不能讓身體受疲勞。他這樣站班，還是第一次，在不能支持的情況下，只好蹲着了。可是他個子小，蹲了下去，更顯着小，整條長蛇陣的當中，有這麼個人蹲着，簡直沒有人理會腳底下有人。但在人陣當中蹲下去一個人，究竟是有空擋的。陶伯笙的前面是李步祥，是個胖子，倒可抵了視線。他後面恰是個中年婦人，婦人後面，又是個小個子，在最後面的人，看到前面有空擋，以爲有人出缺，就向前推，那婦

人向前一歪，幾乎壓在陶伯笙身上。嚇得他立刻站了起來，大叫道：擠不得，亂了秩序，警察會來趕出班去的。那婦人身子扭了兩扭，也罵道：擠什麼？她接着說了句成語道：那裏有金子搶嗎？人叢中有兩位幽默的笑道：可不就爲了這個，前面中央銀行裏就有金子。不過搶字加上個買字罷了。不爲搶金子，還不來呢。於是很多人隨着笑了。李步祥回轉頭來向陶伯笙道：硬幫幫事挺挺站在這裏，真是枯燥無味。來一點噱頭也好。老陶沒有說什麼話，笑着搖了兩搖頭。又是二十分鐘，來了救星了。乃是賣報的販子，脅下夾了一大疊報，到陣頭上來作投機生意。陶李兩人同時招手，叫着買報。可是其他站班的人，也和他二人一樣，全覺得無聊，急於要找報紙來解悶，招着手要報的人，就有全隊的半數。那報販子反正知道他們不能離開崗位，又沒有第二個同行。他竟是挨着單位，一個個的賣了過來。好容易賣到身邊，才知道是重慶最沒有地位的一張報紙，平常連報名字都不大聽得到。但是現在也不問它了，兩人各買了一張，站着捧了看。先是看要聞，後是看社會新聞。戰時的重慶報紙，是沒有副刊的，最後，只好看那向不關心的社論了。直把全張報紙看完，兩手都有些不能負荷，便把報折疊了，放在衣袋裏。陶伯笙向李步祥搖頭道：這日子真不容易挨，我覺得比在防空洞裏的時候要難過些。李步祥笑道：那究竟比防空洞滋味好些。至少，這用不着害怕。在李步祥面前的，正是一位北方朋友，高大的個子，方面大耳，看他平素爲人，大概都幹着爽快一類的事情。他將兩手抱住身上穿的草綠呢中山服，一擺頭道：他媽的，搭什麼架子，還不開門。咱們把他揍開來。李步祥把身上的馬表掏出來看看，笑道：倒不能怨人家銀行，才八點半鐘呢。銀行向來是九點鐘開門的。那北方朋友道：他看到大門外站了這多人，不會早點開門嗎？早開門早完事，他自己也痛快吧。我真想不幹了。說着，抬出了一隻腳去。李步祥道：老兄，你來的比我還早。現在銀行快開門了。你這個時候走了豈不是前功盡棄？你離開了這隊伍，再想擠進來，那是不行的。那位北方人聽了這話，又把腳縮了回去。笑着搖搖頭道：我自己無所謂，有錢在手，不作黃金儲蓄，還怕作不到別的生意嗎？唉！可是家家有本

難念的經。我想這隊伍裏面，一定有不少同志，都奉了內閣的命令來辦理。今天要是定不到黃金儲蓄，回到家裏，就是個搜子。他這麼一說，前後好幾位都笑了。又過了二十來分鐘，隊伍前面一陣紛擾，也就是一陣洶湧。可是究竟有錢買金子的人和買平價布的人不同，陣線雖然動了，却是一直線的向前移進；並沒有那個離開了陣線在陣外搶先。李步祥隨了北方人的脚跟，陶伯笙又隨了他的脚跟，在水泥路面上，移着步子。這時，宿霧已完全消失，東方高升的太陽，照着面前五層高樓的中央銀行巍巍在外。銀行門口，根本就兩道鐵欄杆，是分開行人進出路線的。這個掘金隊，一串的人，由鐵欄杆夾縫裏，溜進中央銀行大門。門口已有兩名警察兩名憲兵，全副武裝分立於門兩邊，加以保護。他們看了這些人，好像看到卓別林主演的淘金記一樣，都忍不住一種輕薄的微笑。眼光也就向每個排隊的黃金儲戶臉上射着，陶伯笙見人家眼光射到他身上，也有點難爲情。但轉念一想，來的也不是我陶某一個人，我又不是偷金子來了，怕什麼？於是正着面孔走了過去。恰好，到了銀行門口，那個大隊伍，已停止了前進，他就這樣的站在憲警的監視之下。前面的那個北方人，就站在門圈子下，可以看到銀行裏面，回轉頭來笑道：好嗎？銀行裏面，隊伍排了個圈子，讓那一圈子人把手續辦完了，才能臨到我們，這不知要挨到什麼時候了。李步祥回頭看看，見這長蛇陣的尾巴，已拖過了橫街的街口。便笑道：我們不要不知足，在我們後面，還拖着一條長尾巴呢。北方人道：對了，我們把那長期抗戰的精神拿出來，不怕不得着最後的勝利。這連那幾位憲警也都被引着笑了。他們在門口等了十來分鐘，慢慢的向前移動，陶伯笙終於也進了銀行的大門內。不過在進門以後，他又開始感到了一點渺茫。原來這銀行正面是一排大櫃台子，在那東角銅欄干上，貼出了白紙大字條，乃是黃金儲蓄處。來儲蓄的人，由門口進去向北，繞了大廳中間幾張填單據的寫字檯，折而向東，直達到牆邊，再把陣頭，引向黃金儲蓄處。人家銀行，還有其他許多業務要辦，不能讓儲蓄黃金的人，都把地位佔了，所以這個隊伍曲曲折折的在銀行大廳裏閃開着路來排陣的。因爲如此，在前面櫃檯邊辦理手續的人，都讓這

長蛇陣的中段，在中間橫斷了。他們是一切什麼手續，後面全看不到。進了銀行，還不知道事情怎樣的進行，自然又焦急起來。一個個昂着頭，豎着腳尖，不斷的向前看。有歎氣聲，也就有笑聲。有埋怨聲，但走開的却沒有一個。究竟是金子克服了一切。

一〇 半日工夫

在四十分鐘以後，陶李二人挨着班次向上移，已移到了銀行大廳的中間，這也就可以看到靠近的櫃檯了。大概這些人每人手上都拿了幾張本票，雖也有提着大包袱，包着整捆的鈔票的，恰好都是女人。似乎是女人交現鈔就沒有什麼麻煩。在儲蓄黃金的窗戶左隔壁，常有人過去取一張白紙票，然後皇皇然跑回這邊窗戶。但跑回來，那後面的人，就佔了他和櫃檯內接洽的位置，因此總是發生爭議。

經過了幾個人的交涉局面，也就看出情形來了。那張白紙是讓人填寫儲戶和儲金多少的。有些人在家裏就寫好了來的，自不必再寫。有些人根本沒預備這件事，過去取得了紙，又要到大廳中間填寫單據的桌子上找了筆來填寫。在他後面填好了單子的人，自不會呆等，就越級竟自向櫃上交款了。因之填寫單子的人，回頭再來隊伍頭上，總得和排班買金子的人，費一番口舌。陶伯笙看到，就向李步祥道：「這事有點傷腦筋。我們都沒有填單子，離開隊伍去填寫，後面人就到了那櫃檯窗眼下。這是一個跟着一個上去的陣線，我們回來，站在那個人面前交款，人家也不願意。這只有我們兩人合作。我站着隊伍前面不動，你去填單子，填來了，你依然站在我前面。李步祥搖搖頭笑道：「不妥，你看誰不是站班幾點鐘的人，到了櫃檯邊，你壓住陣頭不辦理事續，呆站着等我填單子，後面的人，肯呆望着嗎？陶伯笙搔搔鬚髮，笑道：「這倒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法子。那前面的北方人笑道：「不忙，自然有法子，只要花幾個小錢而已。陶李二人，正還疑心這話，這就真有一個解決困難的人走過來了。這人約莫是三十多歲，黃瘦了一張尖臉，毛刺刺的，長了滿腮的鬍子。頭上蓬鬆了一把亂髮，乾燥焦黃的向後梳

着。由下巴額到頸脖子上，全是灰黑的汗漬。身穿一件舊藍布大褂，像米家山水畫，淡一塊濃一塊的黑跡牽連着。扛了兩隻肩膀，越是把這件藍布大褂飄蕩着托在身上。他口裏啣了一截五分長的烟捲，根本是早已息滅了，然而他還啣在口角上。他左手托了一隻舊得變成土色的銅墨盒，右手拿了一疊紙和一枝筆，揆着黃金儲蓄隊走着，像那算命卜課先生兜攬生意，口裏念念有詞的道：那位要填單子，我可以代勞，五兩以下，取費一百元，五兩以上二百元，十兩以上三百元。十五兩以上四百元。二十兩以上統取五百元。北方人笑道：你這倒好，來個累積抽稅。二十兩以上，統是五百元，我儲五百兩，你也只要五百元嗎？他要死不活的樣子，站住腳，答道：怕不願意多麼？財神爺可就說話了，寫那麼一張紙片就要千兒八百元嗎？北方人還要和他打趣幾句，已經有人在隊伍裏，把他叫去寫單子了。李步祥笑道：這倒是個投機生意。他筆墨紙硯現成，陶兄，我們就照顧他兩筆生意罷。那傢伙在隊伍那頭替人填單子，已是聽到這議論了。他倒無須叫着，已是走過來了。向李步祥點了頭道：你先生貴姓？他說話時，那腳在嘴角上五分長的烟捲，竟是不會跌落，隨了嘴唇上下顫動。李步祥笑道：不多不少，我正好想儲蓄二十兩，正達到你最高價格的水準。他尖嘴唇裏，笑出黃色的牙齒來，半哈着腰道：老板，你們發財，我們沾沾光嗎？你還在乎這五百元。李步祥想着爲省事起見，也就不和他計較多少，就告訴姓名，和儲金的數目。這傢伙將紙鋪地上，蹲了下去，提了筆填寫。填完了，將紙片交給李步祥，取去五百元。看那字跡，倒也寫得端正。李步祥便笑道：字寫得不錯，你老兄大概很念了幾年書？不然，也想不出這個好主意。那人嘆了口氣道：不要見笑，還不是沒有法子。那北方人也笑道：我倒還想起有個投機生意可做。誰要帶了幾十張小凳子到這裏出租，每小時二百元，包不落空。前後的人都笑了。這個插曲，算是消遣了十來分鐘，可是那邊櫃檯上，五分鐘辦不完一個儲戶的手續，陶李二人站了兩小時，還只排班排到東邊牆脚下，去那櫃檯儲戶窗戶邊還有一大截路。畢挺的站着，實在感到無聊，兩人又都掏出口袋裏的報紙來看。李步祥笑道：我看報，向來是麻麻糊糊，今天這

張報，我已看了四遍，連廣告上的賣五淋白濁藥的文字，我都一字不漏看過了。今天我不但對得起報館裏編輯先生，就是登廣告的商家，今天這筆錢，都沒有白花。陶伯笙道：我們總算對得起自己事業的了，不怕餓，不怕渴，還是不怕罰站。記得小的時候，在學校裏淘氣，只站十來分鐘，我就要哭。於今站上幾點鐘，我們也一點不在乎。李步祥搖着頭，嘆了口無聲的氣，接着又笑上了一笑。笑過之後，他只把口袋裏裝着的報紙，又抽出來展開看看。他的身體微斜着，扭了頸領子，把眼睛斜望了報紙。陶伯笙笑道：你這樣看報舒服嗎？李步祥笑道：站在這裏，老是一個姿勢，更不舒服。他這句話，說得前後幾個人都哈哈的笑了。又是二十來分鐘，又挨進了幾尺路。却見魏太太由大門口走進來，像是尋人的樣子，站在大廳中間，東張西望。陶伯笙不免多事，抬起一隻手伸過了頭，向她連連招了幾下，魏太太看到人頭上那隻手，也就同時看到了陶先生，立刻笑着走過來，因道：你們還站在這裏嗎？快十一點鐘了。陶伯笙搖搖頭道：有什麼法子呢？我們是七點多鐘排班的。八九十一，好，共是四小時，坐飛機的話，到了昆明多時了。李步祥道：若說是到成都，就打了個來回了。魏太太周圍看了一看，低聲笑道：陶先生，你一個人來幾份？他道：我全是和老范辦事，自己沒有本錢。怎麼着？魏太太要儲蓄幾兩。我可以代勞。你只用到那邊櫃檯上去拿着紙片，填上姓名，註明儲金多少，連錢和支票都交給我，我就和你遞上。快了，再有半點鐘，也就輪到我們了。魏太太道：我本來也沒有資本。剛才有筆小款子由我手裏經過，我先移動過來四萬元，也買二兩玩玩。我想，陶先生已經辦完手續了，所以走來碰碰看。既然是……陶伯笙攔她道：沒有問題。你去填寫單子，這事交給我全權辦理了。魏太太笑着點了兩點頭，立刻跑到那面去領紙填字。然後掏了四萬元法幣，統通交到陶伯笙手上。他道：魏太太，這個地方，不大好受，你請便罷。大概在半小時以內，還不能輪着我的班。魏太太站在旁邊，兩手插在大衣袋，提起腳後跟，將腳尖在地面上顫動着，只是向陶先生看着。陶先生道：魏太太，你請便罷。我們熬到了九十多步，還有幾步路，索興走向前去了。魏太太道：二位有香煙

嗎？她說這話時，連李步祥也看了一眼。李步祥倒是知道好歹，便向她半鞠躬道：紙煙是有，只是站得久了，沒有滴水下咽。魏太太點着頭，表示一個有辦法的樣子，扭轉身子就走了。陶李二人，當時也沒有加以理會，不到幾分鐘，她走了進來，一手提了手巾包過來。她將這兩個手巾包，都遞給了陶先生，笑道：我算勞軍罷。他解開來看時，一包是橘子，一包是雞蛋糕。陶先生笑道：這就太可謝了。魏太太道：回頭再見罷。她自走了。她到這裏，倒是有兩件事，一件事託人儲蓄二兩黃金。二來是去看范寶華，說明這幾天還不能歸還他兩萬元的債。現在辦完了一件事，又繼續的去辦另一件事，范寶華的寫字間，正離着中央銀行不遠。魏太太到了那裏，却是一幢鋼骨水泥的洋樓，樓下是一所貿易行，櫃檯裏面，橫一張直一張的寫字檯全坐滿了人，人家不是打算盤，就是低了頭記帳，魏太太看着這樣子，不是來作生意，很不便向人家問話。站着躊躇了一會子，見有幾個人陸續的繞着櫃檯，向一面盤梯上走了去。同時，那裏也有人陸續的出來，這並沒有什麼人過問。魏太太覺得在這裏躊躇着久了，反是不妥，也就順了盤梯走去。在樓梯上，看到有工人提了箱子，在前引路，後面跟了一位穿西服的人，兩手插在大衣袋裏，走着說話道：老王，二層樓上，來來往往的人多，我下鄉去了，你得好好的鎖着門，小心丟了東西。魏太太這麼一聽這也就知道二層樓上是相當雜亂的，在樓下那番慎重，那倒是多餘的了。於是大着步子向二樓上走着。上得樓來，是一條房子夾峙的甬道，兩旁的房子，有開着門的，也有掩着門的，掛着木牌，或貼着字條，果然都是寫字間。這就不必向什麼人打聽了，挨着各間房門看了去。見有扇門上，掛着黑漆牌子，嵌着福記兩個金字，她知道這就是范寶華的寫字間哩，見門是虛掩的，就輕輕的在門板上敲了幾下，但裏面並沒有人答應。於是重重的敲了幾下，還是沒有人答應。這就手扶了門，輕輕的向裏推着，推得夠走進去一個人的時候，便將半截身子探了進去。看時，一間四方的屋子，左邊擺了寫字檯和寫字椅，右邊是套沙發。有個工友模樣的人，伏在沙發靠手上，呼呼的打着鼾聲，正是睡得很酣呢。魏太太道：看這裏並無第二個人，只得挨了門走進去，站

在工友面前，大聲叫了幾句。那工友猛可的驚醒，問是找那個的。魏太太道：我有事和范先生商量。那工友已隨范寶華有日，他自然知道主人是歡迎女賓的，便道：他到三層樓去了。你坐一下，我去叫他來。說着，掩上門就走了。魏太太單獨的站在這屋子裏，倒不知怎樣是好，看到寫字檯上放了一張報：這就順手拿起來看，報拿起來了，却落下一張字條。她彎腰在樓板上拾起，不免順便看了一眼。那字條上寫道：後日下午二時，在南岸舍下，再湊合一局。參加者有男有女，歡迎吾兄再約一二友人加入。弟羅致明啓。看完了，把字條依然放在桌上，心裏想道：又是這姓羅的在邀賭。這傢伙的唆哈，打的是真狠，不贏回他幾個錢實在不能甘心。他倒贏出甜頭來了，又要在家裏開賭場了。正沉思着，范寶華笑嘻嘻的進來了。他進來之後，看到是魏太太，却猛可的把笑容收起來了，他似乎沒有料想到來的女賓是她，便笑着點頭道：請坐請坐，想不到的貴客。魏太太道：我有一件在范先生認爲是小事，我可認爲是重大事的一件事，要和范先生商量商量。他笑道：請說罷，只要我認爲是可以幫忙的無不幫忙。魏太太坐着，牽牽大衣襟，又輕輕撲了衣襟上兩下灰塵。然後笑道：上次在賭場上移用了范先生兩萬元，本來下場就該奉還的。無奈我這幾天，手頭上是窘迫得厲害。范寶華不等她說完，便攔着道：那太沒有關係了。隨便那天有便交還我都可以。我們也不是從今以後就不共場面了。魏太太道：那不然，我是在范先生手上借的錢；又不是輸給范先生的錢，怎好到賭博場上去兌帳。范寶華笑道：魏太太倒是君子得很。有些人只要是在賭博上的帳，管你是借的，或者是贏的，總是賴個一鼻子灰。說着，在旁邊沙發上坐了，在衣袋裏掏出煙盒子來，打開盒蓋，送到她的面前。她搖搖手道：我不吸煙。范寶華道：打牌的時候，你不也是吸煙的嗎？她道：打牌的時候，我是吸煙的。那完全是提神的作用。范寶華道：提到打牌，我就想起一件事。羅致明昨天來了一封信，約我明天到他家裏去打牌，他太太也參加，大概有幾位女賓在場。魏太太有意思去嗎？她笑道：是嗎？羅太太我們倒是很熟的，上次不是我們在她家裏打牌，有人拿過一個同花順？范寶華笑着一拍腿道：對的，這件事，給我們

的印象太深了。你去不去呢？魏太太低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明天再說罷。」范實華道：「不然，要決定今天就決定。他約定的是兩點鐘，我們吃過午飯，就得動身，明天上午再說，來不及了。」魏太太又牽了兩牽她的衣襟，因道：「若是胡太太去的話，我也去。實不相瞞，我沒有資本。有兩個熟人去，週轉得過來，胆子就壯些。你想，若是我有資本，今天就還范先生的錢了。」范實華道：「羅太太同胡太太更熟。她家有局面，她不會不去。就是這麼說，明天正午一點鐘過江。坐滑竿到羅家，也得一點鐘。我倒歡喜到羅家去打牌。唯一的好處，就是那裏並沒有外人打攪。慢說賭兩三個鐘頭，就是大戰三百回合，他兩天兩晚，也沒有關係。」魏太太道：「這樣說，范先生一定到場的了。」范實華還沒有答復這個問題，外面有人敲門，他說：「請進罷。」門推開，是個穿西裝的人進來了，見這樣坐着一個摩登少婦，很快的飄了一眼，因低聲笑道：「我和你通融一筆現款，二十萬元，有沒有？」范實華道：「這有什麼問題，我開張支票就是了。」那人道：「若是開支票可以算事，我就不來找你了。」鄉下來了個位親戚，要到銀樓裏去打兩件金首飾，要立刻帶現款上街。我就可以開張支票和你換。」范實華道：「我找找看，也許有。可是你那令親，爲什麼這樣性急。說着，他輪流扯拉他的寫字檯。那人歎了口氣道：「現在的全重慶市人，都犯了金子迷。我這位敝親，也不知得了那裏的無線電消息，好像今日下午金子就要漲價，非在十二點鐘以前把金子買到手不可。」范實華扯着抽斗，終於是在右邊第三個抽斗裏將現款找到了。他拿出了兩細鈔票，放在寫字檯上，笑道：「拿去罷，整整二十萬，你也是來巧了。昨天人家和我提用一筆款子，整數做別的用途去了，剩下三十多萬小額票子，我沒有把它用掉，就放在這裏。他口裏說着，手上把抽斗關起，將鑰匙鎖着。鎖好之後，將鑰匙在手掌上顛了兩顛。隨便一塞就塞在西服褲子口袋裏。那鑰匙是白鋼的磨擦得雪亮，將鷓鴣根彩色絲絨穿着。魏太太看到他這玩意，心裏却也奇怪。漂亮到鑰匙繩子上去了，却也有點過分。那人取着現款走了，臨走的時候，他又向她飄了一眼。她這就想着，女人是不應當向這些沒家眷的地方跑。縱然是爲了正事來的，人家也會向作壞事的方面猜想。於是立

刻起身告辭。范寶華送到樓梯口，還叮囑了一聲，羅太太那裏，一定要去。魏太太就要想着，姓范的總算講面子，那兩萬元的債務，他毫不介意。將來還錢的時候，買點東西送他罷。她想着走着，又到了中央銀行門口。心想，陶伯笙這兩個人，大概買得了黃金了吧？想着，便又走了進去。看時，陶李二人還在隊伍裏面站着，去那辦黃金儲蓄的櫃檯，總還有一丈多路。陶伯笙一看到，先就搖搖頭道：「不是生意經。魏太太道：好了，你們面前只有幾個人了。李步祥拿了帽子在左手，將右手亂撫弄着他的和尚頭，將頭髮梳子，和亂的啼噉作響。他苦笑了道：幾個人？這幾個人就不容易熬過。現在快到十二點鐘了。到了十二點，人家銀行裏人，可要下班吃飯。上午趕不上的話，可要下午兩點鐘再見。魏太太看櫃檯裏面掛的壁鐘，可不已是十一點五十幾分。再數數陶李二位前面，排班的還有十二位之多。就算一分鐘有一個人辦完手續，他二人也是無望。這且不說破，靜看他們兩人怎麼樣。那隊伍最前面一個儲金的人，正是帶着兩大捆鈔票的現款。在櫃檯裏面的行員叫他等在一邊，等點票子的工友，點完了票子，才可以辦手續。接着他就由櫃檯裏伸出頭來向排隊的人道：現在到了下班的鐘點了，下午再辦了。李步祥回轉頭來道：陶兄，說有毛病，就有毛病，人家宣佈上午不辦了。陶伯笙還沒有說話，前面那個北方人將脚一躁道：他媽的，受這分洋罪，我不幹了。天不亮就起來，等到現在，還落一場空。說着，他伸出一隻腳來，又有離開隊伍的趨勢。這次，陶李二位，並沒有勸他，他將脚伸出去之後，却又縮了回去。自己搖搖頭道：終不成我這大半天算是白站了班了。五六個鐘頭站也站過去了，現在還站兩點鐘，到了下午他們辦公的時候，我總挨得着吧？他這樣自己轉了圈，依然好好的站着，這麼一來，前後人都忍不住笑了。他倒不以爲這種行爲，對他有什麼諷刺。自己也搖搖頭笑道：不成，我沒有那勇氣，敢空了手回去。再說，站班站到這般時候，就打退堂鼓，分明是把煮熟的鴨子給飛了。說到這裏，櫃檯裏面，已叮叮噹噹的搖着鈴，那是實在的下了班了。所有在銀行櫃檯以外，辦理其他業務的人，也都紛紛的走開，只有這些辦理黃金儲蓄的人，還是呆呆的一串站着，那陣頭

自然是靠了櫃檯站着，那陣尾却還拖在銀行大門口附近。陶伯笙向後面看着，笑道：人家騎馬我騎驢，我比人家我不如。回頭看一看，一個推車漢。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魏太太站在一邊，原是替他們難受，聽到陶先生這種論調，這也就不由得笑起來了，因道：陶先生既是這樣的看得破，這延長兩小時的排隊工作當然可以忍耐下去了。陶伯笙笑着伸腰道：沒有問題。因為他站得久了，也不知怎麼回事，那腰就自然的微彎了下去，那個瘦小的身材，顯然是有了幾分疲倦的病態。這時腰子伸直來，便是精神一振。魏太太道：二位要不要再吃一點東西呢？李步祥伸着手搓搓臉，笑道：那倒怪不好意思的。魏太太道：那倒沒什麼關係。縱然不餓，站在這裏，怪無聊的，找點事情作，也好混時間。說着，她就走出銀行去，給他們買了些餅乾和橘子來。他兩人當然是感謝之至。可是站在隊伍裏的人，都有點奇怪。覺得這兩位站班的同志，表現有些特別。竟有個漂亮女人在旁邊伺候，這排場倒是不小。各人的眼光，都不免向魏太太身上看來。她自己也就覺得有點尷尬，於是向陶先生點了個頭道：拜託拜託，下午等候你的消息了。說着，她自走去。這時，銀行櫃檯裏面是沒有人，櫃檯外面，匯款提款存款的，也都走了個乾淨。把這個大廳顯出了空虛。排班辦理黃金儲蓄的人，那是必須站在一條線上的。所以雖有百多人在這裏，只是繞了兩個灣曲，在廣闊的大廳裏，畫了一條人綫，絲毫不能充實這大廳的空虛。而且來辦儲蓄的人，很少是像陶李二位有同伴的，各人無話可說。靜悄悄的在銀行裏擺上這條死蛇陣。因為有這些人，行警却不敢下班，只有這四位行警，在死蛇陣外，來往梭巡。大概自成立中央銀行以來，這樣的現象，還是現在才有的呢。

一一 皮包的喜劇

這兩小時的延長，任何儲金隊員，都有些受不了。有幾個人利用早上買的報紙，鋪在地面上，人就盤腿坐在報上。這個作風，立刻就傳染了全隊。但重慶的報紙是用平常撻紙煤的草紙印刷的，絲毫

沒有韌性，人一動，紙就稀爛，事實上，人是坐在地上。因之有手絹的，或有包袱的，還是將手絹包袱鋪地。陶李二人當然也是照辦。站得久了，這麼一坐下來，就覺得舒適無比。反正有兩小時的休息，不必昂着頭看陣頭上人的動作。自然，在這兩小時的長坐期間，也有點小小的移動。但他兩人都因腳骨痠痛，並沒有作站起來的打算，約莫是到了下午一點半鐘，前面坐的那位北方人，首先感到坐得夠了，手扶了牆壁要站起來，就哎呀了幾聲。李步祥問道：你這位先生，丟了什麼東西？他扶着牆壁，慢慢的掙起。還依然蹲着，不肯站起來。笑着搖搖頭道：什麼也沒有丟，丟了我全身的力氣。你看這兩條腿，簡直是有意和我爲難，我可憐它（指腿）站得久了，坐下去休息休息。不想它休息久了，又嫌不受用，於今要站起來，它發麻了，又不讓我站起。不信，你老哥試試看。你那兩條尊腿，也未必就聽調遣的。李步祥是盤了腿坐着的，經他這樣一提，也就彷彿覺得這兩條腿有些不舒適，於是身子仰着，兩手撐地，要把腿抽開來。他啊哈了一聲道：果然有了毛病。它覺得這樣慣了，不肯伸直來了。於是前後幾個人都試驗着。很少人是要站起就站起的，大家嘻嘻哈哈笑成一團。所幸經過這個插曲不久已到了兩點鐘。陶李前面，只有十二個人，挨着班次向上移動，三點鐘的光景，終於是到了儲金櫃檯前面。他們觀察了一上午，應當辦的手續都已辦齊。陶伯笙先將范寶華的四百萬元本票交上。那是中央銀行的本票，毫無問題。然後再把魏太太的四萬元現款，和她填的紙片，一塊兒遞上。行員望了他一眼道：你爲什麼一個人辦兩個戶頭？陶伯笙點着頭賠了笑道：請通融一下罷。這是一位女太太託辦的，她排不了班，退下去了。好在是小數目。行員道：一個人可以辦兩戶，也就可以辦二十戶，那秩序就亂了。陶伯笙抱了拳頭，只是拱揖，旁邊另一個行員，將那紙片看了一眼，笑道：是她的工友，說聲先點這四萬。當然這四萬元不需要多大的時間點清。行員在櫃檯裏面登記着，由銅欄干窗戶眼裏，拿出一塊銅牌，報告了一句道：後天上午來。陶伯笙想再問什麼話時，那後面的人，看到

他已辦完手續，那容他再站，向前一擠，就把他擠開了。陶伯笙也沒有什麼可留戀的，妥當的揣好了那塊銅牌子，扯了站在旁邊的李步祥就向外走。出得銀行門，抬頭看看天上，日光早已斜照在大樓的西邊牆上，就深深的噓着口氣道：夠瞧。自出娘胎以來我沒受過這分罪。我若是自己買金子也罷了，我這全是和老范買的。李步祥笑道：在和朋友幫忙這點上說，你的確盡了責任，我去和老范說，讓他大大的謝你一番。陶伯笙道：謝不謝，那倒沒什麼關係。不過現在我得和他去交代一聲，將銅牌子給他看看。不然的話，四百萬元の本票，我得負全責，那可關係重大。這時候，老范正在寫字間，我們就去罷。於是兩人說話走着，逕直的走向范寶華寫字間，他正是焦急着，怎麼買黃金儲蓄券的人到這時候還沒有回信。陶李二人進門了，他立刻向前伸手握着，笑道：辛辛苦苦。我知道這幾天銀行裏擁擠的情形，沒想到要你們站一天。吃煙吃煙。說着，身上掏出煙盒來敬紙煙，又叫人泡茶。陶伯笙心想，這傢伙倒知趣，沒有說出受罪的情形，他先行就慰勞一番。他坐了吸煙沉吟着，李步祥倒不肯埋沒他的功勞，把今日站班的事形容了一遍。隨後陶伯笙將那塊銅牌取出。笑道：本來將這牌子交給你，你自己去取儲蓄單子，這責任就完了。可是我還得跑一趟。魏太太也託我買了二兩，我還是合併辦理罷。范寶華道：她有錢買黃金？什麼時候交給你的款子？陶伯笙道：就是今天上午，我們站班的時候，交給我們的四萬元。范寶華搖搖頭道：這位太太的行爲就不對了。她今天也特意到我這裏來的。她在你家賭桌上借了我兩萬元現款，根本我有些勉強。她來和我說，沒有錢還我，請寬容幾天。我礙了面子，不能不答應。不想她無錢還債，倒有錢買金子，這位太太好厲害。要起手段來，連我老范都要上當。陶伯笙道：據她說，她是臨時扯來的錢。范寶華道：那還不是一樣。可以扯四萬買金子，就不能扯兩萬還債嗎？事情當然是小事。不過想起來，令人可惱。陶伯笙看范寶華的樣子，倒真的有些不快。便道：既是這樣，我今天看到魏太太就暗示她一下。他道：兩萬元，還不還那都沒有關係。我這份不高興，倒是應當讓她明白。陶伯笙自然是逢迎着范老板的。當日傍晚受了姓范的一次犒勞晚

餐，把整日的疲勞都忘記了，酒醉飯飽，高興的走回家去。到了家中，正好魏太太在這裏等候消息。他一見便笑道：東西已經買得了。不過我有點抱歉。我嘴快，我見着老范，把你買二兩的事情也告訴他了。魏太太道：他一定是說我有錢辦黃金儲蓄，沒有錢還債。她是坐在陶太太屋子裏談話。陶太太坐在床沿上結毛繩。便插嘴道：老陶實在嘴快，你沒有摸清頭緒，怎好就說出來呢？人家魏太太挪用的這筆款子，根本是難作數的。陶伯笙點了枝紙煙，坐下來吸着，望了魏太太道：這話怎麼說，我更不懂了。魏太太坐在陶太太床上，將自己的舊綢手絹，縛着床欄干，兩手拉了手絹的兩角，在欄干上拉扯着，像拉鋸似的。她低了頭不看人，似乎是有點難爲情。笑道：反正是老鄰居，我的家事，瞞不了你們，說出來也不要緊。今天老魏由機關裏回來，皮包裏面帶有六萬元，據他說，是公家教他採辦東西的款子。我等他到廚房裏去了，全數給他偷了過來。當時，他並沒有發覺。我就立刻上銀行找陶先生了。我一走，他就曉得錢跑了腿，打開皮包來，看到全數精光，這傢伙沉不住氣，氣得躺在床上。我由銀行裏回來，我不等他開口，就把儲蓄黃金的事告訴他了。並說明是黃金要漲價，要辦就辦。而且今天有陶先生站班登記，這個機會不可失。他才說事情雖然是一件好事。但這是公家買東西的錢，明天要把東西買回去。沒有東西，就要退回公家的錢。無論數目大小，盜用公款這個名義承擔不起。而且有幾件小東西，今日下午，就非交卷不可。我看他急得滿臉通紅，坐立不安，退回了他一萬元。他爲了這事，到處抓錢補這個窟窿去了，直到現在，他還沒有回來，想必錢還沒有弄到手，若是真沒有法子的話：我定的這張儲蓄券，那就只好讓給旁人了。你以爲我自己真有錢嗎？陶伯笙道：原來如此，那也難怪你不能還老范的債了。你有機會，最好還是見了他把這話解釋明白。他那個人，你知道，就是那順毛狸的脾氣。魏太太聽了這話，心裏就有了個暗認識。范寶華在陶伯笙面前，必定有了些什麼話。明日有機會見着他，還是解釋一下罷。當時怕人家夫妻有什麼話說，自告辭回家。到了家裏，老媽子已帶了兩個孩子睡覺去了。魏端本屋子裏，電燈都不曾亮起。自己臥室裏，電燈是亮着的。

，房門却是半掩的。心裏暗想，自己真也是大意。家裏雖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，床上的被褥，也是一點物資。若來個溜門賊，順手把這東西撈去了，眼見得今晚就休想睡覺。心裏想着，將門推開，却見魏先生橫倒床上。人是和衣睡了。自言自語的道：這傢伙倒是坦然無事。我何必爲了那六萬元，和他着急半天。走到床邊，用手推他兩下，他倒也不會動。聽他鼻子呼呼有聲，彎腰看他一看，還嗅到一股酒氣味。淡笑一聲道：怪不得他寬心，還是喝了酒回來的。沒出息，着急！就會醉了睡覺，今天算讓你醉了完事，明天看你怎麼辦？說着話，又推他兩推。就在這時，看到被下面露出了半個皮包角。心想，看他弄了錢回來沒有？於是順手將被向上一掀，拖出那皮包來。皮包拖出來了，魏端本也一番身坐了起來。將手按住了皮包，瞪了眼笑道：這可不是鬧着玩的，這裏面的錢不能動。魏太太聽說皮包裏有錢，益發將兩手抓住了皮包，兩手使勁向懷裏一奪。趕快跑着離開了床邊。魏端本坐在床上望了她道：你看是可以看。不過你看了之後，可不許動那錢。魏太太聽了這話，料着錢還是不少，便將兩手緊緊的抱在懷裏，將兩手拍了兩拍問道：這裏面有多少？他笑道：十五萬，又夠你花幾天的了。魏太太將身子一扭道：我不信。於是把皮包包放在五斗桌上，將身子橫攔了魏端本的來路。以免他前來搶奪，掀開了皮包，每個夾層裏，都伸手向裏面掏摸一陣，掏出好幾疊鈔票。直把皮包全搜羅完了，這才點一點放在桌上的數目，可不就是十五萬嗎？於是笑嘻嘻的問道：你這傢伙，在那裏弄來了許多錢？魏端本道：這個你可千萬動不得。這是司長私人的錢，要我代匯到貴陽去的。不信，你搜搜那皮包的夾頁裏面，還有司長親筆寫的匯款地點。上午那五萬元公款，被你扯用了，我還沒有法子填補，幸好這筆款子來了，明天上午，我先扯用一下，把公家的款子補齊。到了下午，我必須把這款子給司長匯出去。若是把這款子動用了，司長那個雜毛脾氣，我承擔不起，只有打碎飯碗。魏太太道：我不信。假如那五萬元的漏洞沒有補起來，你不會自由自在的，喝了酒回來睡覺。魏端本道：你以爲我是在外面飯館子裏喝的酒嗎？我回來了，你又不在家。我叫楊嫂打了四兩大麵，買了兩包花生米，在隔

壁屋子裏自斟自酌的。爲什麼如此？也無非是心裏煩悶不過。你必定說，皮包裏帶那些個錢，爲什麼還要煩悶。這個理由，說出來了，你也會相信的。正由於那皮包裏的錢不少，可是這錢是人家的，一張鈔票也……魏太太早是把那些鈔票，緩緩的塞進了皮包。魏先生說到這裏，鈔票是各歸了原位。她不容他把話說完，兩手拿起皮包，對魏先生頭上，遠遠的砸了過去。魏先生看到武器飛來，趕快將頭一偏，那皮包就砸在他肩上，砸得他身子向後一仰。魏太太沉着臉道：錢全在那皮包裏，我沒有動你分文。你不開眼，你以爲我也像你這樣看到這樣幾個錢就六魂失主嗎？這十來萬塊錢也不過人家大請一次客，什麼了不得。魏端本在床上將皮包拿起來，緩緩的扣上皮包鈕扣，淡淡的笑道，十來萬塊錢請一次客，好大的口氣。我們部長昨日請兩桌客，也不到十……魏太太像餓虎攪羊的樣子，跑到魏先生面前，把那皮包奪了過去，向脅下夾着，帶了笑瞪着眼道：無論怎麼樣，這裏面我要抽出兩萬元來。我老實告訴你，我欠人家兩萬元，明天非還不可。魏先生沉住了臉，不作聲，也不動，就這樣呆呆的不動。魏太太夾着那皮包，也是呆呆的站着。但她在兩分鐘後，忽然省悟過來，假如這些錢有一部份是丈夫的，他不會這樣爲難。這完全是司長的款子，大概沒有什麼疑問。這樣的錢，拿來用了，他自須負着很大的責任。這就先向魏先生笑了一笑，把那板着的面孔先改去。然後走到床沿，挨着丈夫坐下，將皮包放在懷裏，輕輕地拍着道：我知道這裏面的錢，不是你的。可是這樣大批的款子，稍微挪動個兩三萬元，也不是辦不到的事情。我是個直性子人，心裏這樣想着，口裏就這樣說出來。若是你真爲難的話，我難道那樣不懂事，一定把它花了。我也知道現在找一分職業不容易。若爲了扯用公款，把你的飯碗打破了，我不是一樣跟着受累？我就只說一句話，試試你的意思，你就嚇成這個樣子。拿去罷，皮包原封未動，在這裏。說着，把皮包送到魏端本懷裏來。他和夫人之間，向來是種帶勉強性的結合。一個星期，也難得看到夫人一種和顏悅色的言語。太太這樣無條件將皮包退還了，先有三分不過意。便也放出了笑容道：假使是我的錢，我還有不願意和你還債的嗎？你怎麼又借了兩

萬元的債呢？魏太太道：你就不用問了。反正我不能騙你。假如我騙你的話，我應當說欠人三十萬，二十萬，決不說欠人兩萬。魏端本道：你的性格，我曉得。你不會撒謊。而且我是讓你降服了的，你伸手和我要錢，很本你就是下命令，只要我拿得出來，不怕我不給。你又何必撒謊呢。魏太太伸手指了他兩下臉腮。笑道：你也不害羞。你說這話，還有一點丈夫氣嗎？魏先生伸手握住太太的手，另一手，在她的手背上輕輕撫摩着。笑道：佩之，你憑良心說我這是不是真話？我對你合理的用錢，向來沒有違拗過。可是你總是那小孩子脾氣，當用的要用，不當用的也要用，手裏空着，立刻就向我要錢。不管我有沒有，不給不行。魏太太趁了他撫摩着手，斜靠着他的肩膀，將頭枕在他肩上。因道：你說罷。我手上空着，不要錢怎麼過下去？我不和你要錢，我又向誰要錢？老實說，你若不給我錢花讓我受窘，除非是有了二心。魏端本笑道：又來了。怎麼能說到有二心三個字上去？魏太太鼻子哼了一聲。因道：我就猜着你這十五萬元，不是司長的，是你寄回老家去的。她提到老家兩個字，就嚇魏先生嚇一跳。因為他的老家，雖在戰區，並沒有淪陷，還可以通匯兌。尤其是他家裏還有一位守土夫人。魏太太對於這個問題，向來是恨得咬牙切齒，除了望戰事打到魏先生老家，將那位守土夫人打死。第二個願望也就想魏先生把老家忘個乾淨。因之魏先生偶不謹慎提到老家。很可能的，接上便是一場夫妻大鬧，鬧起來魏先生有什麼好處，最後總是賠禮下台。這是她自行提到老家。魏端本料着這又來了個吵架的勢子，便立刻止住了道：太太，不要把話說遠了。這個錢若不是司長的，二次敵機來了，讓我被炸彈炸死。魏太太道：別賭這個風涼咒了，美國飛機炸日本，炸得他已無招架之功，自己都吃不消，還那裏有力量來炸重慶。我也相信這錢是你們司長的。可是你們和司長跑腿的人，無論什麼事總要措上一點油。魏端本道：假如是司長那裏有一筆收入，經過我的手，可以措油。假如司長有票東西由我代買，我也可以措油。現在是司長要我代匯一筆款子出去，連匯水多少，銀行都在收據上寫得清清楚楚，我怎麼可以措油。魏太太對於他這種解釋，不承認，也不加以駁回，就是這樣頭枕在丈

夫肩上半睡半不睡的坐着。魏先生還握着夫人的手呢，她的手放在先生懷裏，也不移動了。魏端本唉了一聲道：接連的熬了這許多夜，不是打牌，就是看戲，大概實在也是疲倦了。就說不化錢，這樣的糟蹋身體，又是何苦。佩之，佩之，你倦了，你就睡吧。說着輕輕的搖撼着她的身體。她口裏唧咕着道：你和我被被鋪好罷，我實在是倦了。把枕頭和我疊高一點。她說着，更顯得睡意朦朧，整個的身子都依靠在魏先生身上。他兩手托着魏太太的身體，讓她平平的向床上睡下。然後站起來，將枕被整理一番。但魏太太就是這樣橫斜的睡在床上，阻礙了他這項工作。魏端本搖撼着她道：床鋪好了，你起來脫衣服罷。她是側了身子，縮着腿睡在床中間的，這就把身體仰過來，兩隻腳垂在床沿下面。仰着臉，閉着雙眼，簇擁了兩叢長睫毛。魏先生覺得太太年輕貌美，而且十分天真的。自己不能多掙幾個錢，讓她過着舒服日子，這是讓她受着委屈的。尤其是自己原來要有太太，未免讓這位夫人屈居第二位。憑良心說，這也應該好好的安慰她才是。正這樣沉吟着。見太太半抬起一隻手來，放到胸前，慢慢的移到大襟上面，去摸鈕扣，只摸到鈕扣邊，將三個手指頭撥了兩撥，又緩緩的落下來垂直了。魏端本望了她笑道：你看軟絲綿的樣子，連脫衣服的力氣都沒有了。喂！佩之，脫衣服呀。魏太太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却是沒有動。魏端本俯下身子去，兩手搖了兩搖她的身體，對了她的耳朵，輕輕叫了聲佩芝。魏太太依然唧咕着道：我一點力氣沒有，你和我脫衣服罷。魏端本站起來對她看看，又搖了兩搖頭道：這簡直是個小孩子了。但是他雖這樣的說了，却不願違反了太太的命令。把房門關上，把皮包放在枕頭底下。太太不是說把枕頭疊高一點嗎？就把皮包塞在枕頭下面。魏先生到了這時，忘了太太的一切驕傲與荒謬，同情她是一個弱者了。次日早上，還是魏端本先起床，在太太睡的枕頭下面，輕輕的抽去皮包來，却見皮包外面，散亂着幾十張鈔票，由枕頭下散亂到被裏，散亂到太太的燙髮下面，散亂到太太的床角上。他倒是吃了一驚，怎麼鈔票都散亂出許多來了。立刻把皮包打開來，將全數鈔票點數了一番，還好，共差兩萬元。這倒是自己同意了太太的要求的。她並沒有過分的拿去

。於是將床上散亂的票子，一齊歸理起來，理成兩疊，給太太塞在枕頭下面。太太睡得很熟。也就不必去驚動她，將皮包放在桌上，到隔壁屋子裏去洗漱口喝茶吃燒餅，準備把這些事情作完，就去和司長匯款了。就在這時，一個勤務匆匆的跑了進來，見着他道：魏先生，司長要到青木關去一趟，叫你去。他的汽車就在馬路口上等着。他說託你匯的款子，不必匯了，明天再說罷。魏端本聽說司長在馬路口上等着，這可不敢怠慢，手裏拿了個燒餅啃着，走到臥室裏去，打算叫醒太太，太太已是睜着眼睛躺在枕頭上了。她已經聽到勤務的話了，因道：司長等着你，你就走罷，你還耽誤什麼？魏端本道：我交代你一句話。這皮包你和我好好看着，我的太太，那錢可不能再動。魏太太皺了眉道：你放不下心，乾脆把皮包拿去。他還想說什麼。勤務又在那隔壁屋子裏，連叫了幾聲魏先生。他向太太點點頭，扭身就走出去了。

一一一 起了酸素作用

魏先生留下這麼一筆款子在家裏，倒讓魏太太爲了難。這是他和司長匯出去的款子，必須好好保存。而且還不便把款子放在箱子裏，讓自己出去。因爲鑰匙是自己帶着的。把鑰匙帶出去了，他回來就拿不到款子。這沒有什麼辦法，只有在家裏守着這個皮包了。她想到昨日買了二兩金子，又在魏先生手上，先後拿得三萬法幣，這二十四小時以內，生活是過得很舒服的。今天在家裏看看小說，買點兒好菜，作一頓好午飯吃，這享受也不壞。她主意拿定了，起床，洗過臉，漱過口，且不忙用胭脂化妝，先叫楊嫂抱着小的男孩子湊兒去買下江麵館的小籠包子。大女孩子娟娟就讓她送到屋子裏來自己帶着。這孩子的衣服又是弄的亂七八糟，穿一件中國紅花布長夾襖，却罩在西式童裝上，那小孩的頭髮，又是兩大不曾梳理，乾燥蓬亂，散了滿頭。早上起來，小孩子就要吃，又沒有好的吃，左手拿了半截冷油條，右手拿了一片切的紅苕（即薯）。眼疵鼻涕壳子，全已在小臉上。魏太太將她的衣服盪

了一扯，瞪着眼道：要命鬼，睜開眼睛，就只曉得要吃。兩天沒有管你，又不像人了。小娟娟看到媽媽罵她，把油條和紅苕都丟了。兩隻手在衣服上慢慢擦着。轉了兩個小眼珠望着媽媽。魏太太咬着牙笑了，搖搖頭道：我的天，你那手上的油，全擦在衣服上了，真是要命。小娟娟呆了，兩手伸開了十指，也不知道怎麼是好。魏太太原是要給孩子兩巴掌，看到她這種怪可憐的樣子，歎了口氣，在桌子抽屜裏，抓了一把字紙，就和娟娟來擦那隻油手。把小手上的油都擦乾淨了。魏太太手上捏的那把紙團，嬌起了一個大紙角，紙角楷書字寫得端端正正。她心裏一驚，這不要是孩子爸爸的公事吧？立刻把捏成紙團的字紙，清理出來一看，不由得連叫幾聲糟了。這其中除了有兩件公事而外，還有一張機關裏和一家公司寫的合同。一切都已謄寫清楚就差簽字蓋章。這正是魏端本要拿去給公司負責人蓋章的。這時，滿合同全是大一塊小一塊的油跡。而且還折出了許多縐紋，她把這些字紙拿在手上看，看，絲毫沒有主意。只得向抽屜一塞，把抽屜闔上，來個眼不見為淨，原來是想和娟娟洗個臉，換換衣服的心。今天魏端本回來，少不得一場吵鬧。娟娟見媽不睬她了，又見原來拿的那片紅苕，還在地上，這就彎腰去撿了起來。魏太太搶上前，把那紅苕片奪過來丟了，捏着拳頭，在娟娟背上，連捶了三四下，罵道：你還饞啦，幾輩子沒有吃過東西。娟娟讓媽媽監督着，早就整不住要哭。這可一觸即發，哇哇的放聲大哭。魏太太道：你還哭，都是為你，我惹下禍事了。正說着，楊嫂左手抱着孩子，右手捧了一隻碗進來，便道：大小姐，不要哭了，吃包子。魏太太道：你就只知道給她吃，你看孩子餓成什麼樣子了。短衣服套着長衣服，中不中西不西，讓人看見了笑話。楊嫂道：我要作飯，要洗衣服，還要上街買東西，兩個娃兒，跟一個，抱一個，我朗個忙得過來？說着，把那隻碗便放在棹上，揭起蓋在碗上的那個碟子，露出熱氣騰騰的一碗小包子。魏太太早晨起床之後，最感到腸胃空虛，立刻將兩個指頭拈了隻包子送到嘴裏咀嚼着。娟娟雖不大聲哭了，鼻子還是息率息率的響，楊嫂抱在手上的小男孩，指着包子碗，連叫我要吃，我要吃。魏太太就抓了一把小包子，放在原來盞碗的碟

子裏，將碟子交給楊嫂道：拿去罷，給仰兩個人吃。吃過之後，無論如何，給他們洗把臉，換換衣服，你帶不過兩個孩子，我們分開辦理，你洗一個，我帶一個。楊嫂很知道這女主人的脾氣，看見孩子，就嫌孩子醜，不看見孩子，她也決不會想起的。端了那碟包子，帶了兩個孩子走了。魏太太叫楊嫂拿筷子來，她也沒有聽見。魏太太且先用指頭拈了包子吃，直把整碗的包子一口氣吃盡，她沒有將筷子拿來，魏太太也就不問了。起床後的那盆洗臉水，浸着手巾，還放在五屜桌上。她起身洗了把手，在鏡子裏看到臉子黃黃的，才想起忘了化裝一件大事。魏太太的人生哲學，是得馬虎處且馬虎。只有一件事是例外，每天一次化裝，到了下午要出去，照照鏡子胭脂粉已脫落大半了，這就必須重新化裝一次。所以她這時吃飽了早點，就立刻要辦理這件事。將臉子裝扮得勻了，頭髮也梳理得清楚，這上午就可說沒有了事。平常有這個優閑的時候，少不得到街上去轉兩個圈子，買點兒零碎食物。今天爲了皮包裏十來萬塊錢，心裏倒有點不自在似的：要出門非得買點東西不可，而錢又是不能動的。有錢不能用，也就懶於上街了。床頭邊堆了十來本新舊小說。這就掏起一本來，橫躺在床上翻弄着。隨手一翻，就是一段描寫戀愛熱烈的場面，翻過之後，就繼續的向下看去。楊嫂可就在床頭打攪了。她道：今天還沒有買菜，上午吃啥子？魏太太看着書，鼻子裏隨便哼了一聲。楊嫂又道：上午吃啥菜，魏太太不耐煩了，將橫躺在床上的一頓道：哎呀！人家一看書就來搗亂。囉！在我這衣服袋裏掏三千塊錢去買，把晚上的都辦了。說着，將手摸摸小衣襟。這位楊嫂，很知道女主人的脾氣，見她臉朝着書頁，又已看入了神，是不必多問話的。就彎着腰在魏太太衣袋裏摸出一把鈔票。點清了三千元留下，其餘的依然給她塞回衣袋裏去。因道：太太，我去買菜，只能帶一個娃兒咯。留下那一個？魏太太依然是眼睛對着書頁。答道：你把娟娟帶去，她會走路的。把小渝兒鞋子脫了，放在床上玩。請你費點神，把娟娟換一件衣服。臉盆手巾在這桌上，拿去給她擦把臉。上街，也別弄得小孩子像叫化子一樣。行不行？她說是說了，但沒有監督楊嫂去執行，兩隻眼睛，依然是對了小說書上注視着。她看了

幾頁書，覺得有小孩子在腳邊爬動。抬起頭來看時，小漁兒並沒有脫鞋子，還拿了帶泥腿的板凳，在枕頭邊當馬騎呢。魏太太說了句真糟糕，她也沒有起身。因為這段小說，正說到男女兩主角已有戀愛九分成熟的機會，她急於要看這個結果是不是很圓滿的。就分不開身來了。約莫是半小時，有人在門外問道：魏太太在家嗎？她聽出了這聲音是胡太太立刻答應道：我在家呢。她同時想到小漁兒沒有脫鞋，還帶了一隻小馬在床上，這就把人和馬，一齊抱下床來。胡太太是熟人，也就走進屋子來了。魏太太一看自己床單子上皺得像鹹菜團似的，那大大小小的黑泥脚印，更是不必說。便笑道：你看看我們家裏弄成什麼樣子了，和你那精緻的小洋房一打比，那真是天差地遠。胡太太笑道：這也是你的好處，一切事情不煩心，總是保持了你的青春年少。我是柴米油鹽什麼事都要管。這還罷了，我們那位胡先生，還只是不滿意，總說我花錢太多。今天上午，又大大的吵了一場。說着把手上的那個皮包放在桌上，不用主人相請，兩手按住膝蓋，坐在桌邊那張獨不被東西佔領的椅子長長的嘆了口氣。魏太太看他滿臉的脂粉，却掩不住怒容，她說是和丈夫生了氣，那必是真的。胡太太本是張長圓臉，但因爲長得很胖的緣故，兩腮下面的肉，向外鼓了起來，鷄乎把臉變成四方的了。這時帶了怒容，只覺兩塊肥肉，更向下沉着。她兩隻青果型的眼睛，本是單眼皮，今天兩條眉毛不會畫，眉角短了許多，而眼睛四週，還帶了一圈兒微微的紅暈。這和平常那洋娃娃似的歡喜面孔，可差的多了。便一面收拾着床鋪和屋子，一面問道：我知道，你胡先生的經濟，全部交給你管，你還有什麼帶不過去的。胡太太搖了兩搖頭，又嘆了口氣道：他把全部的經濟交給我，不把他那顆心交給我，那有什麼用呢？她說着，把桌上的皮包取過來，打開皮包，取出一盒子烟來。她本來和魏太太一樣，不打牌是不吸紙煙的。魏太太看到她這時拿着烟盒，趕快取過一盒火柴遞上。可是這東西，她今天也預備得有，嘴角上啣着紙烟，立刻又在皮包裏取出火柴盒來擦着火柴，將煙點着了。女人平常不大吸烟，忽然自動的吸起烟來，那必是心裏極不安定的時候。魏太太自己就是這樣，料着胡太太必是這樣。這就向她笑道：你這

話必定有所謂而發吧？她說這話時，已把另一張椅子上的衣服襪子之類，很快的收拾乾淨，將那椅子移得和胡太太相並了，然後坐下。胡太太右手按了手皮包，放在膝蓋上。左手兩個指頭夾了烟捲，放在紅嘴唇裏吸着，一枝箭似的，噴出一口烟來，先淡笑了一笑，接着又嘆上一口氣。因道：你看我們這位胡先生，這樣大的年紀，又是這抗戰年頭，他竟是糊塗透頂，還要在外面和那些當暗娼的女人胡混。花錢我不在乎，一個有身份的人這樣胡鬧，不但是有辱人格，若沾染了一身毛病，那不是個大笑話？她說着話，又噴出一口烟。魏太太道：我倒是聽到人說，重慶有暗娼，晚上在校場口一帶拉人。那個地方，你們胡先生也肯去，那怪不得你生氣。胡太太却不由得笑了，因搖搖頭道：倒不是那一類的暗娼。我說的是一種下流女人，冒充學生，冒充職業婦女，朝三暮四，在外面交男朋友。魏太太聽了這話，心裏就明白了，胡先生是在外面交女朋友，並不是嫖暗娼。因道：你得有充分的證據嗎？胡太太道：那一點假不了。沒有充分的證據，我何至於氣得這個樣子？囉！我這裏就有一封信。說着，她手是顛巍巍的伸到懷裏去摸索着，在懷裏摸出一封粉紅色的洋信封，交給魏太太。她接過來時，覺着那信封還是溫暖的，分明是揣在胡太太貼肉小衣口袋裏的。見那信封上，是鋼筆寫的字。因望了她笑道：我可以看嗎？說着，把這信封顛了兩顛。胡太太道，我正是要看。魏太太抽出裏面一張洋信紙來，上面還有鋼筆寫的字，筆畫雖很純熟，可是筆力很弱，當然是位女人的手筆，信上這樣寫：敬：昨晚由電影院回寓，在窄小破舊的樓上，孤獨的對了一盞電燈，我加倍的感到寂寞。窗子外正飛過幾點雨，那沒有玻璃的窗戶，糊着薄紙，漏了不少窟窿。在那窟窿裏送進一陣陣的寒風，那是格外的淒涼，回想到你我在在一起的時候，你給予我的溫暖，徒然讓我增加感觸，我不得掉下幾點淚。我是個薄命的女人，二十多歲，讓我喪失了他，成了一隻孤雁。家鄉在淪陷區，正成了既無叔伯，終鮮兄弟的那個悲慘境遇。白天，有那吃不飽肚的工作，讓我鬼混一天，到了晚上，我一個少年婦孺，向那裏去？幸遇到了你，隨時給予我許多幫助，我是感激的。可是我有點不知足，這只能解決物質上我眼

前一些困難，我在社會上，依然是孤獨，淒涼，悲慘的呀。自然，你會想到這一點的，你是常到這小樓上來溫暖我。可是，第一，我怕呀，人言可畏呀。第二，這始終還是片刻的溫暖而已。你既然同情我，愛我，你就得救我到底。我今天在你當面，幾次想把我的心事說出來，怯懦的我又忍住了。回寓之後，形單影隻，風淒雨苦，受到這分淒涼，我不能再忍了，我不能不說了。我伸出了待救的手，你快救我呀。你有約會，不必寫信，還是打電話罷，快得多呀。最後，我告訴你，我永久是屬於你的，你能救我，我也只要你救，快回音罷！芳上。魏太太把信看過，依然塞進信封裏，交回給胡太太，因道：這是個什麼樣的女人，照信上說的，是個有工作的寡婦。信倒寫得相當流利。胡太太將那信捏在手上，還是顛巍巍的塞到長衣懷裏去。因道：這女人是老胡的舊部下，他根本混蛋，上司可以和女職員作這下流的事嗎？誰還敢出來當女職員呢。不過這個壞女人原也不是好東西，到處找男人。她丈夫大概就是爲了她胡鬧氣死的。你看看這信，她說她永遠是老胡的，她願意作老胡一個外室。這是鬼話。老胡是個什麼美男子，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。他有什麼地位。一個簡任職公務員而已。她就是想騙老胡幾個錢，我真氣死了。太欺侮人。說着嗓子一硬，落下兩行淚。但她也不示弱，立刻將手絹擦乾眼淚。她又取出紙烟來吸。魏太太笑道：既然你知道她是個騙局，你就不必生氣了。你是怎樣發現這封信的呢？胡太太道：我早就知道有這件事了。我質問老胡，他總是絕口否認，還說我吃飛醋。有一次，他和這下流女人同去看話劇，讓我知道，我要到戲館子裏去截他，不幸走漏了風聲，讓他們逃走了。因此，我也更進一步，隨時隨地，找他們的漏洞。他們通信地點是在機關裏，機關裏我不能去，他們覺得是保險的，可是我也有我的辦法，告訴我那個大女孩子，常常假裝到機關裏去玩。教她暗下留意她爸爸私人的信件。只要像是女人筆跡的信封，就偷了拿回來給我。總共只試驗三次，就把這封信抄到了。魏太太笑道：你大小姐今年多大？胡太太笑道：十四歲了，她什麼不曉得。她先偷得那桌子抽屜的鑰匙，藏在身上。那鑰匙本有兩把，老胡掉了一把，他並不戒意，照常的鎖。他就

沒想到別人會開。魏太太笑道：我還要問，你大小姐有什麼法子在她爸爸當面去開抽屜的鎖呢？胡太太聽到這裏，臉上有得意之色。眉毛揚起來笑道：這孩子就是這樣得人疼愛。她陪着她爸爸下了班了，重新由大門外走了回去，對勤務說，丟了手絹在辦公室裏。人家當然讓她去找。自然，她不能每次都說丟了手絹。她總可借了別的緣故，一人再回辦公室去。這次找到了贓物，她就是由找手絹找出來的。你想，我看到這封信就是大肚子彌陀佛我也忍耐不下去吧。信是昨日下午得着的。偏是昨晚上他到一點鐘才回家來。這還不是溫暖那個下賤女人去了嗎？昨晚夜深了我不便和他交涉。今早起來，我把這裏的話質問他，他還咬口不認。我掏出信來，當面唸給他聽。魏太太搶着問道：那就沒有可抵賴的了。胡太太鼻子裏哼了一聲道：就是這樣令人可恨，他若承認了，我只要他和那下流女人斷絕關係，我也不答既往，和平解決。你猜怎麼樣？他比我還強硬，他說這是我捏造的信，伸過手來，要把信搶了去。我真急了，扯着他的衣服，要和他講理。他一掌把我推開，帽子也不戴，就跑出門去了。他料着我不敢到機關裏去找他，先避開我。其實，我怕什麼？那裏也敢去。打破了他的飯碗，那是活該。我有辦法，我不倚靠他當個窮公務員來養活我，等他回來再辦交涉不遲。隔壁趙先生和他同事，負責把他找回來答復我一個解決辦法。我也只好饒了他這一上午，反正他飛不了。可是我一個人坐在家裏，越想越悶，越悶越氣，鄰居們叫我出來走走。我想那也好。對於這種丈夫，犯不上爲他氣壞了身體，我是得樂且樂。正說到這裏，楊嫂送着娟娟進來了。她身上的衣服，雖然還是短的套着長的，可是小臉蛋已經洗乾淨了。便是頭上的頭髮，也梳清楚了。胡太太拉着她的小手，拖到懷裏，摸了她的童髮道：孩子你的命運好，得着一個疼你的爸爸。魏太太道：她爸爸疼她，那也是一句話罷了，爲什麼家裏不多雇一個人專帶孩子，兩個孩子全弄得這樣拖一片掛一片。楊嫂聽了這個話風，流彈有射到自己頭上的可能，便抱起小淪兒要走。魏太太笑着嘆口氣道：唉！提到小孩子髒，你就趕快要走。這不怨你，我怪你也沒用。胡太太在這裏吃飯，快去預備，兩個孩子都留在這裏罷。胡太太道：不，

我請你出去吃頓小館。魏太太道：你還和我客氣什麼。我的家境，你知道，我也不會有什麼盛大的招待。不過在我這裏吃飯，我們可以多談一點。胡太太今天的情緒，需要的就是談。便道：那也好。說着，點了兩點頭。這樣，兩位太太就更是親密的向下談。最後，胡太太爲了集思廣益起見，也就向魏太太請教，要怎樣才能夠得着勝利？魏太太笑道：你問我這些，那我的見解，比你就差得遠了。不過隔壁陶太太倒是御夫有術的人，她隨便老陶幾日，她向來不問一聲到那裏去了。她說，作太太的，千萬不和先生吵，越吵感情越壞，這話當然有理。可是我這個脾氣，就不容易辦到。火氣上來了，無論是誰，我也不能退讓。胡太太又在手皮包裏，取出紙烟來吸着，右手靠了椅子背，微彎過來，夾着口裏的紙烟，偏着頭細細的沉思，噴出一口烟來，然後搖搖頭道：陶太太的話，要附帶條件，看對什麼人說話。男人十有八九是欺軟怕硬。作太太的越退讓，他就越向頭上爬。對先生退讓一點，那也罷了。反正是夫妻，可是他一到另有了女人，兩個人一幫，你退讓，他先把那女人弄進門，你再退讓，那個女人趁風而上，就奪了我們的位置。你三退讓，乾脆，姨太太當家，把正太太打入冷宮，這社會上寵妾滅妻的事就多着呢。抗戰八年來，許多男人離開了家庭，誰都在外面停妻再娶。分明是軋妍頭討小老婆，社會上還起了一個好聽的名詞，說是什麼抗戰夫人。那好了，在家裏的太太，倒反是不抗戰的，將來勝利了，你說在那寒窯受苦的王寶釧一流人物，也當退讓嗎？魏太太聽了這話，立刻心裏拴上了幾個疙瘩，一陣紅暈飛上臉腮。但她這個抗戰夫人的身份，是很少人知道的，胡太太並非老友，更不知道。她強自鎮定着，故意放出笑容道：可是平心說，那些抗戰夫人是無罪的，她們根本是受騙。那個署名芳字的女人，她和胡先生來往，不能算是抗戰夫人。你就不在重慶一同抗戰嗎？胡太太哼的一聲道：我馬上就要那下賤女人好看，她還想達到那個目的嗎？可是我要照陶太太那個說法，退讓一下，那她有什麼不向這條路上走的呢？所以我決不能有一毫妥協的意思。就算我現時在淪陷區，老胡討小老婆，我也不能饒恕的。什麼抗戰不抗戰，男子第二個女人，總是小老婆。胡太

太是自己發牢騷。可是魏太太聽了，就字字刺在心上了。

一三三 物傷其類

胡太太自發着她自己的牢騷，自說着她傷心的故事，她決不想到這些話，對於魏太太會有什麼刺激的。她看到魏太太默然的樣子，便道：老魏，你對於我這番話有什麼感觸嗎？魏太太搖着頭，乾脆答復兩個字，沒有。可是她說完這兩個字之後，自己也感覺不妥，又立刻更正着笑道：感觸自然也是有的。可是那不過是聽評書掉淚，替古人就憂罷了。胡太太臉上的淚痕，還不會完全消失，這就笑道：不要替我就憂，我不會失敗的。除非他姓胡的不想活着，若是他還想作人，他沒有什麼法子可以逃出我的天羅地網。魏太太點點頭道：我也相信你是有辦法的。不過你也有一點失策。你讓你大小姐和你當間諜，你成功了，胡先生失敗了，他想起這事，敗在大小姐手上，他能夠不恨在心嗎？這可在他父女之間，添上一道裂痕。胡太太將頭一擺道：那沒關係。我的孩子，得由我一手教養成功，不靠他們那個無用的爸爸。說起這件事，我倒是贊成隔壁陶太太的。你看陶伯笙忙得烏烟瘴氣，孩子們教養的事，他一點也不辦。倒是陶太太上心，肯悄悄的拿出金鑊子來押款，接濟小孩子。現在買金子鬧得昏天黑地的日子，這倒不是一件易事。小孩子還是靠母教，於今作父親的人，幾個會顧慮到兒女身上。你叫楊嫂去看看她，她在家裏作什麼？也把她找來談談吧？魏太太道：好的，你稍坐一會，我去請陶太太一趟，若是找得着人的話，就在我家摸八圈罷。胡太太笑道：我無所謂，反正我取的是攻勢，今天解決也好，明天解決也好，我不怕老胡會逃出我的手掌心。魏太太帶了笑容，走到陶家，見陶太太屋子裏坐着一位青年女客，裝束是相當的摩登，只是臉子黃黃的，略帶了些脂粉痕，似乎是在臉上擦過眼淚的。因為她眼圈兒上還是紅紅的。魏太太說了句有客，將身子縮回來。陶太太道：你只管進來罷。這是我們同鄉張太太。魏太太走了進去，那張太太站起來點着頭，勉強帶了三分笑容。陶太太

道：看你匆匆的走來，好像有甚麼事找我的樣子，對嗎？魏太太道：胡太太在鬧家務，現時在我家裏，我要你陪她去談談。你家裏有客，只好算了。說着，轉身正待要走。那位張太太已把椅子背上的大衣提起，搭在手臂上。她向陶太太點個頭道：我的話說到這裏爲止，諸事拜託了。陶先生回來了，務必請他到我那裏去一趟。我在重慶，沒有靠得住的人可託。你是我親同鄉，你們不能見事不救呀。說着，眼圈兒又是一紅，最後那句話，她是哽咽住了，差點兒要哭了出來。陶太太向前握了她的手道：你放心罷。我們盡力和你幫忙。事已至此，着急也是無用。張先生一定會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的。那張太太無精打彩的，向二人點點頭，輕輕說句再見，就走了。魏太太道：我看這樣子，又是鬧家務的事吧？陶太太道：誰說不是？唉！這年頭這樣的事就多了。魏太太搖搖頭道：這抗戰生活，把人的脾氣都逼出來了。夫妻之間，總是鬧彊扭。陶太太道：他們夫妻兩個，倒是很和氣的。魏太太道：既是很和氣的，怎麼還會鬧家務？陶太太道：唉！她是一位抗戰夫人。前兩天，那位在家鄉的淪陷夫人，追到重慶來了。人家總還算好，不肯冒昧的找上門來，怕有什麼錯誤，先住在旅館裏，把張先生由機關裏找去了。張先生也是不善於處理，沒有把人家安頓得好。不知是那位缺德的朋友，和她出了一條妙計，寫了一段啓事在報上登着。這啓事絲毫沒有攻擊張先生和抗戰夫人的意思。只是說她在淪陷區六年，受盡了苦。現在已帶了兩個孩子平安到了重慶，和外子張某人聚首，等着把家安頓了，當和外子張某人，分利拜訪親友。這麼一來，我們這位同鄉的何小姐，可就撕破了面子了。她向來打着正牌兒張太太的旗號在社會上交際。而且常常還奔走婦女運動。於今又搬出一個張太太來，還有兩個孩子爲證。你看，這幕揭開，凡是張先生的友好，誰人不知？這位何小姐氣就大了，要張先生也登報啓事，否認有這麼一個淪陷夫人。張先生怎麼敢呢？而且何小姐也根本知道人家有原配在故鄉的。原以爲一個在淪陷區，一個在自由區，目前總不會碰頭。將來抗戰結束了，她和張先生遠走他方，躲開那位淪陷夫人。不想人家來得更快，現在就來了，而且在報上正式宣佈身份。她根本裝着不知道有一位

抗戰夫人，連事實都抹煞了，這讓何小姐真不知道用甚麼手法來招架。魏太太聽到抗戰夫人這個名詞，心裏已是不快活，再經她報告那位淪陷夫人站的腳根之穩，用的手腕之辣，可讓她聯想到將來命運的惡劣。陶太太見她呆呆的站在屋子中間，便道：走罷，不是胡太太在等着我嗎？魏太太道：你看到胡太太，不要提剛才這位張太太的事。陶太太道：她和張先生認識嗎？魏太太道：她家不正也在鬧這同樣的事嗎？她的胡先生也在外面談愛情呢。陶太太道：原來她是爲這個事鬧家務。女人的心是太軟了。像我們這位同鄉何小姐，明知道張先生有太太有孩子，被張先生用一點手腕，就嫁了他了。胡先生家裏發生了問題，又不知道是那一位心軟的女人上了當。魏太太道：你倒是同情抗戰夫人的。陶太太道：女人反正是站在吃虧的一方面，淪陷夫人也好，抗戰夫人也好，都是可以同情的。魏太太昂起頭來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陶太太聽她這樣歎氣，又看她臉色紅紅的，她忽然猛省。陶伯笙曾說過，她和魏端本是在逃難期間結合的，並沒有正式結婚。兩個人的家底，向來不告訴人，誰也覺得裏面大有原因。現在看到她對於抗戰夫人的消息，這樣的感着不安，也就猜着必有相當關聯。越說的多，是讓她心裏越難受。便掉轉話風道：胡太太在你家等着，想必是找牌腳，可惜老陶出去得早一點。要不然，你兩個人現成，再湊一角就成了。走，我看胡太太去。說着，她倒是在前面走。魏太太的心裏，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不痛快之處。帶着沉重的脚步，跟着陶太太走回家來。胡太太正皺着眉坐了吸煙呢，因道：你們談起什麼古今大事了，怎麼談這樣的久？老魏，你皺了眉頭幹什麼？魏太太走進門就被人家這樣的盤問着。也不曾加以考慮，便答道：陶太太家裏來一位女朋友，也在鬧家務，我倒聽了和她怪難受的。胡太太道：免不了又是丈夫在外面作怪。魏太太答復出來了，被她這一問，覺得與胡太太的家務正相反，那位張太太的立場，是和胡太太相對立的，說出來了，她未必同情，便笑道：反正就是這麼回事。說出來了，不過是添你的煩惱而已。胡太太鼻子裏哼上了一聲，擺一擺頭道：我纔犯不上煩惱呢。我成竹在胸，非把那個下流女人驅逐出境不可。她坐了說着，兩個手指夾住煙捲，

將桌沿撐住，在手肘拐，說完之後，把烟捲放到嘴裏吸上一口，噴出一口烟來。她雖是對了女友說話，可是她板住臉子，好像她指的那女人就在當面，她要使出一點威風來，陶太太笑道：「怎麼回事，我還摸不清楚哩。」胡太太將旁邊的椅子拍了兩拍，笑道：「你看我氣糊塗了，你進了門，我都沒有站起身來讓座。這裏坐下罷，讓我慢慢的告訴你。」你對於先生，是個有辦法的人，我特意請你來領教呢。陶太太坐下了，她也不須人家再問，又把她對魏太太所說的故事，從新敘述了一遍。她說話之間，只少十句一聲下流女人。她說：「下流女人，實在也沒有人格，那裏找不到男人，却要找人家有太太的人。就算成功了，也不過是姨太太。作女人的人，爲什麼甘心作姨太太？魏太太聽了這些話，真有些刺耳，可又不便從中加以辯白，只好笑着你們談吧，我幫着楊嫂作飯去。說着，她就走了。一小時後，魏太太把飯菜作好了，請兩位太太到隔壁屋子裏去吃飯。胡太太還是在罵着下流女人和姨太太。魏太太心裏想着，這是個醉鬼，越胡越亂，也就不敢多說引逗的話了。飯後，胡太太自動的要請兩位聽夜戲，而且自告奮勇，這時就去買票。兩位太太看出她有負氣找娛樂的意味，自也不便違拂。胡太太走了，陶太太道：「這位太太，大概是氣昏了，頗有些前言不符後語，她說饒了胡先生一上午，下午再和他辦交涉。可是看她這樣子，不到夜深，他不打算回去，那是怎麼回事？魏太太道：「誰又知道呢？我們聽他的報告，那都是片面之詞呀。我聽人說，她和胡先生，也不是原配，她左一句姨太太右一句姨太太，我疑心她或者是罵着自己。陶太太批嘴笑着，微微點了兩點頭。魏太太心中大喜，笑問道：「你認識她在我先，你知道她是和胡先生怎麼結合的嗎？」陶太太笑道：「反正她不是胡先生的原配太太……：……：這句話不曾說完，他們家劉嫂，匆匆的跑了來道：「太太，快回去罷。那位張太太和張先生一路來了。陶太太說句回頭見，就走了。魏太太獨坐在屋裏，想着今日的事。又回想着，原是隨便猜着說胡太太不是原配，並無證據，不過因爲她和胡先生的年齡，差到十歲，又一個是廣東人，一個是山西人，覺得有些不自然而已，不想她真不是原配。那末，她爲什麼說人家姨太太？於今像我這樣同命運的女人

，大概不少。她想着想着，又想到那位張太太，倒是怪可同情的，想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就把那裝了錢的皮包鎖在箱子裏，放心到陶家來聽新聞。這時陶伯笙那屋子裏，張太太和一個穿西服的人，坐着和陶太太談話。魏太太剛走到門口，那張太太首先站起來，點着頭道：請到屋裏坐坐罷。魏太太走進去了。陶太太簡單介紹着，却沒有說明她和張太太有何等的關係。張先生却認爲是陶太太的好友，被請來作調人的。便向她點了個頭道：魏太太，這件事的發生是出於我意料的。我本人敢起誓，決無惡意。事已至此，我有什麼辦法，只要我擔負得起的，我無不照辦。他說了這麼一個囫圇方案，魏太太完全莫名其妙。只微笑笑。張太太倒是看出了她不懂，她是願意多有些人助威的，也就含混的願意把魏太太拉爲調人。她挺着腰子在椅子上坐着。將她的一張瓜子臉兒繃得緊緊的。她有一雙清秀明亮的眼睛，疊着雙眼皮，但當她繃着臉子的時候，她眼皮垂了下來，是充分的顯示着內心的煩悶與忿怒。她身穿翠藍布罩衫，是八成新的，但胸前前隱隱的畫上許多痕跡，可猜着那全是淚痕。她脇下紐胖上掖着一條花綉手絹，拖得長長的。這也可見到她是不時的扯下手絹來擦眼淚的。魏太太正端相了她，她却感謝了魏太太的注意。因道：魏太太，你想我們年輕婦女，都要的是個面子。四五年以來，相識的人，誰不知道我嫁了姓張的，誰不叫我一聲張太太。現在報上這樣大登啓事，把我認爲什麼人？難道我姓何的，是姓張的姘頭？張先生坐在裏面椅子上，算是在她身後；看不到她的臉子。當她說的時候，他也是低了頭，只管用兩手輪流去摸西服領子。他大概是四十五上下年紀了。頭頂上有三分之一的地方，已經卸頂，黃頭皮子，光着發亮。後腦雖也蓄着分髮，但已稀薄得很了。他鼻子上架了一副大框眼鏡，長圓的臉子，上半部反映着酒糟色，下半部一大圈黑鬚樁子，由下巴長到兩耳邊。這個人並不算什麼美男子，試看張太太那細高條兒，清秀的面孔，穿上清淡的衣服，實在可愛，爲什麼嫁這麼一個中年以上的人作抗戰夫人呢？她頃刻之間在雙方觀察下，發生了這點感想。那張先生却不肯接受姘頭這句話。便站起來道：你何必這樣糟蹋自己。無論怎麼着，我們也是眷屬關係吧？張太太也

站起來，將手指着他道：二位聽聽，他現在改口了，不說我是太太，說我是眷屬。我早請教過了律師，眷屬？你就說我是姨太太。你姓張的有什麼了不起，教我作姨太太。你的心變得真快呀。你害苦了我了。我一輩子沒臉見人。你要知道，我是受過教育的人啦。我真冤屈死了。她越說越傷心，早是流着淚，說到最後一句，可就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了。張先生紅着臉道：這不像話，這是人家陶太太家裏，怎麼可以在人家家裏哭？張太太扯下紐絛上的手絹，擦着眼淚道：人家誰像你鐵打心腸，都是同情我的。那張先生本來理屈，見抗戰夫人一哭，更沒有了法子，拿起放在几上的帽子，就有要走的樣子。張太太伸開手來，將門攔着，瞪了眼道：你沒有把條件談好，你不能走。張先生道：你並不和我談判，你和我鬧，我有什麼法子呢？陶太太也站起來，帶笑攔着道：張先生，你寬坐一會，讓我們來勸解勸解罷。憑良心說，何小姐是受着一點委屈的。怎麼着、你們也共過這幾年的患難，總要大家想個委曲求全的辦法。張先生聽說，便把拿起來了的帽子復又放下，向陶太太深深的點了兩點頭，表示着對她的話，是非常之贊同。笑道：誰不是這樣的說呢？報上這段啓事，事先我是決不知道。既然登出來了，那是無可挽回的事。張太太道：怎麼無可挽回？你不會登一段更正的啓事嗎？張先生並不答復她的話，却向陶太太道：你看她這樣的說話，教我怎麼作得到，這本來是事實，我若登啓事，豈不是自己給人家把柄，拿出犯罪的證據嗎？張太太掉轉臉來，向他一頓腳道：你太偏心了，你怕事，你怕犯罪，就不該和我結婚。你非登啓事更正不可。你若不登啓事，我就到法院裏去告你重婚，你欺騙我逃難的女子。張先生紅着臉坐下了，將那呢帽拿在手上盤弄，低頭不作聲。張太太道：你裝聾作啞，那不成！我的親戚朋友現在都曉得你原來有老婆的了，我現在成了什麼人，你必得在報上給我挽回這個面子。你你你……，她越說越急，接連的說了幾個你字，還交待不出下文來。張先生道：你不要逼我，我辦不到的事，你逼死我也是枉然。我會對你說了，大家委曲求全一點，那啓事你只當沒有看到就是了。說時還是低了頭弄帽子。張太太也急了，站在椅子邊，將那椅靠拿着，來回的搖撼了幾

下，搖得椅子腳碰地，叮噠有聲。她瞪了眼道：你這是什麼話？我只當沒有看到？就算我當沒有看到，我那些親戚朋友，也肯當沒有看到嗎？人家現在都說我是你姓張的姨太太，我不能受這個侮辱。陶太太向前，將她拉着在床沿上坐下，這和張先生就相隔得遠了，中間還有一張四方桌子呢。陶太太也挨了她坐下，笑道：這是你自己多心，誰敢說你是姨太太呢？你和張先生在重慶住了這多年，誰不知道你是張太太？你和張先生結婚的時候，你是一個人，他也是一個人，怎麼會是姨太太？誰說這話，給他兩個耳光。魏太太坐在靠房門的一張方凳上，聽了這話，讓她太興奮了，突然站起來，鼓着掌，高喊了兩個字，對了！張先生坐在桌子那邊，這算有了說話的機會了。便道：我也是這樣說。我覺得彼此不相犯，各過各的日子，名稱上並不會發生問題。反正生活費，我決計負擔。張太太道：好漂亮話！你這個造孽的公務員，每月有多少錢讓你負擔這個生活那個生活。陶太太笑道：我的太太，你別起急，有話慢慢的商量。若是像你這樣，張先生一開口，你就駁他個體無完膚，這話怎麼說得攏？這幾年來你們很和睦的，決不能因為出了這麼一個岔，就決裂了。張先生的意思，完全還是將就着你，向妥協的路上走。張太太坐在床沿上，兩腳一頓道：他將就着我嗎？這一個星期，每日他都是回家來，打個轉身就走了，好像凳子上有釘子，會扎了他的屁股。我原來也還忍讓着，隨他去打這個圓場，他反正是硬不起腰幹子來的人，開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暫且不必把這事揭開來鬧。可是自這啓事登出來之後，他索興兩天不露面。這分明是他有意摔開我，摔開我就摔開我，只要他三天之內，不在報上登出啓事來，我就告他騙婚重婚。陶太太插一句話，問道：你那啓事，要怎樣的登法呢？張太太道：我要他說明：某年某月某日，和我在重慶結婚。他不登也可以，我來登，只要他在原稿上蓋個章簽個字。陶太太微笑了笑，卻沒作聲。張先生覺得作調人的也不贊同了，自己更有理。便道：陶太太你看，這不是讓我作繭自縛嗎？張太太道：怎麼人家可以登啓事，我就不能登啓事？張先生苦笑道：你要這樣說，我有什麼法子？你能說登這樣的啓事，不要一點根據嗎？你這樣辦，不見得於你有利的。你拿不

出根據來，你也是作繭自縛。張太太道：好，你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。你這狼心狗肺的東西。張先生紅了臉道：你罵得這樣狠毒，我怎麼會是狼心狗肺？張太太道：我怎麼會拿不出根據來？你說你說。說着，挺胸站了起來。張先生再無法忍受了，一拍桌子，站起來道：我說，我說。我和你沒有正式結婚，我家裏有太太，你根本知道，你有什麼證據告我重婚。我們不過是和姦而已。他說着，拿起帽子，奪門而出。走出房門的時候，和魏太太挨身而過，幾乎把魏太太撞倒，張太太連叫你別走，但是他那裏聽見，他頭也不回的去遠了。張太太側身向床上一倒，放聲大哭。陶太太和魏太太都向前極力的勸解着，她方才坐起來，擰着眼淚道：你看這個姓張的，是多麼狠的心。他說和我沒有正式結婚倒也罷了。他竟是說和我通姦，幸而你兩位全是知道我的。若在別地方這樣說了，我還有臉作人嗎？說着，又流下淚來。陶太太道：你不要光說眼前，你也當記一記這幾年來他待你的好處。張太太道：那全是騙我的。他曾說了，抗戰結束，改名換姓，帶我遠走高飛，永不回老家。現在抗戰還沒有結束呢，他家裏女人來了，就翻了臉了。大後方像我這樣受騙的女人就多了，我一定要和姓張的鬧到底。就算是抗戰夫人吧。也讓人知道抗戰夫人決不是好惹的。魏太太眼看這幕戲，又聽了許多刺耳之言，心裏也不亞於張太太那分難受，只是呆住了聽陶張兩人一勸一訴。還是楊嫂來叫，胡太太買戲票子來了，方才懶洋洋的回家去。

一四 一場慘敗

胡太太說是買戲票子來了，魏太太相信是真的有戲可看。回家見着她的面。就笑道：你買了幾張票？也許要去了，不止我和陶太太。胡太太先是眯着眼睛一笑，然後抓住她的手笑道：不聽戲了，我們過南岸去唆它半天。魏太太道：不錯，羅致明家裏有個局面，你怎麼知道的？胡太太道：也許無巧不成書。我去買戲票順便到商場裏去買兩條應用的手帕，就遇到了朱四奶奶。她說，她答應了羅太太

的約會今天到南岸去賭一場，叫我務必參加。魏太太道：朱四奶奶？這是重慶市上一個有名的人物。常聽到人說，她坐了小汽車到郊外去趕賭場。人家可是大手筆，我們這小局面，她也願意參加嗎？胡太太笑道：我就是這樣子問過她的。她說，誰也不想不在賭場上贏錢，大小有什麼關係，無非是消遣而已。我想，這個人我們有聯絡的必要，你也去一個好不好？魏太太笑道：我怎麼攀交得上呢？你是知道的，那種大場面我沒有資本參加。胡太太道：羅家邀的角，還不是我們這批熟人？我想，也不會是什麼大賭。魏太太站起沉吟了一會子看看床頭邊那兩口箱子。她聯想到那小箱子裏還有魏先生留在家裏的十五萬元。雖然這裏只有兩萬元是屬於自己的。但暫時帶着去充充賭本，壯壯面子，並沒有關係。反正自己立定主意，限定那兩萬元去輸，輸過了額就不賭，這十三萬元還可以帶回來。胡太太看她出神的樣子，便笑道：那沒有關係，你若資本不夠，我可以補充你兩萬元。魏太太道：錢我倒是有。不過……她說時，站在屋子中間，提起一隻腳來，將腳尖在地面上顛動着。胡太太道：有錢就好辦，你還考慮什麼？走走，我們就動身。魏太太道：你還是一個人去罷。她說時，臉上帶了幾分笑意。胡太太道：不要考慮了。魏先生回來了，你就是說我邀你出去的。魏太太道：他管不着我。胡太太道：既是這麼着，我們就走罷。說着，抓住魏太太的袖子，扯了幾下。魏太太笑道：我就是這樣走嗎？也得洗把臉吧？胡太太聽她這樣一說，分明是她答應走了。便笑道：我也得洗把臉，不能把這個哭喪着的臉到人家去。魏太太借着這個原故，就叫楊嫂打水。她洗過臉，化過裝，把箱子裏裝的十幾萬元鈔票，都盛在手皮包裏。胡太太看到她收鈔票，便笑道：哦！原來你資本這樣充足，裝什麼窘，還說攀交不上呢。魏太太笑道：這不是我的錢。胡太太道：先生的錢，還不就是太太的錢嗎？走吧。說時，拉了魏太太的袖子就往外面拉出去。到了大門外，魏太太自不會有什麼考慮，一小時又半以後，經過渡輪和滑竿的載運，就到了羅致明家了。羅家倒是一幢瓦蓋的小洋房，三明一暗的，還有一間小客廳呢。客廳裏男男女女，已坐着五六位，范寶華也在座。其中一位女客，穿着淺灰嚶嚶袍子，手指上

帶了一枚亮晶晶的鑽石戒指，那可以知道就是朱四奶奶了。羅致明夫婦，看到又來了兩位女賓，這個大賭的局面就算告成，格外忙著起勁。胡太太表示她和朱四奶奶很熟，已是搶先給魏太太介紹，這位朱四奶奶雖然裝束摩登，臉子並不漂亮，額頭向前突出，睛眼向裏凹下，小嘴唇上，頂了個蒜瓣鼻子。儘管她皮膚雪白細嫩，並不能給予人一個愛好的印象。也許她自己有這樣一點自知之明，對於青年婦女而又長得漂亮的，是十分的歡喜。立刻走向前和魏太太拉着手笑道：我怎麼稱呼呢？還是太太相稱？還是小姐相稱呢？你這樣年輕，應該是小姐相稱爲宜呢。胡太太笑道：她姓田，你就叫她田小姐罷。朱四奶奶將身子一扭，笑着來個表演話劇的姿勢，點了頭道：哦！田小姐，田小姐我們好像是在那裏見過，也許是那個舞廳罷。魏太太笑道：我不會跳舞。朱四奶奶偏着頭想了一想，因道：反正我們是在那裏見過罷。說着，她果然就像彼此交情很深似的，於是拉着魏太太的手，同在旁邊一張藤製的長椅子上坐下。羅致明點點人數，已有八位之多，便站在屋子中間，向四處點着八方頭，笑道：現在就入場嗎？一切都預備好了。胡太太笑道：忙什麼？我們來了茶還沒有喝下去一杯呢。羅致明道：這有點原因，因爲四奶奶在今天九點鐘以前必需回到重慶。同時范先生他也要早點回去。四奶奶笑道：可別以我的行動爲轉移呀。我不過是臨時參戰。我希望我走了，各位還繼續的向下打。這位主婦羅太太打扮成個乾淨利落的樣子，穿件白色沿邊的黑綢袍子，兩隻手洗得白淨淨的，手裏捧着一面洋瓷托盆，裏面堆疊着大小成捆的鈔票。只看她長圓的瓜子臉上，兩隻溜轉的眼睛，一笑酒窩兒一掀。眼珠隨了一動。表示着她精明強幹的樣子。魏太太笑道：哎呀！羅太太預備的資本不少。她道：全是些小額票子，有什麼了不起。因爲有好幾位提議，今天我們打小一點，却又不妨熱鬧一點。所以我們多須備一些鈔票。她們這樣問答着。男女客人，都已起身。羅家的賭場就在這小客廳隔壁，似乎是向來就有準備的。四方的一間小屋子，正中擺了一張小圓桌，圓桌上厚厚的鋪着棕毯。兩方有玻璃窗的地方，在玻璃上都擋上了一層白的薄綢，圍着桌子的木椅子全都墊了細軟的東西。在重慶的抗戰生活，

中產之家，根本沒有細軟的坐位。桌椅也不少，是竹製品，更談不上什麼桌毯和椅墊了。今天羅家這分排場，顯着有些特別，大家隨便的坐下，羅致明就拿了兩盒嶄新的撲克牌，放在桌毯中心。羅太太像作主人的樣子，坐在圓桌面下方。魏太太胡太太朱四奶奶一順兒向上坐着，都在桌子的左邊。此外便是男客。除一個范寶華之外，是趙經理朱經理吳科長。這位吳科長，是客人中最豪華的一位，三十多歲，穿一套真正來自英國皇家公司的西裝。灰色細呢上略略反出一道紫光。他像奶奶似的手指上帶了一枚亮晶晶的鑽石戒子，富貴之氣逼人。魏太太心裏，立刻發生了個感想，在這桌上，恐怕要算自己的身份最窮，今天和這些人賭錢必須穩紮穩打。這些人的錢，都是發國難財來的，贏他們幾文，那是天理良心。贏不到也不要緊，千萬可別財趕大伴，讓他們贏了去。他們贏了我的錢，還不夠他們打發小費的呢。這樣想着，自己就沒有作聲，悄悄的坐在主婦旁邊。羅太太道：我們要扳坐嗎？說時，她拿了一副撲克牌在手上盤弄着。她眼望了大家帶着三分微笑。朱四奶奶道：我們打小牌，無非是消遣而已。誰也不必把這個過分的認真。現在我們男女分座，各佔一邊，這就很好。各位，不會疑心我們娘子軍勾結一致嗎？她說着話，把嘴唇裏兩排雪白的牙齒笑着露出，眼珠向大家一瞟。這幾位男客同聲笑着說不敢不敢。吳科長便道：男女分座，這樣就好，我們尊重四奶奶的高見。這樣說着，又讓魏太太心裏想着，人家都說朱四奶奶交際很廣，是個文明過份的人。現在看來，在賭場上還要講過男女分座，也不是相傳的那些謠言了。於是對四奶奶又添加了幾分好感。主婦這時已向大家徵求得同意，起碼一千元進牌。五萬元一底，而且好幾人聲明着，這只是大家在一處玩玩，不必打大的。魏太太心中估計，這已和自己平常小賭，大了一半，可能輸個十萬八萬的，非打得穩不可。在這桌上，只有一小半人的性格是熟的，在最先的半小時內，只可作個觀場的性質，千萬得忍住了，不可鬆手。她這樣的想着，在二十分鐘內，已把這些男賓的態度看出來了，那位吳科長完全是個大資本家的作風，無論有牌無牌，總得跟進。除非牌過於惡劣，不肯將牌扔下。至於手上有牌，只要是個對子，他就肯出

到一萬兩萬的來打擊人。倘能抓着好牌，贏他的錢那是很容易的。宋經理是個穩紮穩打的人，還看不出他的路數。趙經理却喜投機。女客方面，只有朱四奶奶是生手，看到賭錢倒是遊戲出之。有了這樣的看法，魏太太也就開始下注子和人比個高下了。接着這半小時就贏了七八萬。其中兩次，都是贏着吳科長的。最後一次，他僅僅只有一個對子，就出着兩萬元，魏太太却是三個九，她爲了謹慎起見，並不在吳科長出錢之後，予以反擊。當她攤出牌來之後，朱四奶奶笑道：魏太太，你爲什麼不唆？她道：吳科長桌上亮出來的四張牌六七十。假如他手上暗張是個八，我可碰了釘子了。朱四奶奶搖着頭道：吳科長面前，大概有八九萬元，他若是個順子，他肯和你客氣？他就唆了。魏太太笑道：我還是穩紮穩打罷。她這樣說着，這件事自然也就算揭了過去。可是在牌桌上的戰友，也就認識她是一種什麼戰術。又是牌轉兩週，吳科長牌面子上有兩張八，暗張是個A。他已經把面前八九萬元，輸得只剩三萬上下了。他起到最後那張八，並沒有考慮，把面前的鈔票向桌中心推着，叫了一聲唆。魏太太面前明張，是一張K，一張九，暗張也是個九。根據吳科長的作風，料着不會是三個頭。她自己是準贏了他的。不過後面還有兩張牌沒有來。知道他還會取得什麼。面前已是將贏得十幾萬元的鈔票，這很夠了。等這一小時過去，將這大批現鈔納進皮包，只把些零鈔應付局面，今天就算沒有白來。她想着是對的，把牌扔了。下家是胡太太，倒是跟進散牌的人，將一張明牌向她面前一丟，可不就是一張九嗎？魏太太兩脚在地上齊齊一頓，噤了一聲。結果，吳科長還是兩張八和一個A，並沒有進得好牌。胡太太却以一對十贏了他的錢。朱四奶奶將手拍了魏太太的肩膀道：你也太把隱了。這桌上你的牌風很好，你這樣打，不但是錯過機會，而且會把手打閉了的。魏太太笑道：我這個作風也許是不對。但是冒險的時候就少得多了。她嘴裏是這樣的說了可是心裏却未嘗不後悔。她轉一個念頭，趁着今天的牌風很好，在座的全是財神，撈他們幾個國難財有何不可。正在這樣想着，那位吳科長已是在口袋裏一掏，掏出一疊五元一張的美鈔，向面前一放，遠用帶着鑽石戒指的手，在鈔票上拍了兩拍，笑

道：美鈔怎樣的算法？羅太太笑道：我們可沒有美鈔奉陪。吳科長先換了法幣去用，好不好？用什麼價錢換出來，你再用什麼價錢收回去。吳科長在身上掏出一隻扁平的賽銀盒子和一隻打火機。從容的打開盒子取了紙烟啣着，將打火機亮着火，吸着紙烟。同時，把開了蓋的紙烟盒子托在手上，向滿桌的男女賭友敬着紙煙，表示着他那分悠閑。魏太太倒是接受了他一支煙，自擦了火柴吸着，覺得那煙吸到口裏香噴噴的，甜津津的，這決不是重慶市上的土製煙。心裏立刻也就想着，這小子絕對有錢，贏他幾張美鈔，在他是毫無所謂的。她心裏有了這麼一個念頭，機會不久也就來了。有一付牌，吳科長面前攤開了四張紅桃子同花，牌點子是四六八Q。他却擲出了四張美鈔。共計二十元。他微笑道：就算四萬罷。魏太太看看，這除了他是同花，配合那張暗牌，最大不過是一對Q，實在不足爲懼，照着他那專用大注子嚇人的脾氣，就可以贏他這注美鈔，自己正有一對老K呢。她輪着班次，却在朱四奶奶的下手，而朱四奶奶面前擺了一對明張十，她却說聲唆了，把面前一堆鈔票推出去，約莫是六七萬元。魏太太見已有一個人捉機，就沒有作聲。而吳科長並不退讓，問道：四奶奶，你那是多少錢？四奶奶笑道：你還要看我的牌嗎？吳科長笑道：至多我再出十元美金，我當然要看。四奶奶笑道：那也好，我們來個君子協定，我也出三十元美金。免得點這一堆法幣。各位同意不同意？大家要看看他兩人賭美金的熱鬧，並不嫌破壞法規，都說可以可以。四奶奶果然打開懷裏手皮包，取出三張十元美金，向桌心裏一扔，把原來的法幣收回。吳科長更不示弱，又取了兩張五元美鈔，加到注上。四奶奶把桌上那張暗牌翻過來，猛可的向桌毯上一擲，笑道：三個十，我認定你是同花，碰了這個釘子了。吳科長也不亮牌，將明暗牌收成一疊，抓了牌角，當了扇子搖，向四奶奶揮着道：你真有三個十！你拿錢。四奶奶點着頭，笑着說聲對不起，將美鈔和其他的法幣賭注，兩手掃着，一齊歸攏到桌前。將自己三十元美鈔提出，拿着向大家照照，笑道：這算是奧賽的，原來代表我面前法幣唆哈的，我收回了。說着，她將三十元美金收回了皮包。魏太太看着，心想，吳科長果然只是拿一對投機的。若不是

四奶奶有三個十，自己可贏得那三十元美金了。這時，桌上有了兩家在拿美金來賭，也正是都帶了鑽石戒指的。現在不但是可注意吳科長，也可注意四奶奶，她已是十萬以上的贏家了。由此時起，她就和朱吳二人很碰過兩回，每次也贏個萬兒八千的。有次朱四奶奶明張一對四，一個A，出三萬元。魏太太明暗九十兩對，照樣出錢。范寶華明張只是兩個老K，却唆了。看那數目，不到五萬，朱四奶奶已跟進，魏太太有兩對，勢成騎虎，也不能犧牲那四萬元，也只好跟進。第五張牌攤出的結果，范寶華是三個老K，他贏了。不久吳科長以一對七的明張，和范寶華的一對九明張比上，又是各出三萬元。魏太太是老K明暗張各一，一張J，一張A，自然跟進，到了第五張，明張又有了一對A。這樣的兩大對，有什麼不下注？把桌前的五六萬元全唆。她見范吳二位始終還是明張七九各一對，他們的牌決不會大於自己。因為他們的暗張，若是七或九，各配成三個頭的話，早就該唆了。至少也出了大注了。尤其是吳科長，沒有什麼牌也下大注，他若有三張七，決忍不住而只出三萬元。那麼這牌贏定了。可是事實不然，范寶華在吳科長上手出了注看牌。吳科長把起手的一張暗牌翻過來亮一亮，就是一張七。笑道：這很顯然，范先生以明張一對九，敢看魏太太明張一對A和一個老K，一個J，必是三個九，我派司了。范寶華笑道：可不就是三個九。說着，把那張暗牌翻過來，笑問道：魏太太，你是三個愛斯嗎？她見范寶華肯出錢，心裏先在碰跳，及至那張九翻出來，她的臉就紅了。將四張明牌和那張暗牌和在一處，向大牌堆裏一塞，鼻子裏哼了一聲搖搖頭道：又碰釘子。說畢，回轉頭來向胡太太道：你看這牌面取得多麼好看。那個愛斯，竟是催命符呢。胡太太道：那難怪你，這樣好的牌，我也是會唆的。你沒有打錯。魏太太雖輸了錢，倒也得些精神上的鼓勵，更不示弱。最先拿出來的五萬元法幣，已是輸光了。於是把皮包打開又取出五萬元來。她原來的打算是穩紮穩打，在屢次失敗之下，覺得穩打是不容易把錢贏回來的。於是得着機會，投了兩次機。恰是這兩回又碰到了趙經理范寶華有牌，全被人家捉住了。五萬元不曾戰得十個回合，又已輸光。魏太太心裏明白，這個禍事惹得不

小。那帶來的十五萬元，有十三萬元是丈夫和司長匯款的款子，決移動不得。於今既是用了一半，回得家去，反正是無法交代。索興把最後的五萬元也拿出一拚。再也不想贏人家的美金了。只要贏回原來的十萬元就行。贏不了十萬，贏回八萬也好。否則絲毫補救的辦法沒有，只有回家和魏端本大吵一頓了。就是拚了大吵，自己實在也是短情短理，不把這筆賭本撈回來，那實在是無面目見丈夫的。一不作，二不休，不賭毫無辦法。而且牌並沒有終場，自己表示輸不起了下場，對於今天新認識的朱四奶奶，是個失面子的事。她一面心裏想着，一面打牌。兩牌沒有好牌，派司以後，也沒有動聲色。只是感覺到面孔和耳朵全在發燒。這其間在桌旁邊茶几上取了紙烟碟子裏的一枝紙烟吸着，又叫旁邊伺候的老媽子，斟了一杯熱茶來喝。混到了發第四牌的時候，起手明暗張得了一對A這決沒有不進牌之理。於是打開懷裏的皮包，取出剩餘的五萬元，放在面前，提出三千元進牌。這一牌，全桌沒有進得好牌的，八個人，五個人派司，只有兩個人和魏太太賭，就憑了兩張A，贏得七八千元。這雖是小勝，倒給予了她一點轉機，自己並也想着，對於最後這批資本，必須好好處理，又恢復到穩紮穩打的戰術。這五萬元，果然是經賭，直賭到第三個小時，方纔輸光。最後一牌，還是爲碰釘子輸的。她突然由座位上站起來，兩手扶了桌沿，搖搖頭道：不行。我的賭風，十分的惡劣，我要休息一下了。說着她離開了賭場，走到隔壁小客室裏，在傍沙發式的籐椅子上坐下。那隻手提皮包她原是始終抱在懷裏的。這時，趁着客室裏無人，打開來看了一看。裏面空空的，原來成捲的鈔票，全沒有了。其實她不必看，也知道皮包裏是空了的，但必須這樣看一下才能證實不是作一個惡夢。她無精帶彩的，兩手緩緩將手皮包合上，依然聽到皮包合口的兩個連環白銅拗紐嘎啞一響，還是像平常關着大批鈔票的響聲一樣。她將皮包放在懷裏摟着，人靠住椅子背坐了，右手按住皮包，左手抬起來，慢慢地撫摸着自己的頭髮。她由耳根的發燒，感覺到心裏也在發燒。她想着想着，將左手連連的拍着空皮包，將牙齒緊緊的咬了下半唇皮，微微的搖着頭。心想自己分明知道這十五萬元是分文不能移動的錢，而且也決定

了今天不出門，偏偏遇到胡太太拉到這地方來。越是怕輸，越是輸得慘。這款子在明日上午，魏端本一定要和司長匯出去的，回家去，告訴把錢輸光了，不會逼得他投河嗎？今天真不該來。她想着，兩腳同時在地面上一頓。恰好在這個時候，胡太太也來了，她走到她身邊，彎了腰低聲問道：怎麼樣？你不來了？魏太太搖了兩搖頭道：不能來了，我整整輸了十五萬元。連回去的轎子錢都沒有了。真慘！說着，微微的一笑。胡太太知道她這一笑，是含着有兩行眼淚在內的。她來，是自己拉來的，不能不負點道義上的責任，也就怔怔的站着，交代不出話來。

一五 鑄成大錯

魏太太是常常賭錢的人，輸贏十萬元上下，也很平常。自然，由民國三十三年，到民國三十四年，這一階段裏，十萬元還不是小公務員家庭的小開支。但魏太太贏了，是狂化兩天，家庭並沒有補益。輸了呢，欠朋友一部分，家裏拉一部分虧空，也每次搪塞過去。只有這次不同，現花花的拿出十五萬元鈔票來輸光了，而這鈔票，又是與魏先生飯碗有關的款子。回家去魏端本要這筆錢，把什麼交給他？縱然可以和他橫吵，若是連累他在上司面前失去信用，可能會被免職，那就了不得了。何況魏太太今日只是一時心動，要見識見識這位交際明星朱四奶奶。這回來賭輸，那是冤枉的。因此她在掃興之下，特別的懊悔。胡太太站在她面前，在無可安慰之下，默默的相對着。魏太太覺得兩腮發燒，兩手肘拐，撐了懷裏的皮包，然後十指向上，分叉着，托了自己的下巴和臉腮，眼光向當面的平地望着。忽然一抬眼皮，看到胡太太站在面前，便用低微的聲音問道：你怎麼也下場了？胡太太道：我看你在作什麼呢，特意來看看你的。魏太太將頭抬起來了，兩手環抱在胸前，微笑道：你以為我心裏很是懊喪嗎？胡太太道：賭錢原是有輸有贏的，不過你今天並沒有興致來賭的。魏太太沒說什麼，只是微微的笑着。胡太太笑道：他們還打算繼續半小時，你若是願意再來的話，我可以和你充兩萬元本錢，

你的意思怎麼樣？也許可以弄回幾萬元來。魏太太靜靜的想着，又伸起兩隻手來，分叉着托住了兩腮。兩隻眼睛，又呆看了面前那塊平地。胡太太道：你還有什麼考慮的？輸了，我們就儘這兩萬元輸，輸光了也就算了。贏了，也許可以把本錢撈回幾個來，你的意思如何？魏太太突然站起來，拿着皮包，將手一拍，笑道：好罷。我再花掉這兩萬元。胡太太就打開皮包提出兩萬元交給魏太太。於是兩個人故意帶着笑容，走入賭場。女太太的行動，在場的男賓，自不便過問。魏太太坐下來，先小賭了兩牌，也贏了幾個錢，後來手上拿到K十兩對，覺得是個贏錢的機會，把桌前的鈔票，向桌子中心一推，說聲唆了。可是這又碰了個釘子，范寶華拿了三個五，笑嘻嘻的說了聲三五牌香烟，把魏太太的錢全數掃收了。魏太太向胡太太苦笑了一笑，因道：你看，又完了。這回可該停止了。說着，站了起來道：我告退了。我今天手氣太閉。范寶華看到她這次輸得太多，倒是很同情的。便笑道：大概還有十來分鐘你何不完？我這裏分一筆款子去充賭本，好不好？魏太太已離開座位了，點着頭道：謝謝，我皮包裏還有錢呢？算了，不賭了。說着，坐到旁邊椅子上去靜靜的等着。十幾分鐘後，撲克牌散場了。朱四奶奶首先發言道：我要走了。那位和我一路過江去？魏太太道：我陪四奶奶走。羅太太，有滑竿嗎？主婦正收拾着桌子呢，便笑道：忙什麼的？在我這裏吃了晚飯走。魏太太道：不，我回去還有事。兩個孩子也盼望着我呢。范寶華胡太太都隨着說要走。主人知道，賭友對於頭家的招待，那是不會客氣的。這四位既是要走，就不強留，雇了四乘滑竿。將一男三女，送到江邊。過了江，胡太太四奶奶都找着代步，趕快的回家。魏太太和范先生遲到一步，恰好輪渡碼頭上的轎子都沒有了，魏太太走上江邊碼頭，已爬了二百多層石坡，站着只是喘氣。她一路沒有作聲，只是隨了人走，好像彼此都不認識似的。這時范寶華道：魏太太回家嗎？我給你找車子去。今天這碼頭上竟會沒有了轎子，也沒有了車子。魏太太道：沒有關係，我在街上還要買點東西，回頭趕公共汽車罷。說時，向范寶華看看。見他夾着一個大皮包，因笑道……范先生今日滿載而歸。他道：沒有贏什麼，不過六七萬元。

魏太太心裏有這麼一句話想說出來：范先生，我想和你借十二萬元可以嗎？可是這話到了舌尖上要說出來，却又忍回去了。默然的跟着走了一截路。這裏到范寶華的寫字間不遠。他隨便的客氣着道：魏太太，到我號上去休息一下嗎？魏太太道：對了，這裏到你寫字間不遠。好的，我到你那裏去借個電話打一下。范寶華也沒猜着她有什麼意思。引着她向自己寫字間裏走。這已是晚上九點鐘了。這樓下的貿易公司，職員早已下了班。櫃檯裏面只有兩盞垂下來的小電燈亮着。上樓梯的地方，倒是大電燈通亮，還有人上下。范寶華一面上樓梯一面伸手到褲子插袋裏去掏鑰匙。口裏一面笑道：我那個看門的聽差，恐怕早已溜開了。說着，走到他寫字間門口，果然是門關閉上了。他掏出一把大鑰匙，將門鎖開着，推了門，將門框上的電門子扭着了電燈，笑道：魏太太，請到裏面稍坐片刻，我去找開水去。說着，扭身就走。當他走的時候，脚下噹的一聲響。魏太太只管說着不要客氣，他也沒有聽見。她低頭看那發響的所在，是幾根五色絲線，拴着幾把白銅鑰匙。魏太太想起來了，前天到這裏來，看到范先生用這把鑰匙，開那裝着鈔票的抽斗，這正是他的。於是將鑰匙代爲拾起，走進屋子去。屋子裏空洞洞的，連寫字檯上的文具，都已收拾起來，只有一盞未亮的檯燈，獨立在桌子角上。魏太太願意屋子裏亮些，把檯燈代扭着了，且架腿坐在旁邊沙發上。但等了好幾分鐘范寶華並不見來。心裏也就想着，他來了，怎樣開口向他借錢呢？看他那樣子，倒是表示同情的，在賭桌上就答應借賭本給我，現在正式和他借錢，他應該不會推諉。今天不借一筆錢，回家休想過太平日子。只是自己要借的是十五萬，至少是十二萬元，他不嫌多麼？照說，他那桌子抽斗裏，就放有一二十萬現鈔，他是毫無困難可以拿出來的。他是個發國難財的商人，這全是不義之財。想到這裏就不免對了那寫字檯的各個抽斗望着。手上拿了開抽斗的鑰匙呢，她托着鑰匙在手心上顛了兩顛。偏頭聽聽門外那條過道，並沒有腳步聲。於是站起身來，扶着門探頭向外看看，那走道上空洞洞的，只有屋頂上那不大亮的燈光，照着走廊裏黃昏昏的。魏太太咳嗽了兩聲，也沒有人理會。她心裏一動，鑰匙會落在我手上，這是個好機

會呀。但立刻覺得有些害怕，莫名其妙的，隨手把這房門關上了。關上門之後，對那桌子抽斗注視一下。咬着牙齒，微微點了兩點頭。看看手心，那開抽斗的鑰匙，還在手上呢，突然的身子一聳，跑了過去，在抽斗鎖眼裏，伸進鑰匙，把鎖簧打開了。她打開抽斗來，一點沒有錯誤，正是范寶華放現鈔的所在。那裏面大一網小一網的鈔票，全是比得齊齊的疊着。她挑了兩網票額大，網子小的在手，趕快揣進懷裏，然後再把抽斗鎖着。鑰匙捏在手心裏，搶到沙發邊，緩緩的坐下，遠遠的離開了這寫字檯。可是聽聽門外的走道，依然沒有腳步聲。在衣服裏面，覺得這顆心砰砰的亂跳，似乎外面這件花網袍子，都被這心房所衝動。坐了一會，起身將房門打開，探頭向外看看，走道上還是沒人。她手扶了門，出了一會神，心想，這姓范的怎麼回事？把我引進他屋子裏，他竟是一去無蹤影了。他莫非不存什麼好心？至少也是太沒有禮貌。一不作二不休，那抽斗裏還有幾網鈔票，我都給它拿過來。這回透着胆子大些了，二次關上了門，再去把抽斗打開，裏面共是大小三網鈔票，把兩網大的，先塞在桌子下的字紙簍裏，那網小的，揣到身上短大衣插袋裏，立刻關上抽斗，並不加鎖。鑰匙由鎖眼裏拔出來，也放進衣袋裏。她回到沙發椅子上坐着，覺得手和脚有些抖顫，靠了沙發背坐着，微閉了一下眼睛。但這沒有一分鐘，她又跳起來了。先打開放在沙發上的手提包，然後將桌下字紙簍提出，將那兩大網鈔票，向皮包裏塞着。無奈皮包包口小，鈔票網子大，塞不進去。她急忙中，將牙齒把網鈔票的繩子咬着，頭一陣亂擺，繩子咬斷，於是把兩網鈔票抖散了，亂塞進皮包裏去。那斷繩子隨手一扔，扔在沙發角上。鈔票雖是塞到皮包裏去了。可是票子超過了皮包的容量，關着口子，竟是合不攏來。她將皮包扁放在桌上，兩手按着，使勁一合，才算關上。她低頭看看地下，還有幾張零碎票子，彎着腰把票子拾起，亂塞在大衣袋裏。將皮包摟在懷裏，坐在沙發上凝神一下，凝神之間，她首先覺得全身都在發抖。其次是看到摟着的這個皮包，鼓起了大肚瓢子，可以分外引人注意。她最後她看到房門是關的。檯燈是亮的。立刻站起來，將房門洞開着，又把檯燈扭息了。二次坐下，又凝神在屋子四週看

着，檢查檢查自己有什麼漏洞沒有？兩三分鐘之後，她覺得一切照常，並沒有什麼痕跡，於是牽了牽大衣衣襟，將皮包夾在脅下。靜等着范寶華回來。可是奇怪得很，他始終沒有回來。魏太太突然兩腳一頓，站了起來，自言自語的道：走罷，我還等什麼？於是拉開房門人向外倒退出去，順手將房門帶上。她回轉身來，正要離去的時候，范寶華由走廊那頭來了。後面跟着一個聽差，將個茶托子，托着一把瓷咖啡壺，和幾個杯碟。他老遠的一鞠躬道：魏太太，真是對不起，遇到了這三層樓上幾位同寓的，一定拉着喝咖啡，我簡直分不開身來。現在也要了半壺來請魏太太。她見了老范，說不出心裏是種什麼滋味。只覺得周身像篩糠似的抖着。咬緊了牙齒，深深的向主人回敬着點了個頭。笑道：對不起，天氣太晚了。我……她極力的只掙扎着說出兩句話來。到了第三句我家孩子等着的時候，她就說不出來了。范寶華看到這二層樓上，一點聲音沒有，而且天花板上的電燈，也並不怎樣的亮，再看看魏太太臉腮上通紅，眼光有些發呆，自己忽然省悟過來，這究竟不是賭博場上，有那些男女同座，這個年輕漂亮的少婦，怎好讓位孤單的男子留在房裏喝咖啡。便點了頭笑道：那我也不強留了。魏太太緊緊的夾住了脅下那個皮包，又向主人一鞠躬。范寶華道：我去和你雇一輛車罷。她走了一截路，又回轉身來鞠了個躬，口裏道着謝謝。脚步並不肯停止，皮鞋走着樓板咚咚的響，一直就走下樓了。她到了大街上，這顆心還是亂蹦蹦跳，自己只覺得六神無主。看到路旁有人力車子，也不講價錢了，逕直的坐了上去，告訴車夫拉到什麼地方。腳頓了車踏板，連催着說走。同時，就在大衣袋裏，掏出幾張鈔票來。那車夫見這位太太這樣走得要緊，正站在車子邊，想要個高價。見她掏出了幾張鈔票，便問道：太太，你把好多嗎？都是上坡路。魏太太把那鈔票塞在車夫手上，又繼續的在大衣袋裏掏出兩張來塞過去，因道：你去罷，反正不少。車夫看那鈔票，全是二十元的關金。心想，這是個有神經病的，沾點便宜算了。不要找麻煩。他倒是順了魏太太的心，很快的，把她拉到了家門口。魏太太跳下車來，又在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，扔在腳踏板上，手一指道：車錢在這裏，收了去。說完，她扭身

就要走進家去。可是她突然的發生了一點恐慌，這樣子走回家去，好像有點不安。回轉身來，又向街上走。她這回走着，並沒有什麼目的。偶然的選擇了個方向，却走進一引紙烟店。及至靠近人家的櫃台，才感覺到平常，自己是不吸烟的。既然進來了，倒不便空手走出去，就掏出錢來，買了兩盒上等紙烟，買過烟之後，神志略微安定了一點，看到街對面糕餅店裏電燈通亮，這就走了進去，站在貨架子邊注視着。走過來一個店伙問道：要買點什麼呢？魏太太望了架子上擺着的兩層罐頭，懸起一隻站着的皮鞋尖，連連的顫動着，作個沉吟的樣子，應聲答道：什麼都可以。店伙望了她的臉色道：什麼都可以？是說這些罐頭嗎？魏太太連連的搖着頭道：不，我要買點糖果給孩子吃。店伙道：囉！糖果在那邊玻璃罐子裏。他說着還用手指了一指。魏太太隨了他的手看去。見店堂中一架玻璃櫃子上擺了兩列玻璃罐子，約莫有十六七具，於是靠了櫃子站着，望了那些糖罐子，自言自語的道：買那一種呢？店伙隨着走過來，對她微笑了一笑。她倒是醒悟過來了，便指着前面的幾隻罐子道：雜景的和我秤半斤罷。那店伙依着她的話將糖果秤過包紮上了，交給了她。她拿了就走。店伙道：這位太太，你還沒有給錢呢。說着他搶行了一步，站在魏太太面前。她哦了一聲道：對不起，我心裏有一點事。多少錢？店伙道：二千四百元；魏太太道：倒是不貴。於是在大衣袋裏一摸，掏出一大把鈔票，放在玻璃櫃上，然後一張一張的清理着，清出二十四張關金，將手一推道：拿去。說畢，把其餘的票子一把抓着，向大衣袋裏一塞，店伙笑道：多了多了。你這是二拾元關金，六張就夠了。魏太太哦呀了一聲道：你看我當了五元一張的關金用了。費心費心。於是提出六張關金付了帳，將其餘的再揣上。慢慢的走出這家店門，站在屋簷下，靜止了約莫三五分鐘。心理這就想着，怎麼回事？我一點知覺都沒有嗎？自己必得鎮定一點，回家去若還是這樣神魂顛倒的，那必會讓魏端本看出馬腳來的，於是扶了一扶大衣的領，把脅下的皮包夾緊了一點，放從容了步子，向家裏走了去。到了門口，首先將手掌試了一試自己的臉腮，倒還不是先前那樣燒熱着的。這就更從容一點的走着。遇到店伙，還多餘的笑着

和人家一點頭。穿過那雜貨店，到了後進吊樓第一間屋子門口時，看到屋子裏電燈亮着呢，知道是丈夫回來了，這就先笑道：「端本，你早回來啦。我是兩點多快到三點才出去的。說着，將門一推，向裏看時，並沒有人。再回到自己臥室裏，門是敞開着的。兩個小孩，在床上翻筋斗玩，楊嫂靠了桌子角斜坐着，手裏托了一把西瓜子，在嗑着消遣呢。魏太太問道：「先生還沒有回來嗎？」楊嫂道：「還沒有回來。她笑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我又乾了一身汗。說着將皮包包放在桌上，接着來脫大衣。但大衣只脫到一半的程度，她忽然想到周身口袋裏全是鈔票，這讓楊嫂看到了，那又是不妥。這一轉念，又把大衣重新穿起，因道：「你到灶房裏去，給我燒點水來罷。小孩子你也帶去，我這裏有糖給他們吃。說到糖，四周一看，並沒有糖果紙包。站着偏頭想了一想，因道：「楊嫂，你沒有看到我帶了一個紙包回來嗎？楊嫂道：「你是空着手回來的。魏太太道：「真是笑話。我買了半天的糖果，結果是空着兩手回來的。大概是在櫃檯子邊數錢的時候，只管清理票子，我把糖果包子倒是留在舖子裏了。這好辦，你帶兩個孩子去買些吃的，我老遠的跑回來心裏慌得很，讓我靜靜的坐一會。不是心慌，不過是走亂了。囉！你這裏拿錢去。說着，又在大衣袋裏掏了票子交給楊嫂。楊嫂有她的經驗，知道這是女主人贏了錢的結果。給兩個孩子穿上鞋子，立刻帶了他們去買糖吃。魏太太始終是穿了夾大衣站在屋子裏。這才將房門關上，先把揣在身上的那三細鈔票拿出來，托在手上看看，這都是五百元一張，或關金二十元的，匆匆的點了一點，每細五萬，已是十五萬元了，先把這個送到箱子裏去關上，然後打開皮包，將那些亂票子，全倒在床上。看時這裏有百元的，二百元的，四百元的，也有五十元的。先把四百元的清理出來，有兩萬多，且把它細好，放在抽斗裏。再看零票子，還有一大堆，繼續的清理下去。恐怕需要一小時，那時候丈夫就回來了。於是在抽斗裏找出個舊枕頭套子，把鈔票當了枕頭瓢子，全給它塞了進去，隨着掀開床頭被褥，塞在褥子底下。看看床上並沒有零碎票子了，這才站起身，要把大衣脫下來。想到大衣袋裏還有錢時，伸手掏着，那鈔票是鹹菜似的，成團的結在一處。她也不看鈔票了，身

子斜靠了床頭欄干坐着，將一隻手撫摸了自己的臉腮，她說不出來是怎麼的疲倦，身子軟癱了，偏着頭對了屋子正中懸的電燈出神。房門一推，魏端本走了進來了，他兩手抄着大衣領子，要扒着脫下來，看到太太穿了大衣，靠了床欄干坐着，咦了一聲。魏太太隨着這聲咦，站了起來。魏端本兩手插在大衣袋裏問道：什麼？這樣夜深，你還打算出去？魏太太搶上前兩步，靠了丈夫站住，握了丈夫的手道：你這時候纔回來。我早就盼望着你了。魏端本握了她的手，覺得她的十個指頭陰涼。於是望了她的臉色道：怎麼回事？你臉上發灰，你打擺子嗎？（川諺瘧疾之謂）魏太太道：我也不知道，只覺全身發麻冷，所以我把大衣穿起來了。魏端本道：果然是打擺子，你看，你周身發抖。你爲什麼不睡覺？魏太太道：我等你回來呀。你今天跑了一天，你那錢……魏端本道：你若是用了一部分的話，就算用了罷，我另外去想法子。魏太太露着白牙齒，向他作了一個不自然的微笑，發灰的臉上，皮膚牽動了一下。因搖搖頭道：我怎麼敢用？十五萬元，原封沒動，都在箱子裏。魏端本道：那好極了。你就躺下罷。說着，兩手微攢了她的身體，要向床上送去。她搖搖頭道：我不要睡，我也睡不着。魏端本道：你不睡，你看身子只管抖，病勢來得很兇呢。魏太太道：我我是在發抖抖嗎？她說到這句話，身子倒退了幾步，向床沿上坐下去。魏端本扶着她道：你不要胡鬧，有了病，就應當躺下去，勉強掙扎着，那是無用的。不但是無用，可能的，你的病，反是爲了這分掙扎加重起來。你躺下罷。說着，就來扯開疊着的被子。魏太太推了他的手道：端本，你不要管我，我睡不着。我沒有什麼病。我心裏有事。魏端本突然的站着離開了她，望了她的臉道：你心裏有事？你把我那十五萬元全輸了？魏太太兩手同搖着道：沒有沒有，一百個沒有。不信，你打開箱子來看看，你的錢全在那裏。魏端本雖是聽她這樣說了，可是看她兩隻眼珠發直，好像哭出來，尤其是說話的時候，嘴唇皮只管顫動着，實在是一種恐懼焦慮的樣子。她說錢在箱子裏沒有動，那不能相信。好在兩只舊箱子，一疊的放在床頭邊兩層小桌上，並不難尋找。於是走過去，掀開面上那只未曾按上搭扣的小箱子。他這一掀開蓋，他

更覺着奇怪，三疊橡皮筋纏着的鈔票，齊齊的放在衣服面上。雖交錢給太太的時候，票子是沒有纏着的，但票子的堆頭却差不多，錢果然是不會動，那末，她爲什麼一提到款子，就覺得那個樣子？手扶了箱子蓋，望着太太道：你不但不是有病，你果然心裏有事。你怎麼了？你說。可別悶在心裏，弄出什麼禍事來呀！這句禍事，正在魏太太驚慌的心上刺上了一刀，她哇哇的大哭起來，歪倒在床上了。

一六 杯酒論黃金

魏端本站在屋子中間，看到她這情形，倒是呆了。站着有四五分鐘之久，這才笑道：這是那裏說起，什麼也不爲，你竟是好好的哭起來了。魏太太哭了一陣子，在脅下抽出手絹來揉擦着眼睛，手扶了床欄干，慢慢的坐了起來，又斜靠了欄干半躺着。垂了頭，眼圈兒紅紅的，一聲不言語。魏端本道：你真是怪了。什麼也不爲，你無端的就是這樣傷心。你若是受了人家的委屈的話，你告訴我，我可以和你作主。魏太太道：我沒有受什麼人的委屈。我也不需要你作什麼主。我心裏有點事，想着就難過。你暫時不必問，將來你會知道的。總而言之，一句話，賭錢不是好事，以後你干涉我，我也不賭了。魏端本道：看你這樣子，錢都在，並沒有輸錢，決不是爲錢的事。是了，說着，兩手一拍道：我明白了，必定是在賭博場上，和人衝突起來了。我也就是爲了這一點，不願你賭錢。其實輸幾個錢，沒有關係，那損失是補得起來的。可是在賭場上和人失了和氣，那就能夠爲這點小事，把多年的友誼喪失了。不要傷心了，和人爭吵幾句，無論是誰有理誰無理，無非賭博技術上的出入。或者一小筆款子的賠賺，這不是偷，不是搶，與人格無關。魏太太聽到這裏，她就站起來，亂搖着手道：不要說了，不要說了，請你不要提到我這件事。魏端本看她這樣着急，也猜到是欠下了賭博錢沒有給。若是只管追問，可能把這個責任引到自己身上來。便含着笑道：好罷，我不問了，你也不必難過了。還不算十分晚，我們一路出去消夜罷。魏太太將手託了頭，微微的擺了兩下。魏先生原是一句敷衍收場的話

，太太不說什麼，也就不再提了。自己到隔壁屋子裏去收拾收拾文件，拿了一枝煙吸着，正出神想着太太這一番的委屈傷心，自何而來呢。太太手上托着一把熱手巾，連擦着臉，走進屋子來，笑道：大概你今天得了司長的獎賞，很高興，約我去吃消夜。這是難得的事，不能掃你的興致，我陪你去罷。魏端本看她的眼圈，雖然是紅紅的，可是臉上的淚痕，已經擦抹乾淨了。便站起來道：不管是不是得着獎賞，反正吃頓消夜的錢，那還毫無問題。我們這就走罷。魏太太向他作個媚笑，左手托了手巾把，右手將掌心在臉腮上連連的撲了幾下。因道：我還得去抹點兒粉。魏先生笑道：好的好的，我等你十分鐘。魏太太道：你等着，我很快的就會來。她說着，走到門邊手扶了門框子，回轉頭來，向魏先生又笑了一笑。魏先生雖覺得太太這些姿態，都是故意做出來的，可是她究竟是用心良苦，也就隨着笑道：無論多少時候，我都是恭候台光的。難得你捧我這個場。魏太太見丈夫這樣高興，倒在心裏發生了慚愧，覺得丈夫心裏空空洞洞，比自己是高明得多了。她匆匆的化裝完畢，就把箱子鎖了，房門也鎖了，然後和魏先生一路出門來消夜。因為在重慶大街上開店的商家，一半是下江人。所以在街市上的燈光下，頗有些具體而微的上海景象。像消夜店之類，要作看戲跳舞男女的生意，直到十二點鐘以後，兀自電燈通亮，賓客滿堂。魏端本也是要爲太太消愁解悶，挽了太太一隻手膀子，走過兩條大街，直奔民族路。這裏有掛着三六九招牌的兩家點心店，是相當有名的，魏先生笑問道：我隨着你的意思，你願意到那一家呢？魏太太笑道：依着我的意思，還是向那冷靜一點的鋪子裏去好。你看這兩家三六九，店裏電燈雪亮，像白天一樣。魏先生道：你這是什麼意思。他站住腳，對太太臉上望着。她又是在嗓子眼裏格格一笑。頭一扭道：遇見了熟人不大好。可是，也沒有什麼不大好。魏端本道：這是怎麼個說法？魏太太道：我們一向都說窮公務員，現在夫妻雙雙到點心店來消夜，人家不會疑心我們有了錢了嗎？魏端本哈哈的笑道：你把窮公務員罵苦了。不發財就不能吃三六九嗎？在他的一陣狂笑中，就挽了她的手趕快向前走。魏太太是來不及再有什麼考慮，就隨他走進了點心店。這家鋪子

，是長方形的，在店堂的櫃台以後，一路擺了兩列火車間的座位。這兩列座位，全坐滿了人。夫婦倆順着向裏走，店伙向前招待着，連說樓上有座，把他們引到樓上。魏太太剛是踏遍了樓梯，站在樓口上就怔了一怔。正面一副座頭上，兩個人迎面站了起來，一個是陶伯笙，一個是范實華。但魏端本是緊隨她身後也站在樓口，魏太太回頭看了看，便又向范陶二人點了個頭，笑道：二位也到這樣遠的地方來消夜。陶伯笙知道魏端本不認識范實華的，這就帶了笑容給他們介紹着。魏太太就覺自己也認識范實華，在丈夫面前是不大好交代的，便道：范經理是常到陶先生家裏去的，經營了很多的商業。魏端本一看就明白，這必然是太太的賭友，追問着也不見光彩，就笑着點頭道：久仰久仰。陶伯笙將座頭的椅子移了一下，因道：一處坐好嗎？都不是外人。魏太太想起兩小時以前在范先生寫字間裏的事，她的心房，又在亂跳。她的眼光，早在初見他的一剎那，把他的臉色很迅速的觀察過了。覺得他一切自然，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。她也就立刻猜想着，姓范的必定不曉得落了鑰匙，也就根本不知道抽斗被人打開了。不過在自己腮上又似乎是紅潮湧起。這種臉色是不能讓老范看見的，他看到就要疑心了。於是點着頭道：不必客氣，各便罷。她說着，首先離開了這副座頭，向樓後面走。魏端本倒還是和范陶兩人週旋了幾句，方才走過來。兩人挑了靠牆角的一副座頭，魏太太還是挑了一個背朝老范的座位坐着。魏端本是敷衍太太到底。問她吃這樣吃那樣。魏太太今天却是有些反常，三六九的東西，往常是樣樣的都愛吃，今天却什麼都不想吃。只要一碗銀飽。魏端本和她要了一碟炸春捲，勉强的要她吃，她將筷子夾着，在銀飽湯裏浸浸，送到嘴裏，用四個門牙，輕輕的咬着春捲頭，緩緩的咀嚼，算是吃下去了一枚。放下筷子來，比得齊齊的，手撐在桌子上，托了臉，只是搖搖頭。魏端本笑道：怎麼着，你心裏還拴着一個疙疸啦。他端着麵碗，手扶定了筷子，向太太臉上望着。魏太太道：算了罷。我們回去罷。我身上疲倦得很。魏端本又向太太臉上看看，只好把麵吃完了，掏出錢來要會點心帳，那時，陶伯笙范實華兩個人面前，擺着四個酒菜碟子正在帶笑對酌。看到他們要走，便一

同的站了起來，陶伯笙道：「我本來要約魏先生喝兩盅，你和太太一路我就不勉強了。你請罷。你的帳，范先生已經代會了。魏先生哦了一聲道：「那怎麼敢當？范寶華搖搖手道：「不必客氣。這個地方，我非常之熟。魏先生要付帳也付不了的。這回不算，改日我再來專約。魏端本還要謙遜，茶房走過去，向魏端本一點頭，笑道：「范經理早已把錢存櫃了。魏端本手上拿着會帳的鈔票，倒是十分的躊躇。魏太太穿上夾大衣，兩手不住的抄着衣襟，眼光向范寶華射去，見他滿面是笑容，心裏却不住的暗叫着慚愧。也只有笑着向人家點頭。陶伯笙走了過來，握着魏端本的手，搖撼了幾下。悄悄的笑着道：「沒關係，你就叨擾着他罷。他這次金子，足足的掙下了四五百萬。這算是金子屎金子屎裏剩下的喜酒。范寶華在那邊站着，雖沒有聽到他說什麼話，可是在他的笑容上，已看出來了他是什麼報告。便點着頭道：「魏先生，你聽他的報告沒有錯。讓我交個朋友，就不必客氣了。魏太太看了他這番報告，就越發的表示着好感。因道：「好罷。我們就叨擾了罷。下次我們再回請。魏端本雖是有幾分不願意，太太已經說出來了，也就只好走過來和范寶華握手道謝而去。魏太太却是由心裏反映到臉上來，必須和人家充分的道歉，在慚愧的羞態上，放出了幾分笑容，站着向范寶華深深一鞠躬，臨走還補了句改日再見。他夫婦倆走了。陶范兩人繼續對酌。范寶華端着杯子抿了酒，頭偏了右，向一邊擺着，作個許可的樣子，因道：「這位魏先生儀態也還去得。他在機關裏幹的什麼職務？陶伯笙道：「總務科裏當名小職員罷了。范寶華道：「太太喜歡賭錢而且十賭九輸，他供給得起嗎？陶伯笙道：「當然是供給不起。可是太太長得相當漂亮，他不能不勉力報効。這位太太，還是好個面子，走出來，穿的戴的，總希望不落人後，把這位魏先生真壓迫死了。范寶華道：「他太太常在外面賭一身虧空，他不說話嗎？陶伯笙唉了一聲道：「他還敢說太太，只求太太不說他就夠了。只要有點事不順心，太太就哭着鬧着和他要離婚。我雖是常和魏太太同桌賭錢，我看到她輸空了手和丈夫要錢的時候，我就對魏先生十分同情。也就警戒着自己，再不和她賭了。可是到了場面上，我又不好意思拒絕她。有時實在因缺少脚色

，歡迎她湊一角。憑良心說，我倒是願她贏一點，免得她回家，除了這位小公務員的負擔而外，又得增加他精神上的壓迫。范寶華放下酒杯，手拍了桌沿道：女人若是漂亮一點，就有這麼些個彩頭。男人到了這種關鍵下，只有自抬身價，你瞧不起我，我還瞧不起你呢。你看我對付袁三怎麼樣？你要走，你就走。沒有袁三，我姓范的照樣作生意，照樣過日子快活。陶伯笙眯了眼向他笑道：還照樣的發財。范寶華笑道：老陶，不是我批評你不值錢，你這個人是鼠目寸光，像我做這點黃貨，掙個幾百萬元，算得了什麼。你沒有看到人家大金磚往家裏搬。說着，他左手端了杯子，抿上一口酒。右手拿了筷子夾了碟子裏一塊白切鷄向嘴裏一塞，搖了頭咀嚼着，似乎他對於那金磚落在別人手上，很有些不平。陶伯笙道：要金磚，你還不容易嗎？你再搜羅一批款子到農民去買批期貨，有錢，難道他們還不賣給你？說到買金子，這就引起了老范莫大的興趣，自把小酒壺拿過，向酒杯子裏滿滿的斟上一杯，端起來先喝了大半杯。然後放下杯子，兩手按了桌沿，身子向前伸着，以便對面人把話聽得更清楚些。他低聲道：說到買期貨，這事可要大費手脚，我們究竟消息欠靈通一點。人家出一萬五的價錢，買的十一月分的期貨，都到了手了。硬碰硬的現貨，無論拿到那裏去賣，每兩淨賺兩萬多。一塊金磚，撈他八九百萬。三個多月工夫，買期貨的人，真是發財通了天。現在不行了，銀行裏人，比我們鬼得多。期貨是照樣的賣，他老對你說印度金子沒到，把大批的款子給你凍結了，不退款，又不交貨，這金子的損失，那真是可觀。有人真拿幾千萬去買期貨的。去年十二月份的期貨，現在還沒有消息。一個月損失金子幾百萬，就是金子到了手，可能已賺不到錢，若是再拖兩個月就蝕本了。所以這件事應當考慮。陶伯笙道：這樣一說，作黃金儲蓄也靠不住了。到期人家不兌現，那怎麼辦呢？范寶華端着杯子喝了一口酒，頸頸子一伸，將酒嚥了下去。然後把頭搖成了半個小圈。笑道：不然，然而不然。你要知道，黃金儲蓄，是國家對人民一種信用借款，像發公債一樣。到期不給人金子，等於發公債不還本付息。這回上了當，以後誰還信任政府。至於買黃金期貨，那就不然了。你和國家銀行，作

的是一種買賣。雖然定了那月交貨，人家說弊貨沒有到，在現時交通困難情形之下，飛機要飛過駝峯，才把金子運來。遲到兩三個月，實在不能說是喪失信用。不過就是這樣，國家銀行對於人家定購的期貨，遲早也總是要交的。作買賣也要顧全信用尤其是國家，銀行作的買賣，更要顧全信用。這就看你是不是有那豐厚的資本，凍結了大批款子不在乎？而且還有一層，黃金儲蓄券拿到商業銀行裏去抵押，票額小，人家容易銷化，期限也明確的規定。人家算得出來，什麼時候可以兌現。黃金期貨正相反，一張定單，可能是二百兩，也可能是二千兩，小商業銀行，誰能幾千萬的借給人？另外還有一層，買期貨也容易讓人注意。不是有錢的人，怎能論百兩的買金子。黃金儲蓄名字就好聽，總叫儲蓄吧？儲蓄可是美德。而且一兩就可儲蓄，人家也不會說你是發了財。他一大串的說法，陶伯笙是聽他說得頭頭是道，手扶了杯子，望了他出神。等他說完了，才端起杯子來，喝了口酒。然後放下杯子，向他伸了一大姆指道：老兄對於運用資本上，實在有辦法，佩服之至。定單是拿到手了，你還有什麼辦法沒有？范實華頭一昂，張了口道：當然，我得運用牠。老兄，四百萬元，在今天不是小數目，我不能讓牠凍結半年。就以大一分算，一個月是四十萬元的子金。不算複利，四六也就二百四十萬，那還吃得消嗎？老兄，今天來請你吃這頓消夜，我是不懷好意的，還得請你和我幫忙。老李我是今晚上找不到他，不然，我也會找了他一路來談談。陶伯笙拍了胸道：姓陶的沒有什麼能耐，論起跑腿，我是比什麼人都能賣力。你說，要我們怎樣跑腿？范實華提起酒壺來，向陶伯笙杯子裏斟着酒。笑道：先喝，回頭我告訴我的新辦法。陶伯笙端起酒杯來，一飲而盡。老范再將酒給他滿上。於是收回壺來，自己斟着。他放下壺，提起面前一隻筷子，橫了過來比着，笑道：這二百兩定單，我們還有點失策，該分開來作四個戶頭，或者作兩個戶頭就好了。因為票額小，運用起來靈便些，不過既然成了定局，也不去管他了。今天下午，我已和兩家商業銀行接過頭，把這定單押出去。說着，他將那筷子放下，作個押出去的樣子，塞到碟子沿底下。接着笑道：在電話裏，還沒有把詳細數目說清。大概一家答

應我押四百萬，那是照了金子票額說的。這我就不幹，有兩百兩金子，我怕摸不到四百萬元。一家答應我押五百萬。利息沒有什麼分別，都是十二分。無論是五百或六百萬，我把這筆款子拿回來。說着，他把面前另一隻筷子又橫了提着。送到陶伯笙面前，笑道：那我就拜託你了。趁着國家銀行還沒有提高黃金官價，再去儲蓄一批黃金。至少要超過二百兩。說着，他伸平了手掌，翻上一下。笑道：這樣翻他一個身，我就有四百兩了。若是時間來得及，我再押一次，再儲蓄一次，那就是說，我用四百萬元的本錢，買進六七百兩黃金。現在的黃金市價四萬多一兩，說話就要漲過五萬。五七三千五百萬，半年之後，我還掉銀行一千六百萬的本息，再除掉原來的四百萬本錢，怎麼着，我也撈他一千五百萬。這是說金價這樣平穩的話。憑着現在的通貨膨脹，五萬的市價，怎麼又穩得住？也許運氣好，可能賺他二三十萬。陶伯笙道：有人估計，半年後，黃金會漲到十萬大關。范寶華笑道：老實不客氣，那我就要賺他三十萬了。陶伯笙也忘了姓范的還有四百兩黃金是幻想中的事，好像他這就儲蓄了六百兩黃金，而金價已到了十萬。他陶醉了，猛然站起，伸着手出來，范寶華也猛可的站起，將他手攥住，搖撼了幾下。笑道：諸事還得你和老李幫忙。假如一切都是順利進行的話，將來我們回到南京，找一個好門面，開他一另百貨店。以後規規矩矩的作生意，下半輩子也許可以過了。兩人很神氣的握着手說了一會，然後坐下。陶伯笙道：朋友，彼此幫忙，朋友也願意朋友發財。說着，笑了一笑，因道：別的事罷了。將來勝利了，也許要和你借點回家的川資。范寶華將手一拍胸道：沒有問題。你若不放心，我先付你一筆款子，你拿去放比期。老兄不過要附帶一個條件，你可不能拿這個去唆哈。陶伯笙道：你可別看我喜歡賭。遇到作正事的時候，我可絲毫不亂，而且幹得還非常的起勁。范寶華道：這個我也知道，不過勝利究竟那一天能夠實現，現在還很難說。現在報上，登着要德國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這不很難嗎？我們不要管這些，還是照着大後方的生意經去作。再說天下那裏不是一樣穿衣吃飯。就是勝利了，只要有辦法掙錢，我們又何必忙着回去。陶伯笙道：你太太在老家，你也不忙着去

看看嗎？范實華道：你真呆。到了勝利了，那個時候，交通工具便利，不會把太太接來嗎？只要有錢，何愁沒有太太？我現在全副精神，都在這六百兩問題上。這事辦到，什麼也都辦到了。說着，他把筷子收回，撥弄着碟子裏的滷菜。手扶了酒杯子，偏着頭在沉吟着。陶伯笙舉了一舉杯子，笑道：喝！老兄，只要你有本錢，一切跑腿的事，都交給我承辦，你就不必發愁了。范實華端着酒杯子喝了一口酒，笑道：我另想起一件事。今天魏太太和我南岸賭錢，輸了一二十萬，這件事，你知道嗎？陶伯笙道：晚上我沒在家裏見着她，不知道。大概又向你借了錢了，我可以代你和她要。范實華道：倒沒有和我借錢。不過回來的時候，她和我同船過江，還到我寫字間裏去坐了一會。她好像是想和我借錢，沒有好意思開口，一到公司二樓，就讓人家拉上三層樓喝咖啡，把她一人丟在寫字間裏，我回房來，她就走了。原來我是很抱歉。想着她回家讓丈夫查出帳來了，一定是難堪的。該多少借給她幾文。不過剛才看到他夫妻雙雙出來消夜，大概沒有問題了，陶伯笙一拍桌沿道：怪不得，她向來是很少和丈夫出來同玩的。今天必是交不出帳來，敷衍敷衍先生。她的家境並不好，她這樣好賭，實在是不對。一個人不要有了嗜好，有了嗜好，那是誤事的。范實華緩緩的喝酒吃菜。臉上沉吟着，好久沒有說話。陶伯笙道：酒夠了，吃碗麵，我們散手罷。明天早起，你趕快到銀行裏去辦款子。昨天一號，金價沒有漲。也許這個月十五號要漲，你還打算翻二個身的話，也就沒有什麼時候了。范實華點頭說是，停了酒，要了兩碗麵來吃着。放下碗，快要走了。他拿着茶房打來的手巾把子擦着臉，帶了笑道：老陶，你看魏太太和袁三比起來，那個好？這句話，問在意外，陶伯笙倒笑着答復不出來。

一七 兩位銀行經理

范實華是個市井人物，口裏說話，向來是沒有約束的。他忽然把魏太太和袁三小姐對比起來。倒讓陶伯笙受了窘，這應該用什麼話去答復呢？可是轉念一想，他這個人是什麼話都說得出口的，也不

必認爲有什麼意思，便笑道：「這不能相提並論了。袁小姐是個交際人物，魏太太是摩登太太。范寶華一搖頭道：「不對，我說的是那個長得好看，而且那個性情好？陶伯笙笑道：「大概是魏太太的本質長得好些，袁小姐化裝在行些。老范笑嘻嘻的將兩隻手互相搓着。隨着將肩膀扛了兩下，却有句話想要說出來。陶伯笙道：「在飯館子裏別說笑話了。你已有三分酒意。早點兒回家睡覺，明天早起，好跑銀行，范寶華將手拍了他兩下肩膀，笑道：「言之有理。有了錢，什麼事都能稱心如意。他說着話，帶了三分酒意，便回寓所去睡覺。范老板還是和袁三小姐租下的一所上海式弄堂洋樓。他住在面臨天井的一間樓房上。玻璃窗戶，掩上了翠藍色的綢幔，讓屋子裏陰沉沉的，睡得是很香甜的。他一覺醒來，在床上翻了個身，見藍綢帷幔縫裏，透進一絲絲的銀色陽光。他立刻推着被坐了起來。他家那個伺候袁三的吳嫂，還依然留職未去，在他床面前便櫃上放着一疊報紙。他首先一件事是取過報來看。看報的首先一件事，就是查看黃金行市。今天的黃金新聞，却是格外的刺人視線，版面上題着出號大字，乃是金價破五萬大關，他突然由床沿上向下一跳，口裏喊着道：「糟了糟了。昨天下午，怎麼沒有聽到這段消息呢？那吳嫂在門外聽到，搶了進來問道：「啥子事？我那裏都沒有去咯。這位吳嫂，二十多歲，雖是黑黑的皮膚，倒是五官端正。身穿一件沒有繡紋的陰丹士林罩衫，窄窄的長袖子。頭上一把黑髮，腦後剪着半月形，鬢邊還壓住了一朵紅色碧桃花。衣服底下，還露着肉色川絲襪子和紫色皮鞋呢。重慶型的老媽子，大致和這差不多，但一色新製，却不如吳嫂。尤其是她右手無名指上，帶上了金戒指，却時不多見。范寶華除了用過男廚子，挑水和燒飯，其它的瑣碎事務都交給了吳嫂。所以他有一點動作，吳嫂就應聲而至。他踏着拖鞋，手上還拿着報紙呢，吳嫂站着面前，笑着問道：「香煙沒得了？我去買，要不要得？說着，在床頭衣架架上，將他一件毛巾布睡衣取過來，兩手提着衣領，要向他身上披去。他搖搖手道：「趕快給我預備茶水，我穿好衣服，要到銀行裏去。說着，自己提了衣架上的襯衫，向短汗衫上加着。吳嫂且不去預備茶水，站在一邊，斜了眼珠望着他。笑道：「你

又打算去買金子。這回買得了金子，你要分一點金子邊把我咯。范寶華笑道：好的，只要我金子買到
了手，我一定再送你一隻金戒指。吳嫂將嘴一撇道：你一買金子幾百兩，送我一隻小戒指？范寶華哈
哈大笑，昂着仰起頭來。吳嫂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只是站定了斜着眼睛望了他。范寶華笑道：去罷，
去和我打洗臉水吧。穿的是衣服，吃的是白米飯，要金子有什麼用？吳嫂道：有了金子，怕扯不到布
做衣服？怕買不到米燒飯？中央銀行排隊買金子的，比買平價布的多得多，別個都是瘋子？老范穿好
了襯衫，伸手拍拍她的肩膀，笑道：你明白這個，那就很好。你也不能無功受祿。你多多給我留心，
看到有漂亮姑娘給我介紹一個，我一高興，不但是送你金首飾，我可以把整條金子送你。吳嫂站着發
笑，還想說什麼，范寶華道：我老實告訴你，金子今天又漲價了。我趕快去買一批進來。你不要耽誤
我的工夫。說着，連連將手揮了兩下。吳嫂聽了這話，便只好走開了。范寶華一面穿上西服，一面看
報，匆匆的漱洗完了，將買得的黃金儲蓄券收在皮包裏，夾了皮包，戴上帽子，立刻就上街向萬利銀
行裏來。這家銀行就是他說的願意借他五百萬的一家。這是久作來往的銀行了。他用不着客氣，就夾
了皮包逕直的奔向經理室，站在門外，叫了一聲何經理。那何經理伸頭一看，看到了是他，立刻起身
相迎，笑道：我一猜你今天就會來，果然不錯。說着，把他引進了經理室，隨手將門關上，拉着他的
手，同在沙發上坐下。他眼光可射住了范先生的皮包，笑道：你是不是要作黃金儲蓄抵押？范寶華笑
道：今天什麼行市？何經理拿着一聽紙烟，向他面前送着，笑道：來支煙提提神罷。今天五萬四了。
你掙多了。說着，哈哈大笑。范寶華口裏啣着紙烟，將皮包打開，取出了那張儲蓄單交給何經理，笑
道：照着今日的市價，這該值一千零八十萬了。照着我們的交情，你不能抵押六百萬給我嗎？何經理
自是透頂的內行，他將定單的日期看了一眼，放在他的寫字檯上，將算盤角來壓着，也取了一支烟點
着，架了腿和他坐在一張沙發上，笑道：若照你這樣的算法，你不是賺國家的錢，你是賺我們的錢了
。你要知道：，這定單上面，雖寫明了是黃金二百兩，可是這金子也許已經到了加爾喀答，也許還在

美國，直到六個月後，那才是你的金子呀，那才值一千另八十萬呀。范實華道：六個月後，還只值一千零八十萬嗎？管他呢，反正我也不賣給你。老兄，你要知道，我四百萬買來的黃金儲蓄單，押你六百萬元，好像我就先賺了你貴銀行二百萬。可是你不想想，並非白借嗎？我得按月付給你的子金啦。你放我大一分的話，六個月是三百六十萬子金，這還是不算複利的話。若算複利……何經理突然站起來，輕輕的拍了他兩下肩膀，笑道：不要算這些纏夾不清的帳了。銀行裏的錢，都這樣的作黃金定單押款，他不會直接向國家銀行作黃金儲蓄？你有你的算盤，銀行有銀行的算盤，所以借出去的款子，必須比定單原價矮一點才會合算，你說不賣給銀行，銀行一般的也不想買你的儲蓄單，這定單不過是信用的一種保障。我們是老朋友，不能照平常來往算，我可以和你作這個數目。說着，他伸出右手的巴掌，勾去了大姆指和食指，范實華突然站起來，望了他道：何經理，你這還是看在朋友的交情上說話嗎？昨日我和你打電話，你答應了我五百萬，怎麼現在變爲了三百萬呢？何經理且不答復他這個問題，走回他辦公室的寫字檯邊，將桌面上的東西，一樣樣的向前推移着，拿起了那張定單看了看，依然放下，將算盤角壓着，然後坐到寫字椅子上去，將背靠了椅子背，仰了臉望着范實華道：范先生，你沒有知道這兩天銀根很緊的嗎？重慶市上的鈔票，都爲了黃金吸收着回籠了。你若不信，不妨到別家銀行裏去打聽打聽。倒茶來！他說到這裏，突然的將話鋒回轉，將眼望了經理室的門外，改着叫茶房倒茶，范實華常向商業銀行跑，這些銀行家的作風，有什麼不明白的。市面上只有銀行吃來往戶頭，那有戶頭吃銀行之理。他偷眼看那何經理穿着一件陰丹士林長衫，光着個和尚頭。雖是白胖的長圓面孔，臉色始終是沉着的。在他高鼻子尖上，彷彿發生一點浮光，只有這上面，透露出他是個有計劃的人。他招呼了茶房倒茶，正好桌子上的電話鈴響，他拿起了聽筒，也沒有互通姓名，就知道了對方是誰，因道：日拆四元，大行大市，我也沒有辦法。老兄，我勸你少買點期貨罷。大批的頭寸，至少凍結三四個月。哦！不是買金子。不管了，我給你八百到一千萬，支票我立刻開出，準趕得上今日

中午的交換。好，回頭見。說着，他放下了電話聽筒兩手左右一揚，將肩膀扛了一下，笑道：你看，這是真的吧？我們同業來往，日拆就是四元，放你十分利息，能說不是交情嗎？茶房已是給賓主倒了茶了。何經理將右手的食指，勾住了茶杯的把子，端了起來，看了看茶的顏色，又放到茶碟子裏去，看看放在桌上的那張儲蓄單。他微笑了一笑，沒有作聲。范實華道：時間是要緊的，我不能和你儘麻煩，就是電話裏那個數目如何？何經理端着茶杯喝了口茶，微笑了一笑，沒有作聲。這就有個穿西服的人走了進來了。那人三十來歲，嘴上養了一撮小鬍子，分髮梳得烏亮，小口袋上，露出一截金表鍊子，手上捧了幾張表單送到屋子裏來。范實華起身笑道：金襄理忙得很。金襄理道：天天都是這樣，無所謂忙，也無所謂不忙。范先生定了多少兩？他指着桌上那張定單道：都在這裏了，我要向貴行抵押點款子，你們貴經理，就只肯出三百萬元。金襄理笑道：這個戲法，人人會變，定了一批，押借一批款子，再翻一批。本套本，已經可以了，老兄還想在這上面翻個身嗎？他說着話，把表單送到經理面前去。於是何經理在看表單裏理閑着站在一邊等回話，取出了一支紙煙來抽。范實華沒有了說話的機會，只好搭訕着也吸煙。這時，桌上電話鈴又響了。金襄理代接着電話。他道：哦：五萬八了，回頭再來個電話罷。何經理看着表單，對他聳了一下頭，問了兩個字，金價？金襄理道：扒進的多，還是繼續的看漲。這個消息讓范實華聽了，精神一振，呆站着望了金何二人。等何經理放下了表單，這就向他拱了一拱手道：幫幫忙罷，金子這樣漲，說不定中央銀行又有什麼玩意。就是照常的肯作黃金儲蓄，恐怕也會擠破了腦袋了。何經理笑道：我說的話當然算話。說着，向金襄理望着，低聲問道：今天上午的頭寸怎麼樣？范實華一見，就知道這是一種做作。雖然不便說什麼，眉頭先皺了起來。那金襄理却含了笑道：連剛才經理答應的一千萬，今日上午，將有二千八百萬付出去了。恐怕不怎麼足？何經理取過烟聽子來，進一步向范實華面前進着烟。笑道：這樣罷，你少用幾天罷。我照同業往來……范實華正由烟聽子裏取出一支烟來，要向口邊放去，這就吃一驚的樣子，猛可的將煙枝放回

煙聽子裏，翻了眼望着道：何經理說是拆息四元？那是要我十二分了，道：今天頭寸緊一點，我得在別的地方調給你，所以我勸你少用幾天。我們給人家的拆息，不也是四元嗎？范寶華道：既然還要你們到別處去調頭寸給我，那就太週折了。他說着話，臉色也沉下來了，自行把那張黃金儲蓄單取了回來，打開皮包來收着。向金何二人點了個頭道：再見罷，我再去另想辦法好了。金何二人見他立刻變了態度，也不好說什麼，正不知道用什麼話來應付這個僵局，范寶華紅着臉走出去了，二人對着只苦笑了一笑。他們這個作風，也原非只對付姓范的一個人。可是范寶華憑了和這萬利銀行作了兩三年來往，自覺用二百兩黃金儲蓄單押借五百萬元並非過分。不想談過之後，五百萬元變到三百萬元，由利息大一分，又變到拆息每日四元，實際上是十二分到十三分，最後，他們索性說是由別處調頭寸來應付，日期還要改短。一步逼着一步，那簡直是說不借了。他一頭怒火走出了萬利銀行，並沒有什麼考慮，逕直的就來找第二家熟人千益銀行。這家銀行，規模比較大，遠在抗戰以前就有了聲譽。抗戰之後，重慶分行，事實上變成了總行。像這一類的小游擊商人，根本是談不到共來往的。可是他們的營業主任莫子齊是范寶華的好友，曾共同作了幾回百貨生意。這批生意就有這裏朱經理如夫人的股款在內。因為這位如夫人，和莫主任頗有點親戚的關係。如夫人作生意，向來是託莫主任轉手的，根據了這條內綫，如夫人曾和朱經理說過，不要忘記了范老板的好處，若是范老板在銀行裏作點小數目的透支，應該答應人家。朱經理雖是瞧不起那小生意，可是這如夫人說的話，却相當有理，因之范寶華在千益銀行開個戶頭，來往上頗給予了他不少的便利。不過在范老板却有層拘束，他不能直接和朱經理辦交涉，每次來了，都是和莫子齊談判。他對陶伯笙說另一家銀行答應借四百萬，那也就是莫子齊代為答應的。這時他一口氣跑到千益銀行，就在櫃檯外面，高抬着手，向裏面招了兩招。這莫主任正在營業部靠裏的一張寫字檯上看傳票蓋圖章。抬頭看到他，也招了兩招。范寶華繞着櫃檯，走到營業部後的小客室裏去。莫子齊推着屏門走了進來，笑道：我猜你早該來了，金子五萬八了。范寶華

左手夾了皮包，右手伸出來和他握着笑道：拜託拜託，請多幫忙。莫子齊在肩上掬着紙烟盒，向范先生敬着烟，臉上帶了微笑，且不說話。范寶華拉了拉他的手，一同在沙發上坐下，笑道：怎麼樣？電話裏約好的數目，沒有問題嗎？一提到了正式借錢，莫子齊的笑容就收起來了，因道：在電話裏，我沒有答應你的數目呀，那是你一相情願這樣說的。正好茶房將玻璃杯子送着敬客的茶，放在沙發前的茶几上。莫子齊就掉過臉來，對茶房望着，把臉色沉了去。手指了玻璃杯子道：你怎麼用不開的水泡茶，茶葉都飄在水面上去了。茶房彎着腰把兩杯茶拿走了。這位莫主任的臉色，兀自不會回復來過。范寶華點了一支烟，沉默着吸了幾下紙烟，見莫子齊兀自不會開口，便先放出了笑容道：怎麼樣？能放我多少款子。莫主任道：這事我不能作主答復，恐怕沒有多大的數目。這些日子，我們的業務緊縮，不大放款。他說着，將嘴角上的烟捲取下，大指和食指夾着，無名指只管在烟枝上彈着，將烟灰彈到茶几上的烟灰碟子裏去。眼光也呆望在烟枝上。那臉色是不用提了，更是沒有了一點笑容。范寶華道：老兄你何必對我怎樣冷淡啦。在重慶市上混着，誰也有找誰幫忙的時候呀。過去我們總也有點交情吧？莫子齊這才回轉臉來笑道：我在行裏的地位，你還有什麼不知道的。你坐一會，我去和經理商量商量。爲了表示親戚起見，他還在范寶華肩上輕輕拍了兩下，才行走去。范寶華坐在沙發上，只是掏出紙烟盒子和打火機來，用吸紙烟的動作來消磨時間。莫主任去的時間不算久，老范只吸完了這枝烟，他就回到小客室裏來了。笑着點頭道：朱經理說請你去談談。范寶華拿了皮包，就隨了他走到經理室來。這十益銀行究竟是規模宏大的，經理室也講究得多，一張紫漆寬大的寫字檯，在屋子中間擺着。朱經理坐在綠絨的寫字轉椅上，背靠了椅子背，半昂着頭，口啣了一枝雪茄，身子微微的顫動着。看到了范寶華走進屋子來，他站起來也不離開位子，伸出手來，將手指尖和他握了一握，然後指着桌子邊一把椅子讓他坐下。他坐下來之後，不免先說兩句應酬話。因道：朱經理公忙，我又來打攪。主人將寫字檯上放的一些文件，向玻璃板角上移了一移，半斜了身子向客人望着，隨把椅子轉過，背還

是向後靠着，表示了他那分舒適的樣子。然後笑答道：「幹銀行經理不一天到晚就是看帳目打電話會客蓋圖章幾件事嗎？這時，茶房進房來，敬過了一遍茶煙，賓主默然了一會。范寶華先向主人放出三分笑容，然後和緩了聲音問道：「剛才莫主任和朱經理提到放款的事嗎？朱經理將眉毛微皺了一皺，然後笑道：「哎呀！這兩個星期讓國家銀行辦理黃金儲蓄，法幣回籠，銀根弄得奇緊。我們爲了作穩些，只好把放款緊縮了。」范寶華道：「我不是辦理平常借款，就拿黃金儲蓄券作押。這是十分硬的抵押品。他說着，將皮包在懷裏打開來，就取出了那張黃金儲蓄單遞給了朱經理，笑道：「請看，這還有什麼靠不住的嗎？朱經理拿着這定單，很隨便的看了看，點點頭笑道：「最近作的。范先生的意思，是想調到了頭寸，再到中央銀行去辦理一筆黃金儲蓄？這種辦法，作的人就多了，說着。隨便將這張定單放在玻璃板上。范寶華道：「可以拿這個押點款子嗎？朱經理微笑道：「要作儲金押款的話，恐怕那家商業銀行，都要擠破大門，這也只好在交情上談點通融辦法罷了。」范寶華聽他所說，已有通融的意思，便笑道：「朱經理多幫忙罷。能放我們多少款子呢？朱經理道：「范先生的事，我們不放也要放，就是一百萬罷。」范寶華不由得將身子向上一升，瞪了眼道：「這四百萬元的黃金儲蓄單，只押一百萬了？照市價，二百兩金子，值一千多萬了。朱經理微笑道：「不錯的，值一千多萬。可是范先生沒想到這是六個月後有現的定單，不是條子。六個月是否能兌現，這固然是問題，就算我們信任政府罷。誰又能說六個月後的金價如何？銀行裏若大作黃金儲蓄定單的押款，他不會直接去作黃金儲蓄嗎？范寶華笑着搖搖頭：「這話不能那樣說。直接黃金儲蓄，只是幾釐息，定單押款，不是可以收到大一分的子金嗎？他這樣說着，以爲把朱經理的嘴堵住了。朱經理却哈哈一笑道：「大一分？那還不行吧？這幾天的放款，我們至少是十二分。」范先生你的作風我知道，乃是把押得的錢再去買黃金儲蓄，這個辦法不大妥當。就算六個月後的金價，還保持現在的市價，你把利息和複利算起來，兌現之後，並不賺錢。我勸你不要做。他說話時，臉上始終帶了三分淡笑。范寶華道：「不能多借一點嗎？朱經理搖搖頭道：「不行！這幾天我

們的頭寸，相當的緊。范寶華看了他這副冷淡的樣子，口風又是那樣的緊，料着毫無辦法。這就把那張定單收回，站起來點了頭道：若是這樣的算法，這款子我的確不必借了。朱經理也站起來和他握了一握手，笑道：的確可以考量。說着話，算是送客的樣子，只走了半步，移出寫字檯的桌子角，這就不動了。范寶華滿肚子不高興，禁不住也把臉色沉了下來。到了外面小客室裏，莫子齊又到營業部辦公去了。也不去驚動他。他將皮包打開，把定單放進去，夾了就向外走出了銀行門口，回頭對這四層樓的行址，看了一眼，心裏想道：你們也太勢利了。我看看你們會發財靠了天嗎？他在心裏十分不愉快的情緒中，在千益銀行門口，未免呆站了五六分鐘。最後他却一口氣奔向中國銀行。

一八 再接再厲

范寶華這一口氣的奔波着，直走到中國銀行來。中國銀行是出立黃金儲蓄券的次一據點。在他的理想中，是比中央銀行的生意，應該輕鬆一些的。及至到了中國銀行門口一看，早見人陣拖了一條長蛇，由門口吐了出來，沿着那大樓的牆根，拖過了幾十家舖面。老范點了點頭，帶了幾分微笑看着他們。夾着一隻皮包，走進了大門，這却讓他感到新奇，和中央銀行定黃金的人，又是另外一個局面。那買黃金人擺下的陣線，是進大門口之後，並不是繞了圈子走向櫃台，而是拉了一根曲線，走上樓梯。在樓梯上，人排了雙行，一排人臉朝上，一排人臉朝下。分明是個來回線。范寶華要看這條線是怎麼拖長的，也就順着路線走上樓去。上了二層樓，陣綫還逕直的向前，又踏上了三層樓。到了三層樓，人陣在樓廊的四方欄干邊，繞了個圈子，然後再把陣頭向樓下走。這些作黃金儲蓄的人，似乎有了豐富的經驗，有帶溫水瓶的，有帶乾糧的袋。下到了二層樓，這是來得相當早的人了。已把跑警報時候帶的防空凳子放在樓板上，端正的坐着。（註：防空凳是以四根小木棍，交叉的支着。棍子兩頭有橫檔。上端蒙厚布。支起來，有一尺見方的平面。折起來，可以收在旅行袋裏。）老范想着，他們倒

是會廢物利用。下了二層樓，這更是長蛇陣的陣頭。這些人必然是半夜裏就到中國銀行門口來等着，才能夠站到這個地方來。爲了買黃金，這些人真夠吃苦的，不用說，是熬了一個整夜了。他這樣的想着，對陣頭上的人看了一眼，倒覺得是自己過慮，人家脚下，都放着一個小鋪蓋捲兒，這正是春深的日子，四川的氣候，又特別暖和，有一條小褥子，就可以睡得很舒服，這個辦法，倒是很對的，乾脆就在中國銀行屋簷下睡着，比一大早的摸到這裏來總自在些。爲了贊許這些人的計劃，臉上就帶了三分微笑。旁邊黃金長蛇陣中有人叫道：范先生，你沒有排上隊嗎？范實華向他看時，有個穿灰布長衫的小鬍子，白胖的長臉，鼻子上帶些酒糟暈，禿着一個和尚頭。脚下放了個長圓的藍布鋪蓋捲兒。他怔了一怔，不知他是誰。他笑道：范先生，你不認識我嗎？我和李步祥住在一塊的。范實華想起了他是那個堆棧裏的陳伙計。便笑道：哦！陳先生，不錯嗎，排班排到這個地方，你一定買得上。陳伙計歎了一口氣，搖搖頭笑道：人爲財死。實不相瞞，昨晚上八點多鐘，吃過晚飯我就來了。我以爲我總是很早的，那曉得在我前面就有四五十個人。我帶了鋪蓋捲，就在銀行左隔壁一家雜貨鋪屋簷下：攤開了小褥子，靠了人家的鋪門半坐半睡，熬到天亮。今天早上，霧氣很大，變成了毛毛雨，洒得我滿身透濕。說着，手牽了兩下灰布長衫，笑道：這原來都是濕的，現時在我身上都陰乾了。范實華笑道：你真是老內行，還知道帶了鋪蓋捲來。陳伙計笑道：又一個實不相瞞，我排班定黃金儲蓄單，今天已是第四次了。范實華笑道：你真有辦法，買得多少兩了？陳伙計笑道：我自己那有這多錢，全是給人家買的。說着，手抓了老范的手，將嘴伸到他耳朵邊，向他低聲道：范先生，你難道不知道嗎？金子本來在一號就要漲價的，因爲走漏了消息，有人大大的玩花樣，因此又延期了。可是黑市和官價相差得太多，國家銀行不能不調整。只要有錢有機會，我們就當搶進，弄一文是一文。弄一兩是一兩。范實華笑道：你是那裏得來的這些消息？陳伙計笑道：這消息誰不知道？說着，將嘴對擺陣勢的人一努，接着道：他們的消息多着呢。范實華對這人陣看看，見那些人的臉上，全是含着笑容的，兩道眉

毛不住閃動。心裏這就想着，消息傳得這樣普遍，就是官價不會提高，黑市也會提高的。於是在樓下轉了個圈子，就二次再跑到萬利銀行來。他在路上走的時候，就有了一肚子的話，預備見到了何經理，自行轉圓。不料走進經理室的門，這啞謎就讓人揭破了。他由寫字椅子上站起來，兩手按了桌沿站定，睜了眼望着他，然後笑道：我猜你一定要回來的。老兄，我告訴你一個驚人的消息。金價黑市一度接近六萬大關。范寶華夾着脅下那個皮包，站着呆了一呆。因道：你怎麼知道我會再來呢？何經理笑道：金子這樣波動，不是商業銀行買進，還會是些小戶頭弄起來的不成？這樣，當然銀根緊起來。而老兄這樣拿黃金儲蓄單去押款的人，決不止十個八個。大家都曉得這樣掉花槍，難道作銀行的人，他就不曉得掉這個花槍嗎？他有那些頭寸押你的定單，他們自己不會去直接作黃金儲蓄嗎？除了我們三分買賣，七分交情，誰肯拿給人家押儲蓄單。因此，我就料着老兄到別家銀行去作押款，決計不能如意成功。來枝煙罷。他說到這裏，突然把話一轉，轉到應酬上去。把桌子上的賽銀紙烟盒托住，走出位子送到范寶華面前來。范寶華夾着那個皮包，還怔怔的站着，在聽何經理的話呢。見他把紙煙盒送過來，這才先取了一枝煙在手，然後把皮包放下來。將那枝烟在寫字檯上連連頓了幾下。然後在手上掏出打火機來，緩緩的動作着，斜靠了何經理的寫字檯，把紙煙點着，他很帶勁的將打火機蓋子蓋着，向上一拋，然後伸手接住。另一枝手，兩個指頭夾住紙煙放到嘴唇裏，抿着吸了一口，一枝箭似的噴了出來。接着搖了兩搖頭道：我算失敗了。何經理坐在寫字椅子上，望了他微笑道：范先生你沒有什麼失敗呀。你拿兩萬元買一兩金子，現在是六萬元的黑市，你賺多了。你還要押款再做一筆呢，你打算盤打到我們頭上來了。嘻嘻！他說到這裏，露着門牙聳着嘴上的那一撮鬚椅子笑了起來。笑的聲音，雖然不大，只憑他眼角上複射出一叢魚尾紋來，就知道笑聲裏藏有許多文章。便問道：何經理原來答應我的四百萬，大概也有點變化了吧？何經理伸着手，將寫字檯上的墨水瓶，鋼筆插，墨盒子，毛筆架子，陸續的移了一移，又聳着嘴唇上的鬚椅子嚇嚇的笑了一下。他只向客人望着，並不說什麼

。范寶華捏了拳頭將他寫字檯一槌，沉了臉色道：我看破了。何經理，你若是借四百萬元給我，我出十二分的利息。雖是利息重一點，我先借來用兩個月再說，等我把頭寸調齊了……何經理點點頭笑道：對的，你還是早還了銀行的好。金子是那樣的重。若是等了儲蓄券滿期兌了金子還款，六個月的複利算起來，也就夠五萬多一兩的了。說着，一打桌上的叫人鈴，聽差進來了。何經理一揮手道：把劉主任請來。聽差出去，劉主任進來了。他是個穿西服的浮滑少年，只看他那頭髮梳得油光滑亮，就可以知道他五臟裏面，缺少誠實兩個字。何經理沉重着臉色問他道：我們上午還可以調動多少頭寸？這劉主任尖削的白皮臉子上，發出幾分不自然的微笑，彎着腰作個報告的樣子道：上午沒有什麼頭寸可以調動的了。何經理道：想法子給范先生調動三百萬罷。我已經答應人家了。劉主任在他那不帶框的金絲眼鏡裏，很快的掃了范寶華一眼，然後出去了。老范道：何先生，你不是答應四百萬嗎？何經理道：就是三百萬我也很費張羅呢。范寶華坐在寫字檯對面椅子上，兩手抱在懷裏沉着臉子，呆望了他的皮鞋尖，心裏想說句不借了。可是轉念想到三百萬元還可以儲蓄一百五十兩黃金，這個機會不可犧牲。有什麼條件還是屈服了罷。他這樣的想着，那兩塊繃緊了的臉腮，却又慢慢的輕鬆下來。向何經理笑道：人爲財死，我一切屈服了。你就把表格拿出來，讓我先填寫罷。老實說，我還希望得着你的支票，下午好去託人排班定貨。何經理見他已接受了一切條件，便笑道：范兄，我們買賣是買賣，交情是交情。這三百萬元，你若是決定作黃金儲蓄的話，我可以幫你一點小忙，我和你代辦，明天下午手續辦全，後天下午，你到我手上來拿一百五十兩的黃金定單。范寶華望了他道：這話是真？何經理道：我和人家代辦的就多了。范寶華道：既是可以代辦，上次爲什麼不給我代辦呢？何經理想了一想，笑道：上次是我們替人家辦得太多了。范寶華拱拱手道：貴行若能和我代辦，那我省事多了。感激之至。正說到這裏，那位劉主任已送了三張精緻的表格，放到沙發椅子面前的茶几上。他拿過來看看，絲毫不加考慮，在身上拿出自來水筆，就在上面去填寫。何經理向他一擺手。笑道：我們老朋友，

不須這些手續。你把那二百兩的黃金儲蓄單拿來，我們開一張收條給你就是。到期，你拿收條來取回定單，什麼痕跡都沒有，豈不甚好？范實華道：那押款的本息，怎麼寫法呢？何經理道：你不必問，反正我有辦法就是了。范實華到了這時，一切也就聽銀行家的擺弄。打開皮包，將那張黃金定單，送到經理的寫字檯上。何經理看了一眼，並沒有錯誤，便站起來笑道：你等一等，我親自去催他們把手續辦好。說着，拿了那黃金定單走了。范實華自也有他的計劃，明知他是出去說什麼話了，也不理會。約莫是六七分鐘，何經理回來了，笑着點點頭道：正在辦，馬上就送來，再來一枝烟罷。他又送着烟盒子，敬了一遍烟。閑談了幾句，那位劉主任進來了，手拿着兩張單據送呈給何經理。他看過了，蓋過了章，先遞一張支票給范實華，笑道：這是三百萬元。你若是交給我們代辦的話，我們再開張收據給你。囉！這是那黃金儲蓄單的收據。說着，又遞一張單子過來。范實華接着看時，上寫茲收到范記名下黃金儲蓄單一紙，計黃金二百兩。抵押國幣三百三十六萬元。一月到期，無息還款取件。逾期另換收據。否則按日折算。另行寫的是年月日。范實華看完了，笑道：這幾個字的條件，未免太苛刻一點。這樣算，第二個月，我這張定單就快押死了。何經理笑道：我們對外，都是這樣寫，老兄也不能例外。反正你也不能老押着，背上那重大的子金。范實華將巴掌在沙發上拍了一下，點着頭道：好，一切依從你便了。說着，把那三百萬元支票，交回給何經理。他倒是把手續辦得清楚，立刻寫了一張收到三百萬元的收據。范實華奔忙了一上午，算告了一個段落。先回到寫字間裏去看看，以便料理一點生意上的事。到了屋子裏，見陶伯笙李步祥同坐在屋子裏等着。便笑道：幸而是二位同來，若是一個人可惹着重大的嫌疑了。他說着，將皮包放到寫字檯抽屜裏。人坐到寫字椅上，兩隻腳抬起來，架在寫字檯上。歎了一口氣道：這些錢鬼子做事，真讓人哭笑不得，氣死我了。陶伯笙問時，他今日跑兩家銀行的經過說了一遍。陶伯笙微笑道：這槍花很簡單。萬利銀行算是用一百五十兩黃金，換了你二百兩黃金。范實華道：可不就是這樣。反正我把三百五十兩黃金拿到手，將來期滿兌現，決

不止七百三十六萬元。李步祥坐在寫字檯邊的小椅子上，笑道：這一程子，走到那裏，也是聽到人談黃金。不要又談這個了。我插句問一問罷。范先生剛才說我們會惹重大的嫌疑，這話怎麼講？范寶華放下寫字檯上的兩隻腳將桌子抽屜打開來，伸手在裏面拍了兩下。因道：我這裏放了一抽屜的鈔票，前兩天被竊了。席捲一空，一張都沒有了。陶伯笙道：是嗎？你這屋子是相當謹慎的。他說着，對屋子周圍看了一看。范寶華道：這個賊是居心害我，先把我的鑰匙偷去了，再混進我的屋子來開抽屜。這個人我倒猜了個四五成，只是我一點根據沒有，不敢說出來。我姓范的也不是好惹的，將來不犯到我的手上便罷，若是犯到了我手上，我叫他吃不了，兜着走。說着，他冷笑了一聲。陶李二人對望了一下，沒說什麼。范寶華笑道：你二位可別多心，我不能那樣不知好歹，會疑心我的朋友。充其量不過是二三十萬元，我們誰沒有見過。陶伯笙一縮頸頸子，伸了一伸舌頭，笑道：今天幸而我是邀着李老板同來的。這個我倒有點奇怪。我看見過的，你那開抽屜的鑰匙，都揣在身上口袋裏的，誰有那本領，在你身上把鑰匙掏了去？范寶華道：我也就是這樣想。錢是小事，二三十萬元，我還不在乎。不過這個梁上君子，有本領在我口袋裏把鑰匙掏了去，又知道我這抽屜裏有錢，這是個奇蹟。爲了好奇，我自己免不了當一次福爾摩斯，要把這案子查出來。陶伯笙道：在你丟錢的前一兩天，和什麼人在一處混過？范寶華搖搖手道：這事不能再向下說了，再向下說，我自己就不好破案了。李步祥聽了，不住的用手摸着下巴頰，眯了眼睛微笑。范寶華道：你笑什麼？你知道這小偷是誰？李步祥道：我說的不是你丟錢的事，我覺得你要作福爾摩斯，有點兒自負。你若是那樣會猜破人家的心事，怎麼萬利銀行給你儲蓄黃金一百五十兩，你倒把二百兩黃金單位，就換給了人家呢？而且每個月還出人家十二分利息呢。你一個月到期，把那張黃金儲蓄單取了出來，還不過是損三十六萬元的子金。你若是拖延得久了，那就是把二百兩黃金，變成一百五十兩黃金了。人家作生意，本上翻本，利上加利，可是到了你這裏儲蓄黃金，好像就不是這個情形。他一面說着，一面摸着臉。好像說出來有點尷尬，又好

像很有理由，慢慢吞吞的把這話說完。范寶華坐在寫字檯邊，手裏盤弄着鍍銀的紙烟盒子，靜靜的把話聽了下去。等着李步祥把話說完，他還繼續的將紙烟盒子盤弄着，低頭沉思着約莫是四五分鐘。然後伸手一拍桌子道：我不能失敗，我得繼續的幹。老陶，你得幫我一點忙。陶伯笙望了他道：我幫你的忙？我有什麼法子呢？我也只能和你站站班而已。范寶華搖了兩搖頭道：我不要你排班。不過我還得借重你兩條腿，希望多和我跑跑路。說時，手裏盤弄着紙烟盒，又低頭沉思了幾分鐘，將手一拍桌子，昂了頭道：我告訴你罷。我還有一批鋼鐵零件和幾桶洋釘子，始終捨不得賣掉。現在可以出手了。你想法子給我賣了它，好不好？說着，他打開皮包在裏面翻出了一張單子，向寫字檯上一放，因道：你拿去看看，就是這些東西，我希望能換筆現錢。拿到了錢我就再定它一票黃金，把那三百萬元也給還了。陶伯笙將紙單拿到手上仔細看了一眼，點着頭道：這很可以換一筆錢。不過兜攬着搶賣出去……范寶華又拍了一下桌子道：我就是要搶賣出去。喂！李步祥，你不想發個小財？你若想發小財，你也幫着我跑跑腿。照行市論，大概賣八百萬，我把利息看輕一點，就是七百多萬，我也賣了。我有買進他一千兩金子的雄心。說着，他豎起右手，伸出了食指，畢直指着屋頂，而且把指頭搖撼了幾下。他又道：換句話說。我最多只望有八百萬到手。假如超出了八百萬的話，那就是你二位的了。希望你們二位努力。說着，將手指點了他兩人鬍下。李步祥笑着將胖臉上的肌肉顫動了幾下，望了老范道：不開玩笑？范寶華道：我要開玩笑，也不能拿老朋友開玩笑呀。作投機生意，當然是六親不認。可是到了邀伴合伙，這就不能不給人家一點好處。李步祥伸手摸摸禿頭，向陶伯笙道：老陶，這不失是個發小財機會。假如賣出了八百萬，二一添作五，我們拿了錢……范寶華不等他說完，接着道：每人再做幾兩黃金儲蓄。陶伯笙站了起來，拍着李步祥的肩膀道：老李，事不宜遲。我們這就去跑。李步祥站了起來，向范寶華道：我們有了消息，就回你的信，可是你一出了寫字間，滿重慶亂跑，我們到那裏去找你？范寶華道：你也不要太樂觀了。上千萬元的買賣，那裏一跑就成功。李

步祥道：那不管，反正我們拼命的去跑。無論如何，今天晚上到你家裏去回信。說着，帶了滿臉的笑容，挽着陶伯笙的手走了。范寶華對於這兩人的出馬，並沒有寄予多大的希望，自己還是照樣的出去兜攬。到了晚上九點鐘，才夾了皮包回家。推進大門，就看到樓下客室裏，燈火通明。聽到吳嫂笑道：范先生不在家，我就能作主。他這個家，沒得我，硬是不行。倏子事我都摸得很對頭。進去時，見正中桌子上擺了酒菜，陶李兩人對坐着在對酌，吳嫂坐在旁邊椅子上，看了他們發笑。范寶華站在當門笑道：好哇！我不在家，你們就吃上我了。吳嫂走過來，接着他的皮包，笑道：陶先生說，和你把事情辦妥了。你要八百萬，硬是賣到了八百萬。二天，你又可以買四百兩金子了。范寶華一高興，伸着兩個指頭，一掏她的臉腮，笑道：你都曉得這多。吳嫂笑道：聽也聽懂了嗎，你們一天到晚都談金子談美鈔，別個長了耳朵，不管事嗎？范寶華看了陶李兩人滿臉笑意，料着事情是圓滿成功。取了帽子脫下大衣，都交給了吳嫂，搓着手坐下來陪客，心裏先按不住一分高興。因道：那裏來的這個好主顧？陶伯笙道：這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我回家去遇到隔壁鄰居魏端本閑談起我爲什麼忙。他說，那遇得太撞巧了。他們機關裏，正需要買大批洋釘，鋼板鋼條雖不是必需的，也可以收買。他引着我兩人見了他司長，看過了單子，我要價一千萬，他開口就還了個八折。議定看貨商定價錢。而且怕生意作不成，先付了五十萬元定錢。看那樣子，他們以爲是個便宜。準可以賣出八百萬。囉！這是那五十萬元支票。說着，在西服小口袋裏，掏出一張支票交給了范寶華。他放下了碗筷，將手重重一拍桌子，拍得筷子跳起來。他笑道：我再接再厲，託萬利銀行再和我買四百兩。這些錢鬼子，見我拿黃金儲蓄券押款，他以爲我沒有了錢再三的刁難我，這回做一點顏色他看看。還有那千益銀行的朱經理，架子大得要命，我也讓他知道我的路數。哈哈！老陶老李來，乾他一杯，說着，他拿起桌上的酒壺，斟滿了一杯，對着二人乾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本書次集「一夕殷勤」。



A541 212 0011 9075B



印翻准不 新百 權作著有

迷 金 醉 紙

分售處	特約所	發行所	發行人	著作人
國內 外各 大書 局	香港 百新 書店	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	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徐稚鶴	張恨水
	皇后大道中三十九號B			
	國光新書局			
	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			

版一月三年八十三國民華中

